

六、旅顺攻略战与行政管理

11月16日 晴 是日攻城炮到达大连湾，进攻旅顺的准备已全部就绪，明日将踏上进军之途。野战山炮虽从来就有实战的经验，但攻城炮却还从未有参加过实战的经验，这回用在旅顺口的攻南海尚属首次。而临时攻城炮厂10月3日在陆军省曾经提出过建厂的建议，但与参谋本部意见不太一致，请求大本营裁可。现在亲裁建厂，和田炮兵大佐被任命为临时攻城炮厂长，分别补任丰岛少佐（阳藏）为一营长，税所少佐（笃文）为二营长，枡冈大尉（金次郎）为临时攻城炮纵列长。其士兵由横须贺要塞炮兵四连，马关要塞炮兵二连选拔组成，其炮数为15厘米臼炮8门，12厘米的加农炮4门，9厘米臼炮12门，9厘米加农炮6门，合计为30门，全部是这次在大阪炮兵工厂于转眼之间新铸成的。15厘米臼炮有效距离为7000米，9厘米为1000米，12厘米加农炮有效7000米，9厘米为1000米，这些都在泉灯右津山试验射击时取得好成绩。10月16、17两天用军用火车送到广岛，11月9日由宇品港出发，于今明两天在大连湾从船上卸下。

11月17日 晴 攻陷金州及大连湾之后在此空过了10余天，勇将猛士摩拳擦掌，抚剑以待进攻旅顺口的命令，恰如大旱天望云电。今日有了进军的命令，全军均欣欣然，整理征装，以今日鸡鸣之时登上攻击敌之根据地旅顺口之途。第二军为了攻击旅顺口在金州出发之前，部署军队如下：

搜索骑兵

长为骑兵少佐秋山好古

骑兵一营（二排缺一半）

骑兵六营一连（缺二排）

左翼纵队

长为步兵中佐益满邦介

步兵十四团（缺一个营）

骑兵六营的一个排

野战炮兵六团的五营

工兵六营二连（缺一个排）

配属第六师团的卫生队半部，粮食半个纵列

右翼纵队

第一师团（步兵十五团本部同上一营，二营及三团的一连，骑兵营本部，同上一连与三排，大小架桥纵列，缺马厂）

混成旅（步兵十四团，骑兵连本部，同上三排一半，炮兵五连、工兵连本部，同上二排）

卫生队半部（缺粮食纵列）

攻城厂（含后备炮兵中队）

大连湾守备队

步兵十四团的一个营（一连在皮子窝）

骑兵六营的半个排

金州守备队

步兵十五团（缺一营）

骑兵一营的一个排

上述金州城以及大连湾守备队之外，第一师团的步兵一连，骑兵半个排在花园口，混成旅的步兵一个连、骑兵五连在皮子窝。

在这之前，西第二旅团长作为前卫，率步兵二团（缺四连五连）工兵一连及卫生队半部在距金州城的十六七公里的二十里堡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是日山地师团长作为由步兵一旅、十五团本部（除一连、二连）步兵二团、骑兵一营的半个排、炮兵一团（缺四连、五连）、工兵营本部及二连、卫生队半部组成的主力部队的将领。同时长谷川混成旅团长率步兵十五团、步兵二十四团，续在后边。我骑着骡子带着宫崎幸麻吕、榎本荣五郎跟在师团主

力后边。这时有一匹从刘家屯宿舍前边的西兵营跑出来的中国马被我们发现，荣五郎一看见就赶紧跑过去，终于捉住了它。虽然个头很小，但跑得很快。于是我骑上了马，把骡子交给了宫崎骑，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以下诸人，领人夫赶着一头牛、两头驴运来了照相器材和行李，过滩过岭到石井（户数约二三十户）。路分为西、南两条，左翼纵队取道南大道，右翼纵队向主大道前进。其右纵队为独立骑兵营，与第一师团（缺步兵十五团的两个营）及混成旅十二旅的二十四团（小仓）攻城厂骑兵一营的半个排，炮兵一团（缺四连、五连）、工兵营本部及二连卫生队半部，左纵队以混成旅的第十四团（福冈）（缺一、二营）和骑兵一排、山炮一连、工兵一排、卫生队半部组成。右纵队有骑兵少佐秋山好古氏率独立骑兵为先锋，三团作为主力的另一队在其次，经三十里堡^⑤、双台沟，左纵队由益满中佐指挥，经鞍子岭分别向旅顺进军。

其右翼纵队到达三十里堡是下午2点左右，这天在此村落宿营。三十里堡户数约七八十户，农商相混，为旅顺大道的一驿，各部队皆在三十里堡与高家窑之间宿营。我的宿舍是与军司令部附属照相班一起，因室内狭窄，所带军夫都在门外露营。

11月18日 晴 午前7点与师团司令部一起从三十里堡出发，新万之助骑马跟随，与照相班长外谷中尉、陆军教授藤山治一、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诸人以及英国泰晤士新闻记者卡之、斯坦达、兼黑白新闻画师威廉、法国露坛新闻记者拉吉利等诸人组成一团马队前进。一到猪庙岭，右顾金州湾近在眼下，岛屿如画，在海波缥缈之间隐约可见。俯看前路，夏家河子的民房被围在杨柳之中，风光极佳，甚为爽快。在此地为极少见之处。我军在此岭下的山头吃午饭，我拿出相机拍下了那里的景色。午餐毕过夏家河子，刚要到西沙岗子时，听见前边炮声隆隆，于是战士以山地师团长身先士卒而异常凶猛轩昂，一溜烟的跑步前进。刚一到营城子炮声殷殷听起来，好像在四五千米之间。同时宫崎幸麻吕、

桥元文三等护送行李，文三曾与野口参谋打听过照相器材的运搬方法，说好了在师团主力之后，大行李之前有一处空档儿，以放在这中间为好。于是在这一天，在中间排好车队前进，在中途大行李紧追上来，其卫兵指挥说照相的行李应当放在大行李之后，但是因为前几天野口参谋有话，坚持放在大行李之前。他说，中途万一车辆损坏，货物因而颠覆，为了整理和重新装载，多少也难免不费时间，为此大行李不能不受影响。若是大行李的运搬一迟到，军队一般说来就不能不受其害，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大行李的前边再有其他车辆的原因。人家说的又清楚又有道理、不能再争辩下去，因而等着大行李过去，随其后边再搬运。此日午饭后，走不多远，听见前方炮声不断，停止了大行李的搬运，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而我带着新万之助早已于下午两点30分到了营城子。营城子人家约一百二三十户，是大道沿途比较有名的地方，民裕物丰。当时一个传令骑兵来报告说，现在我前卫（三团一营）正在双台沟的岭上激战，众皆拍手称快。打听了一下战后的情况是：提前独立侦察敌状的第一营长秋山少佐率其部下三个连（名为三个连，其实人员只有150余人，骑马者只有60许，其他皆为徒步）于午前7点40分从营城子出发，午前10点过徐家窑向土城子前进，此行是为侦察土城子东方的通路以及攻城炮的安放场所。此地距旅顺大约30多公里，有新旧两条道。我军想发现通向敌人左侧的近道，不料看见在土城子南方的山颠上有若干敌兵。根据以往的经验，敌军一察知有我军队应当立即一步也不动，反而有前进的迹象。其敌兵的数目好像是步兵三四百，骑兵40骑。顿时，敌军从约有1000米距离的山顶，堂堂正正吹着军号，擎着赤黄色的旗帜，开始向我攻击。但尚未开火，在山上处处有步哨分散在各处，试着向我兵展开，以侦察其兵力。二连在土城子监视右侧，命令另外两个连徒步战斗，在与敌相距1500米处开火，听见了我军两三发枪声。敌军展开后人数甚多，从西山步兵约

700、骑兵 200，从前面步兵约 1000 多，从左边步兵约 500、炮（可能是山炮）5 门，骑兵 50，各高举旌旗前进，恰如云霞一般，而且敌军占领了对攻击最有利的位罝，我军无论是防还是战都处于不利地位。子弹从三方集中而来，200 骑兵势如破竹。面对着 3000 大敌本来就不只是众寡难敌，同时因为在任务上也没有太大必要硬拼，骑兵大尉浅川敏靖氏率领的前卫连向土城子西北方退却，骑兵营在同村的东北方据沙川的土堤徒劳战斗。敌军越发靠近，不只逼迫到四五百米的距离，而且敌军的步兵骑兵数百从土城子西方逼近我军右后方，有袭击我军之势。于是命令二连退却到右侧后，徒步战斗队想陆续骑上马，敌人子弹如雨点一般飞来，敌人之一部已经占领了土城子，因而乘马甚为困难。此时敌之子弹虽仅从数十米的地方射来，无一命中诚可谓天幸，因为子弹大多从我们头上通过，到了五六百米的地方集在一处。当时，欲进而战之，子弹已尽；退而守之，无有掩护，真无可奈何。呜呼，骑兵营之命运将尽。浅川大尉，驱马来到，说服骑兵退却，可是秋山营长认为这是一个要害的地点，舍之不利，下令实在不得已时只有反击敌人。可是从右翼逼近的敌人的步骑兵实际已进到离我骑兵马匹只几米的地方，因而命令二连袭击这些敌人。骑兵营乘虚骑上马转移到左侧。二连的袭击对骑兵营甚为有利，说是一个连，其实连长以下不过 30 骑。而想避开 500 余名之大敌的袭击是不可能的。此地人家分散各处，石墙很高，进退皆须越过这些石墙，甚为危险。则决定前进袭击时，骑兵连长浅川大尉右手提军刀，左手握缰绳，用马刺猛刺马腹，想让马头转向左边。可是不知为什么马总想往右去，不能如愿。这时，一颗流弹碰巧掠过大尉的右肩打穿军服，接着敌人射来的子弹又将其左臂贯穿，骨头全部粉碎，已无力提起缰绳，挥舞着右手的军刀，一边抵挡敌人一边提缰绳想驾驭坐马。不料马受惊，大尉落地，想再骑上去，可左手已经全无用处。不得已舍马而徒步与敌相搏时，所谓满洲骑

兵大约七八骑，逼近 30 米的距离，狙击甚急。那些满洲骑兵骑马时，不管缰绳，缰绳只搭在马鬃上，用双手放枪，虽有一口钝刀，但是不用，只是一个劲儿地射击。却说敌七八骑，越发逼近，从四面合围起来，大尉挥舞军刀，虽立斩 3 人，可是另外的敌骑兵若干向大尉射击，苦战约 1 小时，恰好追击的步兵 1 个连返回来击破敌骑，好不容易才解了围。在此役二等兵饭尾金弥战死，二等兵木村源松、上等兵新丸三郎、二等兵角田仁助、二等兵神山富士负伤。队伍在溃散之后集合起来，向右侧队退却。饭尾金弥是群馬县东群馬郡前桥町大字田中町的人，后来将其遗发送还遗族。当时附有营长的一封信如下：

故陆军骑兵一等兵饭尾金弥，实为骑兵一营二连的骑兵。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从军征表第二军，由大日本宇品港开航，同月二十八日于清国盛京省花园口登陆以来，常在军前，或为主力，或为斥候，其建功亦不少。十一月十八日，在旅顺大道土城子的战斗，实为最可纪念的苦战。当敌人步骑炮兵 3000 有余三面合击包围我营时，二连长陆军骑兵大尉浅川敏靖氏所率 30 余骑，向由右方进击的 500 有余之敌袭击。此 30 余骑所做的袭击，实为掩护全营的退却的最可称赞的战斗。饭尾金弥为此次袭击的列兵，马蹄踏破敌阵，奋进勇斗，斩杀突围最多，流弹此时最盛。特别其中一弹贯穿一人的脑部穿透马头，人马共倒，成为此剧战之牺牲。以忠勇之举动而终者谁人，实为二等兵饭尾金弥，忠勇之死表彰于全军以为龟鉴。“一死以报国恩”实为金弥平时所称，今如其愿，遗族若接到此报，哀悼之情虽不能禁，忠勇之举谁人不敬服羡慕者，展葬于盛京省双台沟。本日将其遗物置于座上，我营将校以下，厚为吊祭。今奉营长陆军骑兵少佐秋山好古先生之命，营副官陆军骑兵中尉稻垣三郎记此本末以示遗族尔。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于清国盛京省苏家屯

此役骑兵中尉嘉悦敏氏奋战，大扰敌兵。起初浅川连长准备等待步兵一起前进，正在踌躇时，因敌兵逐渐靠近，机不可失，嘉

悦氏所乘之骏马，颇为逸足，很容易飞越有石块的干河。回顾只有一二骑跟上，中尉为了进一步视察敌情，有敌骑四五骑下马在村家之旁。看见我军到来，立刻上马于肋下夹住枪托，放在马背上，准备开枪，中尉愤怒进攻，斩杀其中一二人，又想夺下敌之旌旗，但旗子紧紧插在马鞍上不能取下，其马逃回步马集合地点，还没来得及追，敌兵逐渐增加，因寡不敌众而退却。军曹福泽平太的马倒毙于途中，看到他压在马体之下不能起来，帮助他起来以后，问浅川连长的安否。福泽军曹答说：“连长被敌弹击中死于干河之中。”中尉大惊，打发军曹走了以后，到刚才的干河一看，浅川大尉的乘马中弹倒毙，自己的手腕与肩部也中弹而气息奄奄。中尉虽大声鼓励他，但大尉说，不必救我足下宜速归，以期后图。中尉继续鼓励他说：“这点小轻伤算什么？”勉强扶起他来，恰好二等兵木村源松（茨城县丰田郡加美村人）乘马驱来，下了马把自己骑的马让给浅川大尉骑上。源松执辔缓缓退却，然而敌兵从后边也追上来了。嘉悦中尉回马追之，把他们驱散了数次。这时敌人子弹击中了木村源松背的枪托，掠过肋骨边上致使胸部负伤，于是鲜血淋漓流了出来，但源松毫不气馁。军曹青木舜一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把马让给木村，准备自己徒步而归。这时敌子弹飞来打掉了木村氏的军帽，然而他却满不在乎光着头，避过了如雨点般飞来的子弹，援救浅川连长回双台沟营地，后来木村源松给家里的来信，登载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在此抄出：

（前略）“小弟自出征以来，迄今无事健宁，起卧于山野，于霜鞍之上以待天明，一心奉公勤务之时，不幸在上月18日于旅顺口附近接战，敌弹贯通右胸软部，可恨身不能不进野战病院，可心却日夜驰往战阵。虽然如此，伤口疼痛的程度，如像丝毫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平安无事之后恨不得踢开枕头，再上前线，想来此日不会太远，请放心不必挂念。前边所说：在土城子接战当时，我骑兵营作为师团主力部队的前卫，离主力好几公里之外，而且并非全营一同前进。营分为连，连分为排，排又分为班，各自分别在其进路以及两侧，保护主力前进的安全。

同时一边侦察敌情一边前进。如果说危险，确实是很危险。以前在金州接战后一下子就把敌人一溜烟地赶跑了，逐渐前进。上月18日到了旅顺口的北方约两公里的土城子，敌人的步骑炮兵由前方三面的山谷中鼓噪进攻而来，开炮激烈之极。敌军兵力约3000，而我军只有我骑兵三连，虽如此尚且前进与之对抗应战，天地瞬时充满硝烟，到了咫尺而为之不辨。于是我排立刻下达冲锋的命令，拔刀呐喊一声，一举立即闯入如云霞之敌阵中苦战良久。尽管如此，终于因敌众我寡，其兵力至少也有我们的10倍，而难以敌对。队列将于退却之际，敌弹忽然射中小弟的胸部软组织。然而不以弹伤为然，犹鼓起勇气奋战，正好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故不得已退却，在途中遇见我连长浅川大尉与其坐骑一同中弹倒在路旁。则一看小弟就听他高喊：‘木村，我也被击中了！’于是小弟立即下马，把大尉扶到马上，右手捂住伤口，左手拉着缰绳，走了约两公里，因为徒步又加上伤口疼痛，大感疲劳，差不多一步也走不动了。不得已倒在路旁的一个洼处，躺下等死。正好这时有一军曹来到，把他的马给了我，于是勉强爬上马去，忍耐着撤退下来以至于得有今日。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日

望着复州的天空命笔

于旧中国大日本帝国新领地大连湾柳树屯野战医院。

木村源松

两位兄长膝下”

当时由我前卫营(属三团一营长步兵少佐及丸井政亚指挥)派出援兵1个连，前进到其后方约2公里处，此三团在先前刚刚占领金州城时，受命追击旅顺大道败退的敌军。于是丸井少佐率其部下一营，走在前头，在此追击运动中，受敌之抵抗两回皆被击退。前进到毛家营，此处看到一高地，有若干敌兵据守，并备有两门炮，遂进攻并占据了高地，此处即成为师团的前哨。在此山上驻营7天整，以后又接受西旅长的命令，指挥部下在营以及骑兵一个营工兵一个连成为先行支队。前进30余公里到了营城子，其任务是侦察旅顺口的敌情以及道路的情况，于是每天向旅顺方向派出侦察队，绘制成图，做出报告。昨天17日黄昏，旅长有命

令：关于我军的前进，一营到18日午前8点占领双台沟西南方约2000米的高地，等待主力部队前卫的到达，是以与一营联合行动的骑兵即成为军的搜索骑兵，归军司令官直辖。于本日天亮前，一营于营城子村头整队，向双台沟前进，其中有工兵一个连，而骑兵营接受军司令官的直接命令同时前进。骑兵队所接受的命令为，侦察从土城子右拐沿北海岸，侦察通往旅顺的道路的任务。土城子距旅顺在北方约20公里，此日骑兵执行骑兵的独立搜索，一营执行一营独立的任务，都在天亮前整队同时前进。前进了一会儿，由秋山骑兵营长派出骑兵通讯员向丸井步兵一营长说，骑兵从土城子往右拐，为了取道向西北前进。土城子的岔道甚为危险，因而请示在此岔道派出步兵一个连以援护其后方。丸井营长答应了这个请求，派出步兵一个连作为营的前卫继续前进；命令正在前进中的三连，继续前进到土城子援护骑兵的退路。又命令这个连说：“营主力必须于今天到达双台沟，三连担任前卫兵，其任务为选定营主力在双台沟的高地的防御阵地，以及援护骑兵两个连回归到土城子。于是由营城子出发，前进到骑兵两个连前卫的后方约600米处，在双台沟休息一会儿。双台沟是顶到昨日的宿营地，距营城子约8公里，继续前进到预定的高地，已是7点30分。一营的一、二、四连皆驻于此地，而三连为了完成任务继续前进。向土城子方向前进约3000米时，接一骑兵的报告说，敌骑50、步兵约500在土城子集结。土城子距此高地在前方3公里多的地方，既而骑兵猛烈开火，向敌接近。在此，连队在中途卸掉背囊，把弹药和干粮放在口袋里，轻装前进。先让一排散开，接着二排作为右翼，三排又在其右边散开。8点左右敌兵逐渐增加，利用地形，炮火越发猛烈起来，继续前进到土城子的村落。此时在我右侧敌兵约有四五百冲上来，我骑兵两个连冲上来击毙敌兵数十人。在此战斗中骑兵连长浅川大尉负伤。（经过已在前边详细讲述）这战斗开始在11点40分左右，此时已到了12点30分，也就说连队

前进到土城子侦察敌情时，敌人打着赤白红青的旗帜有如潮涌向我冲来。于是连队打开炮门开炮，敌也应战，一时轰然犹如万雷齐鸣，飞弹如雨硝烟茫茫，几乎无法辨别敌我。然而三排仍在最前线防御，敌兵据堤坝开炮甚为猛烈。他们的旗后挥舞的青色旗帜，已经到了距我二三十米近处，其势众寡难敌。连长不得已传下退却的命令。正当此时在双台沟的营主力同时接到了骑兵的报告和三连的报告。丸井营长在接到报告的同时注视着前方，骑兵在马上频频移动，三连有退却的样子，于是感到了已陷入一个窘迫的境地。又接到报告说：“敌人约有1500多人，三连已被敌包围因而请求主力支援。”根据这个报告立刻决定冲上去。本来前卫营的任务是占领双台沟西南方的高地，等待主力的到来。然而为了掩护骑兵，应骑兵代官长之约派出一个连到土城子，为了保护我军部，搜索骑兵的退路安全，不料步兵连一起被包围，以至于苦战。既然如此，不得不把原来的任务暂放一旁，不得不救助，使此高地不致失守，留下步兵一个连、工兵一个连把守，营长率步兵两个连前进。丸井营长留下命令要求另两个连跑步到土城子，亲自驱马到了三连战斗正酣的土城子。该连既已被敌包围其左右两翼受敌，骑兵乘马在两翼运动，于是营长命令三连长，一定要坚持到从后方的后援部队的到来。但已经陷入只是一个连的兵，自己本身想要完整地退却下来是怎也不可能的，要想如此，就必须一旦击退敌之一翼才能完成退却的地步。正在交战的不久，二连神速到来，于是使二连在三连的左翼散开，而且在四五分钟以后另一个连也到了，让这个连增加到三连的左边，猛烈射击，因而这方面的敌人开始退却，由此渐渐杀开一条血路，才得以救出已经陷入危险的三连。三连得此救援边突围边射击，退却到后边仅七八百米的一连附近。三连一排长步兵中尉中万德二氏率先部下指挥，勇猛战斗之际脚部中弹倒地。他刚想再站起来的时候，第二枪又贯通其胸部，留下了“没能亲自看见攻陷旅顺实为毕生遗

憾”的一句话而气绝身亡。其部下上等兵某背着尸体走了五六米，敌忽然追到侧背，无奈只好扔下尸体，仅带回了中尉的佩剑作为遗物。此时，敌弹如雨点般飞来，越发厉害，大森多吉、中岛安太郎、阿久津舍吉、铃木善二郎、田边某等负伤。三排如果说在5分钟之内退到附近的民家肯定要陷入敌人的包围不能逃脱，亏了排长指挥得当幸免此难。于是合并一、二、三各排边抵抗边退却，在此一营长丸井少佐集中了三个连，在其指挥之下继续交战，由此骑兵亦得全部脱出重围。若想在此时撤退，一定能很容易地退却，营长认为没有把敌人全部击退就退却实为遗憾。颇费苦心正在踌躇之际，敌人在左翼背后1000米的位置即与我退路并行的高地，突然出现了步兵1000多人和炮4门，频频向我猛烈炮击，同时其步兵前进向我靠近，于是营长才断然下定决心撤退。先命令三连撤退，以二连、四连的顺序开始逐次退却。此时敌人出现在前面以及左右一带，敌兵约3000余人，骑兵七八百骑，而我军仅不过三个连。经过苦战，敌大创我军遭到很大损失。这时驻在后方高地的一连长横山大尉已奉知在我侧后出现的敌步炮兵必定要使我营蒙受损伤，于是不待营长命令亲自负责冲向此敌，突然逼近其侧后，故彼等暂时退却，因而避免了一场大的损伤。此连长的决心对营的退却帮了大忙，此时敌军真可谓势如破竹，但没想到我军会从侧后追击甚感惊诧。他们敲鼓鸣锣高举大旗追来，可是我军停，他们也停；我军进，他们就退，得到了甚为安全的退却。如果他们也像我军一样穷追不舍决一死战。那么于今日之战，我营将损失大半也未可知。但到了下午1点左右，我勇猛的兵士也露出了颇为疲劳的样子，据守在双台沟南方的高地。这时因旅长已到达，营长详细报告了战况，且表示深为遗憾，并说等主力一到立刻冲向敌阵决一死战，旅长也屡次接到报告，命令后方各队炮步兵前进必须于两小时内到达，于是队伍集中在高地，重新配备防御以待敌人来犯。然而敌军在我前方徐家窑以北1500米的

地方停下一步也不动，只放示威大炮，我军因炮离太远未予还击。此时后方主力二营四连，二营、三营的两个连，山炮兵两个连也赶到，旅长立即下令，令其二营从西长岭向敌之左侧后方前进，在山上布炮列，可是敌军害怕我军人多势众，开始退却。我炮兵刚要展开配列即下午两点20分敌军退到4公里以外的地方，因此不得已停战，以骑兵骚扰其后，我军也暂时召回战队。在此战斗中与我骑兵一起的翻译米津佐太郎是熊本县人，炮兵队出身，所以特别善于骑马。此日彼我交锋时，我骑兵的佩剑虽打造良好，但其身材矮下不便斩杀敌人。米津翻译独自一人带着打造十分精良的日本刀，刚一接战，驱马四方斩杀敌兵二三骑，且伤其四五骑。因为打了胜仗而自认为了不起的敌人也向左右闪开道路。米津翻译奋战数刻满身是血，淋漓不止，战斗停止后，骑士们都称赞米津的勇猛，而更羡慕那口日本刀的锋利。于此战死伤者45名，其中战死者为步兵三团三连步兵中尉中万德二氏以外下士以下11名，负伤者为骑兵一营的骑兵大尉浅川敏靖外下士以下32名，敌军死伤其数不详。仅在不到一个小时的小战斗中，我军死伤例外的多，毕竟是由于众寡难敌，而且不得地利之宜，本来非战之罪也。菊地军医部长的报告说：

公告第二〇五号

18日午后9点于战地发，25日收。

18日于土城子之战，我负伤者为军官两名下士卒30名，当场死亡军官1名，下士卒11名，死伤不明者两名。上述负伤军官为骑兵一营连长大尉浅川敏靖（右前胸贯通枪伤）、步兵三团中尉三谷仲之助（右肩擦过枪伤）二人，又战死军官为步兵三团中尉中万德二氏。

第二军第一师团 菊地军医部长

这之前15日秋山骑兵少佐率其营为了侦察敌情长驱至水师营附近时，敌军远远在兵营之上挂上白旗，表示投降之意。我军

说这是清兵惯用的手法，乃使佐田少尉带两名骑兵到水师营，敌人果然向我开炮，于是佐田少尉退出其地，归途登上山头回首，敌已将白旗撤去，换上了飘扬的赤青旗。回想今天的战斗也是敌人以前的手段，采取最初只出少数兵力以欺骗我军，而后立即以大兵攻我要害之策。我到营城子时，山地师团长刚一听到这一战报时，立即召集各参谋开会决定战略。首先派出冈少佐、野口大尉二人到现场视察战况。宪兵隈元中尉也为视察战况到双台沟去。我也要求一同前去，和陆军教授藤山治一氏及英国泰晤士新闻记者卡文及斯坦达兼黑白新闻画家威廉、法国露坛新闻记者栏吉利等诸人共同驱马到战地。这时敌军见大军来到大为吃惊，开始退却。我骑兵在追击时，隈元氏及外国新闻记者等跟在后边到了土城子附近，看见敌人分三个方向越过丘陵逃窜，已进入敌境大约十五六公里，回马观其战后之惨状，实为目不忍睹：我战死者的首级被敌人夺走，多数左手被剥，阴茎被取走。也有割去鼻子，挖去眼珠子，剖开肚子在里面填满了砂子，其中最为悲惨的是某骑兵号手的尸身，头被砍掉，四肢被截，剖开胸部填上石块，亦绝其阴茎、割掉睾丸。又在徐家窑一民家旁边的苞米秸的草垛下边，躺着一兵士，同样地被砍去首级，剥去右手，被腰斩，其睾丸的一方及阴茎的龟头被割掉，几乎认不出来是我士兵，唯有纪州的裤头以及军装的破片缠在腹部才认出是我士兵。其残忍酷虐，谁不眦裂扼腕愤慨。见闻此情状者无不悲愤激昂，仇恨清兵之残忍；甚为怜悯我兵之惨死，从而产生不食此鼠贼之肉决不甘心之情，以至于我军士气大振。而清兵的尸体却很少见，因为他们得胜，在这天的战斗中可能都抬走了。我军的背囊也被敌人夺走，最可笑的是，囊中不过是鞋油牙粉类的日常用品。因为鞋油多少有点甜味，被误认为是食品，好像是就着我军的干粮吃了。同时携带的干粮（“道明寺黄米团子”），悉被夺去，无一剩余。可是后来攻陷旅顺时，在武器库中堆成了一堆，上面标明为倭军火药，我军

人见者无不捧腹大笑。我在归途中遇见新万之助徒步走来与他一块回去，当初从营城子刚一出发，想亲眼看到战斗的现状，催马加鞭跑去，万之助骑的骡子终于追不上来，因而扔下系在道旁，徒步快跑。只有榎本荣五郎很能跑，始终跟在我的后边。中途太阳落山，漆黑一团咫尺难辨，路也极为险峻，跌倒不知有几次，晚上10点过了才好不容易回到了营城子的营地。当时宫崎幸麻吕、桥元文三等人为我归营太迟大为担心，想出来迎接一下，又因为外边漆黑不辨方向，二人只能叹息懊丧亦无可奈何，看见我平安归来，又是喜又是埋怨，其心情使我也感叹不已，慢慢地听宫崎等说。午餐后，听到前边的炮声，大行李停在中途不能前进，休息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开始前进。过一丘看见海面，到了一处风景绝佳的地方。下了险坡有一古城，城内有数家民屋为一村落，一旅及兵站司令部于此宿营。出此古城行数步，道路两旁有杨树。道路砂子很深，车轮陷进去，牛车因而颠覆。重新装好以后，耽误了很长时间，从此地又赶着牛驴前进。牲口都已疲劳，怎么打也是一步比一步慢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距营城子还有一公里半，进退维谷。把底版都装在牛车上，另一辆留在半道装上其余的东西。先牵着牛车到营城子。到司令部一打听宿舍，说是决定与内外新闻记者同宿。于是到了新闻记者的宿舍一打听，说是看见了龟井伯爵，为了视察土城子的战斗实地，与外国新闻记者一块骑马出发。而今天的战斗我军处于不利地位，甚是危险，故国内新闻记者还没有一个人回来，而且充做宿舍的房间，没有铺盖，也没有窗户，已经成了新闻记者的马棚，不可能进去住宿。时天已昏黑，加上货物车辆进了小胡同里，前后为难几乎不知所措。于是跑步到司令部和竹内军曹商议，又借了法官部员住宿的一间，搬过来一块住下。至此虽仅仅定下了宿营，可留在中途的装载底版的车辆还没来。天已乌黑不便行动，然而也不能撂下不管，所以鼓励军夫让他们去拉回来，其拥挤实难形容。等到搬运军夫都收

拾完了已经是晚上8点，可是我还没回来，宫崎、桥元二人颇为焦虑，想打听一下情况到了司令部。恰好野口参谋回来了，正在院子围着篝火和副官参谋等人谈话，立刻由野口详细地叙述了我的情况，才稍得以放心，而且听说与隈元宪兵中尉同行，派森金次郎右卫门到宪兵的营房。隈元中尉也回来了在宿舍里说，我与龟井伯爵并辔归来，中途他要方便一下，我就先回来了。我刚刚回来，估计伯爵不久就会回来，森金回到宿舍报告了经过。不久，我带着新万之助回来，宫崎、桥元大喜，一伙团圆，相互诉说今天的情况，就寝时已是晚上12点。

11月19日 晴 昨天在双台沟有小规模的战斗，今天在途中必有多少的冲突，因而像照相机之类的笨重器材除轻便机之外，全都留在此地，派两名人夫保护。早7点结束妥当，由营城子出发，8点到双台沟。这里是山间的一个小部落，狭窄的小坡，在坡上有一民屋作为野战病院，收容了在昨天的战斗中负伤者30多人，同时看见了战死者的遗体用担架抬进来，尸体已被寸断，没有头，没有手。蛮清的丑虏，竟敢如此凌辱我将士之体，不觉勃然大怒，无一人不产生为我同胞不报此仇决不罢休的感情。过此村落，汗流浹背登上险坡，到达丘上，此即昨日主力的根据地。山地师团长太寺参谋长以下率各部队停在此平坦地方，视察敌情，因而也暂时停马在其麾下。各部队陆续进军到土城子方面，接着看到我炮兵的行进。我向龟冈管理部长要求属于前卫向前进，管理部长报告给师团长，师团长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隈元宪兵中尉，指示和我一块到野炮阵地，而且隈元中尉再三嘱咐宫崎幸麻吕说，我奉师团长之命，从后边必须赶到伯爵所在的地方。若一旦开战，应当在军队的左翼适当拉开一段距离，在炮兵阵地后边甚为危险。幸麻吕理解了他的意思，并对他的好心照顾深表谢意后，跟着我前进。走了4公里多一点，道路的两旁就是昨天战斗的地方，行军干粮散布得到处都是，像倒毙的马匹也被截去了尾巴，被斩断得

寸长的腿脚抛撒在各地，清兵的残暴，实为言语所不能形容。一到了土城子恰好是正午，各部队休息吃午饭，我们也坐在道旁杨树下吃饭团子。此时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都到了。吃完午饭继续前进。到了距旅顺口还有约4500米的山岗上，各部均驻屯在山腰上，以待敌之袭击。登上山岗下瞰，旅顺口各炮台尽收眼底；眺望多时，隈元宪兵中尉也带着部下的宪兵赶到，一同左顾右盼观察敌情。过了午后3点，还没开仗。这一天敌军好像无力挑战，刚要回马到司令部所在地时，从敌炮台发射过来三四发巨炮弹，然而都是在距目标很远的地方爆炸，所以我军也未还击。清兵经常在炮弹达不到的远距离开炮，虚张声势借以恫吓，其怯亦可笑。因为我们不知道司令部的所在，先回土城子，听说此地已成为军司令部的营所。师团司令部在由此约4公里多的米家子驻营，又转步到米家子，黄昏时分才到。此地距东北方向的旅顺口约12公里多，从最近的敌军炮台直线距离仅不过3公里左右，户数为一百二三十户，农业很发达，民皆富裕，充做我的宿舍的一民家左室有外国新闻记者，我们一行住在右室。室内有一壶，装满了烧酒，味道甚为甘美，一醉忘记了劳苦而入睡。听说此日右翼队进到徐家窑之间，骑兵开到了贾家山近旁，同日，翼队在分山沟磐道，混成旅到了小火石山的北麓。

11月20日 晴 我军已开到敌军根据地的附近，即骑兵到了土城子停止前进，驻营于军司令部一块，又其一部在土城子南方高地。第一师团步兵一团（缺二营）在石嘴子西方，二团在石嘴子西南，二旅司令部、二旅二团（缺一个营）、骑兵一排、炮兵三营、工兵一连、卫生队半部在石嘴子，师团司令部、步兵一旅司令部、一旅十五团三营、野战炮兵一团（缺三营）、卫生队半部、工兵营本部及二连在米家子，混成旅、步兵二十四团二营在太子山，左翼纵队在英歌石，攻城厂在土城子南边。预定明21日开始旅顺总攻击，大山第二军司令官在李家屯的西北高地召集各将校

各参谋官，从正午做攻击的部署，其训令如下：

一、敌军据堡垒以待我军进攻，同时关于敌军的兵力，其后并没有新的情报。

二、我军主力准备于明日攻击。

三、搜索骑兵于明天 21 日未明到达盘龙山西方，警戒右侧。

搜索骑兵派出其一部到从双台沟通往旅顺的大道，保持混成旅与左翼纵队的联络，且搜索其前方。

四、右翼纵队中第一师团于由土城子通往旅顺的主道西方展开，其攻击目标为松树山炮台，但必须首先努力占领在椅子山的旅顺西方的堡垒群。

五、右翼纵队中混成旅在从土城子通往旅顺的主道的东方展开，其攻击目标为二龙山炮台。

第一师团在攻击旅顺西方的堡垒群时，必须持续作战。

六、左翼纵队于旅顺东北方展开，以牵制敌军。

七、攻城厂长如能在 21 日未明开始放火，必须占领水师营北方的阵地。关于阵地及攻击目标由军炮兵部长做进一步的指示。

八、第一师团的步兵一营及搜索队的骑兵半个排作为军的总预备队直属军司令官，必须于 21 日未明到达土城子南方高地。

九、我从 21 日午前 6 点，在土城子南方高地。

同时，又向第一师团及混成旅下达命令说：第一师团及混成旅当本攻城厂的重炮转移到阵地时，必须掩护之。

山地师团长又命令其麾下在米家子附近的空地集合，我在早晨 7 点到了集合地点。此处距宿仅为 100 米左右的广场，师团长已经带着副官参谋为了视察敌情，骑马到了石嘴子方面的山岗上。我们也跟着隈元宪兵中尉过小河到石嘴子。听说昨天晚上敌间谍到我军兵营窥探，卫兵击毙其中 3 人俘 2 人，正好我来到此处看见了敌尸和俘虏。正午进到一贫家，其床下贮藏了许多番薯，一行皆大欢喜，或煮或烤，吃完把剩下的驮在驴背上准备运回宿舍。这时这个民家被指定为二团三营六连的一个排的宿舍，因此进来了许多士兵。然而因为我们一行中有宪兵中尉、兵士们都恭恭敬敬

敬地等待着我们出来。继而兵士们进来搜出一头这家养的牛，立即被打死宰杀。我们在院子里烧开水，吃完午饭，其连长步兵大尉庄司平三郎氏以下兵卒都给他们照了像，士兵大喜把刚才杀的牛送了一大块给我们。由此登上石嘴子南方降起的一高岗，想看看敌军的炮台，经过高低不平的农田到了山脚下，偶然到了八连长津田教修氏的营舍。津田大喜，泡茶欢迎我们，并且相约在归途再慢慢叙谈。继续往山上走时，遇见在上山的士官下士等三三五五走下来，一问敌情，说是目前敌军正向我们方面袭来，因而通知各部队做好应战的准备。事态甚为紧急，我们不料遇到好时机而高兴。登临高岗，此岗屹立于旅顺后山正面，于脚下可俯瞰水师营，到他们陆上防御的主要的椅子山、二龙山各炮兵只在眉睫之间。用望远镜一看，在堡垒及西方高地上树立数面旗帜，数千敌兵犹如云霞升起，飘扬着青黄赤黑各色旗帜数百面。到了水师营南方高地的庙宇的旁边，展开队形。步兵下坡路过水师营的村落向西方前进，于道路左右展示。这之前报告早已到了师团司令部，山地师团长立即命令各队紧急守备，于是在一瞬间完成了应战准备。敌军想包围我右纵队的二团占领的高岗，分三面进攻，骑兵领先威仪堂堂袭来，其势有 6000 余人。其敌一队还于磐龙山西麓布阵，一队在水师营随后续行，而另一队由中央向我一直线行进过来。此时我阵的配备为我所在的中央高地即在第一号地二团五连长石川大尉、排长三原中尉率其部埋伏在山岗后方，营长少佐汤池弘氏与副官石上大尉一同也在此地指挥。在其右侧的洼地八连长津田大尉率部下埋伏在干河沟里；左方岗上，森中尉率一个排；在右方突起的高岗即第二号地，六连长庄司大尉率一个排；在右方的平地，七连长吉田大尉率一个连；山炮在中央高岗与左方高岗之间布列，其余兵士作为预备队和弹药纵队一起在山的背面。这样敌军于下午 1 点刚过的时候从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及椅子山、黄金山的各炮台频频向我发射野炮及重炮进行挑

战，我军不轻易迎战，到两点左右我山炮定好方位才开始炮击。我军刚一迎战，敌军更加猛烈还击。炮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遮天蔽日。炮弹雨点般掠过我军头上，轰然一声飞到后方几百米的农田或者岗下。副官石上大尉提醒我们一行，每当硝烟从敌军炮台升起时，即可事先知道炮弹飞来，让我们伏在山背的岩石后边。既而敌军的攻击队逐渐前逼，向山下袭来。我军全都子弹上膛，枪口对准敌人，半身露出头，半身在山背，等待下达号令。营长汤土少佐命令各连在敌兵距我阵400米之前不许开枪，然而敌军刚一到1000米的距离，在我右侧面的第二号地方，连长庄司大尉按捺不住，乃令其部下轰然一声开始射击，可是敌军毫无惧色也连射击继续前进。到了距我山头六七百米的地方停止前进，开始射击。于是连长石川大尉站在山头，提醒排长三原中尉开枪，排长通知大家射击的距离，刚一命令“打！”兵士轰然一声齐开枪，站在旗前的兵士3人被击毙。我在山头兵士之间装好照相机，拍下了当时射击的情况。我方继续开排子枪，每次都打倒敌兵数人，于是在山头上的人都哄然大呼快哉。当时敌军的机枪在换梭子，耽误很长时间，这么好的武器，不能很好利用，而且子弹都高高地从头上掠过一发也没击中。我军射击六七回时，敌兵逐渐退却，剩下的五六十名士兵都藏匿在旁边陷下去的洼处（系洪水冲刷所致，丘陵郊原到处都是）。敌兵二三人一伙避着我军子弹，扯着死者的胳膊腿，沿着洼地抬走，我军此时寂然不放一枪。敌兵从洼处出来沿着堤岸刚一想跑，在一声“打”的号令下一齐开枪，一冒头就开枪，一看不见了就休息。如此四五回敌兵仅剩下十四五人都从洼处逃去，只剩下3面大旗依然屹立于原头，众皆知道敌人扔下大旗逃跑了。一会儿敌兵四五人悄悄地从洼地出来敏捷地到了原头，拔旗而去。我步兵刚一击退敌军的攻击队时，停止射击后，野炮兵早已于我山的右方低洼地布好炮列，朝向敌之右翼阵地转好炮口。是时敌之右翼阵地队形俨然不乱，在阵前有5面大旗飘

扬，赤衣白马的骑兵在前把守，青白红衣的步兵列队在后边，在约 2000 米的距离频频向我开枪射击。然而其子弹都在中途落下，无一达到我阵地。因为此时我步兵阵地停止了射击，都站在山头观看野炮的轰击，不久轰然开始了第一回炮击，时间为午后 3 点 40 分左右。继续炮击了三四次，炮弹在敌阵头上开花，散弹飞向四面，敌兵在我军的第三、四次炮击时队形未乱，仍向我射击。第四次炮弹刚一到他们的阵地上炸裂，就再也保持不了队形，四处奔逃，左冲右突。有的藏在松林里，有的潜行在山下的溪谷里，其周章狼狈不可名状，如此野炮继续炮击六七回，右翼阵地的敌兵寂然无声，连个影子都没有，都向椅子山的背面及老铁山方面的山上逃去。看到这种情况，左边的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的各炮台一齐向我野战炮阵地开炮，椅子山、黄金山两炮台也声援之，为此天地震动硝烟笼罩山河，其光景甚为惨烈。此时有一发炮弹仅在距我野战炮前八九米的地方落下，幸亏又扬起一阵泥沙并未爆炸，因而一个负伤的也没有。到 5 点左右敌军的各炮台逐渐停止炮击，我军野炮也渐渐停止炮击，终于没来得及追击而停。是日我军步炮兵合起来仅不过一千三四百人，以此寡兵与敌之坚牢的各炮台以及夸耀前天的胜利的清兵五六千人对阵，很容易地击退了他们。我军仅负伤 3 人，无一战死者，可是敌兵约死亡 200 余人，其伤者不知有几千，能得此大胜利完全是由于我步兵炮兵的精练巧妙的射击。后来我军命名此山为三角山。看见战斗已经结束，我与隈元宪兵中尉、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等一同下了高岗，营长汤地弘氏约我们到山后自己的营舍。因而我与新万之助、桥元文三、森金、中西等人及人夫在中途分别，让他们先回米家子宿舍，只带宫崎幸麻吕一人与隈元、大冈两人一同到汤地营长的营舍，祝贺今天的大捷。营长大喜，用炖猪肉、牛肉、日本酒款待我们，石上大尉、津田大尉也在座。畅谈战况不觉时间已过，此夜我等告别想回米家子时，营长拿出两把中国刀，其一给我，其

一给大冈氏。此刀为昨日营长率部下兵士到此村来时，假装成当地居民的敌兵想以此抵抗我兵士。大体这一带的民家是士兵的住宅，在其室发现种种凶器。又拿出中国兵用的机枪的弹夹，一按弹簧子弹就弹出来，最后把这个弹夹给了宫崎幸麻吕。于是我们四人辞别了营长而归，归途访问了二团长伊濑知大佐。大佐又把我们领进室内，拿出牛猪肉以及酸菜作为下酒物，用酒饭招待，其味甚为甘美。喝了几杯出来回米家子宿营处，黑夜道路也不熟，岔道又多，路上被哨兵多次喝问是谁，好不容易回到营所已过10点。然而又发生了不测之事，新、桥元等焦急地等待我回来报告说，前些日子留下的照相器材的保管人坂元、网野二人从那里逃回来了，他们到司令部陈述了原因。他们报告的是，昨晚当地居民二三十人一齐来袭，身无寸铁也毫无办法，而且也无法仅用两人单薄的微力来抵抗，乘黑夜幸以自免，恰如士兵没有武器一样。我等从军将毫无意义，顶到今天的辛苦皆为徒劳。但是又不能就此罢休，首先赶快派人去看看真假，然后再采取措施。讨论决定之后，桥元文三自告奋勇担任到营城子去，决死也要把此事的真伪弄个明白，立即决定派桥元、中西两人去。于是宫崎幸麻吕与桥元一同到司令部去向龟冈管理部长报告了这个情况，要求先到驻在双台沟的兵站部请求保护。龟冈氏同意后立即写了一封给双台沟兵站的信让他们捎去，又请求借一匹马。但由于预定今晚就要出发去攻击敌军的根据地，没有富裕的军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不得已告辞了司令部。又到粮饷部去找辻本、须藤两军吏商量，终于借到了须藤军吏捉到的一匹中国马。是夜11点，桥元文三骑马，中西京次郎带着人夫4人，向营城子出发。

11月21日 晴 我在昨天晚上10点回宿舍，打听到明天旅顺总攻击的计划，说是今晚12点各部队在从米家子约4公里的石嘴子集合，由此分为几路进军，一是根本一点儿也睡不着，立刻整好征装。因与隈元中尉、大冈力氏有约，与大冈氏一同去叩隈

元中尉的门。中尉已经起来在床上，说是工作上还有点要事，要耽误一会儿，以后骑马从后边追上我们，因而我们恐怕误了明天的战争。与大冈氏一同上路，过米家子的小河向南走，时当阴历二十五日，一弯寒月仅从云缝里露出一丝光辉，光景甚为凄淡，此夜到石嘴子集合地点，我军已进军，一个人也没留下。在此大家都怕失掉机会。取道南方，反复涉过泥河子流出来的弯曲的溪流四五次，披星戴月互相关照着，走出几百米，到了有篝火的地方，是我军的夜营地。此处是面向渤海湾的海岸，为步兵一团的夜营地，因而向其打听司令部的所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营房旁陆军教授藤山治一君，斯坦达新闻记者威廉氏等都失掉了司令部的踪迹而在此踌躇。接着照相班长外谷中尉，小仓、村山两位技师亦遇到一块，此时工兵少佐某氏率工兵一个排来到，他们都和我一样想与师团司令部会合，结果迷失了方向，立即跟在这个排后边走了三四公里，前途莫测，也许稀里糊涂进入敌阵，自就死地也未可知。在此地与工兵排一起暂时驻步休息，以待天明再决定方向，在彷徨的一伙中，有的继续向前走，同时外谷中尉一行，根据昨天的约会，考虑了一会儿，认为师团必定取道右方海岸，因而转向原路再转路前进。我们一行听从了外谷氏的意见，一块儿到了海边，一看路上根本没有我军的脚印，这决不是师团行进之路，又决心回到最初的路上，想继续前进。到了当初休息的地方一看，工兵排早都走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我们一行。东方稍呈白色，天色将明，忽然在前方听到炮声，可是前面是一座大山，道路狭窄，进退维谷，踌躇不知所措。或者是回到原路，从昨天的战斗地三角山方向再往前进，迟疑难决。这时有人从后边驱马而来，这是天野兽医，也是想找师团司令部，先骑马到山视察前路。回头招呼我们，于是决心登上山巅，攀登乱石突出的山腰，又下溪间，此处有我骑兵数人，由此接着攀登绝壁到了山尖，这是旅顺西方的山巅，距我炮兵阵地仅隔一溪。这时，敌我炮战正酣，呐

喊之声地动山摇，只见白云横空，犹如千层海浪，日光从对面照过来，对拍照甚为不便，然而没有时间转向别处，只好在山巅装好机器拍下照片。在此应当首先大概说说旅顺口的要害：此地海岸的防御极为坚固，东有黄金山炮台，西有馒头山炮台扼其港口。黄金山之东有牧猪礁炮台，同时在馒头山之西有城头山炮台，馒头山之北有高山炮台，又在其右方与老虎尾炮台相并列的，在海岸上有威远炮台，鸡头山炮台。在最西边有老铁山炮台，其高度为409米，可俯瞰外海内港，在其西北有“牧军场”，此各炮台配备有24厘米到8厘米的大炮70余门，同时背面的防御线是凭借这一带的山脉，在其各处的重要地方修筑炮台设置壁垒，以阻挡从金州方面的来犯之敌。其中最为高峻坚固的为椅子山炮台，分第一第二第三，配备有20厘米的大炮14门。其侧面有写字山炮台，又在其次有望台炮台。椅子山的东方约500米的位置上有松树山炮台，高约103米，分为9部分，配备有12厘米以下炮40门。与之相并列有二龙山炮台，高82米，分为7部分，配备有15厘米以下炮29门，在其东北有鸡冠山炮台高926米，其旁边为小波山、大波山两炮台。

却说此次的旅顺总攻击战，事先已预料到是一场恶战，我方兵力为第一师团，与第六师团的混成第一旅再加上攻城厂合并而成，于是第一师团山地中将于攻击的前夜8点在米河子向各队各部下达的命令如下：

一、全军将于明21日攻击敌垒，混成旅团于由土城子通往旅顺的主道末尾展开，向二龙山炮台并攻击之。但炮击椅子山炮台时，仍须继续作战，左翼纵队从旅顺东北方展开，牵制敌军，攻城炮于明日未明开火；

二、本师团的任务在于首先占领椅子山的炮垒群；

三、西少将率步兵三团（缺一个连）、步兵二团的三营，骑兵半个排，山炮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卫生队半部，于明拂晓炮击椅子山垒群；

四、炮兵团（缺三营），于明日午前5点以前在石嘴子西方占领阵地做好炮击椅子山炮台的准备，步兵二团（缺一个营）及工兵二连的两个

排和卫生队的半部援助炮兵。

五、其余各部队作为预备队，午前两点于石嘴子西南方集合，属我（指山地中将）直辖，顺步兵二旅前进的道路前进；

六、各队的大行李顶到午前6点于米河子附近集合；

七、辎重之中，野战病院及弹药纵队到午前5点在石嘴子，粮食纵列在米河子、土城子之间集合；

八、我与预备队一同前进。

简要地说就是混成旅长长谷川少将的部下对敌之正面进行牵制，第一师团长山地中将，意在以师团全力先占领椅子山炮台（旅顺背面防御炮台中最高大而且坚固的）。于是西少将午前1点率后备队（即步兵三团缺一个连）及二团中的三营骑兵半个排，山炮一个营，工兵营全部及工兵一个连，卫生队半部，从南部石嘴子南进到胡家屯，到潘家屯附近继续向东南前进，向椅子山的左翼进攻。是夜虽有残月照着行路之便，因地图不够完整，而且以前派出的军官斥候，为敌人所阻，未能弄清地理形势而归，因此方向不详，辛苦上下山路，午前6点40分其先头到达椅子山左翼炮台的西北约2000米的高地。当时烟雾蒙蒙不辨远近，故始并不知道此处为何地。赶到旭日东升，山野豁然，敌垒俨然就在眼前，因而才知道并没有搞错进军地点。伊濑知团长率第一师团的左翼队即步兵二团（缺三营）、炮兵团（缺三营）、工兵二连（缺一个排）、卫生队半部，为了援助攻击椅子山炮台，其二团午前两点20分从露营地出发，继续向选定的二龙山炮兵阵地（椅子山炮台西北的高地）前进，午前4点30分到达，同时野战炮兵团（缺三营）午前1点从石嘴子露营地出发，5点到达阵地。工兵连开通道路，从事构筑肩墙，6点30分竣工。山地师团长午前2点从床上跳起来，结束停当跨上马，率作为第一师团的预备一旅，（缺三营）、工兵二连的1个排从露营地出发，于桃花屯与右翼队相会，跟随其后。6点半看见右翼开战后，开进到椅子山西方大约2000

米的溪底。攻城厂临时解散原有的编制，以臼炮连为第一群，由第二队长炮兵少佐税所笃文氏指挥，团长炮兵大佐和田由旧氏督全队。此攻城厂由于道路险恶不便运搬，克服极大的困难，才在昨天晚上到了土城子。现在又在午前零点30分从其露营地出发，由步兵一个连掩护到了水师营北方的山岗上，臼炮对准松树山和二龙山占据相距2800米的位置，加农炮占据了约3000米的位置。

西少将命令炮兵营长炮兵少佐樱井库五郎氏，对准椅子山右翼炮台布炮列，步兵二团三营及工兵连作为预备队，屯于炮台布炮列，步兵二团三营及工兵连作为预备队，屯于炮兵阵地左后方。午前6点50分，即晓风拂霜露、群鸦离巢时，我野炮打破敌军的残梦，开炮向椅子山轰击，敌军也还击迎战，此为开战的第一炮。接着攻城厂六连以9厘米的臼炮一齐炮击，迅雷不及掩耳。然而在椅子山的中央以及左翼炮台的敌人有大约1000人，左翼炮台配备有8厘米克虏伯炮两门，卡特林速身炮两门，步兵全拿自动步枪，我山炮兵也向敌之左翼炮台炮击，敌也迎战。师团左翼队的野炮二营长炮兵少佐松本鼎氏，一营长炮兵少佐永岭源吉氏在盘龙山布炮列，攻城炮、野炮、山炮合计40门的我军大炮，团团围住椅子山三炮台猛烈射击，敌军也亦拼命还击。从松树山炮台也频频开炮援助，黄金山炮台也掉转炮口狙击我军。两军的炮战轰然爆发，天地为之摧，乾坤为之折。然而敌军炮弹虽为12、15、24厘米的巨弹，但一个也不是霰弹，落在地上也不会爆炸，多是空弹掠空而过。反之，我军精良的山炮，特别是野炮发射的炮弹，都在敌阵上开花，全都命中，恰如雷电之闪，流星之陨，不久其最为坚牢的椅子山炮台开始溃裂，因此，西少将命令步兵三团长步兵大佐木村有恒氏率其部队从炮兵阵地的左右攻击椅子山炮台。此战斗地区的地形为距敌炮台约2000米，是开阔的波状，其中虽有两三处不连接在一起，但正在敌之右翼炮台眼下，从黄金山及其西方的低炮台也能望见我军前进的情景，故而敌人发射之重炮

弹也企图阻挡我军前进。同时三团一营长步兵少佐丸井政亚氏率部下兵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炮台内，鏖杀残兵，顷刻之间拔下3座炮台，在各军的万岁声中占领之。二营长步兵少佐谷山隆英氏，三营长步兵少佐大久保直道氏于高地展开队伍，开枪掩护一营。当刚开始攻击此炮台时，二团第六、第八营，在其山麓的炮兵阵地方面，敌军可以俯瞰其阵地，因而队长命令修筑掩体。我军在晓寒刺骨，四肢欲碎的情况下各脱下衬衣，搬运土石，立刻挖掘开坚硬的土地开始修筑，用了两个半小时全部竣工。在此，应当记一下前边提到的丸井少佐率部下一个营向椅子山炮台的呐喊前进的情况，即昨日从此营派出两组军官侦察，决定田原少尉侦察的道路较好。从今日午前1点15分开始前进，取迂回路线，约七八公里到椅子山炮台以左侧后，全师团的兵士都顺着这个足迹来到，拂晓在两三千米的前方的山上开炮。丸井少佐率部下，午前7点20分顺着那条山路到了敌军左翼炮台前约300米的山麓，因为有炮台的影子，敌人未曾发觉，在农田里重新编成纵队。于是少佐亲自登上距离敌炮台200多米的山上侦察，在炮台里的敌军虽不能判明其数，但觉得大约有四五百敌兵把守，于是立刻下令攻击，以一、二两个连为第一线，三、四两个连作为预备队。虽沿炮台的旁边有道路，恐埋有地雷，命令避开。由100米左右的右方前进。敌兵从侧面猛烈射击，速射炮的炮击也很剧烈，同时敌军又增加了很多，比当初侦察时多了一倍，而且还有继续增加之势。担心如此相对枪战，我军仰面向上射击，而敌军则从上边往下射击，对我军甚为不利，还不如冲锋决战。试着用全营的兵力突然冲锋，敌人以卡特林式速射炮及步枪激烈射击。由于实际上是在枪林弹雨之中的倾斜山腰上，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继续前进，士兵甚为危险。加之敌军的射击更为猛烈，所以全线暂时停止了前进，只开枪射击。在此我军稍微喘了一口气。其间早开枪的士兵已打出10发，于是敌兵对此射击多少有些恐惧，开

枪大为缓慢。此间第二、第三营予以声援。少佐命令号手吹停止射击的号声，继续前进了100米左右，终于身体逼近炮台。双方枪剑相交，敌军投下大石头，又掉转枪口上下射击，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顷刻之间，一个兵卒攀登到炮台之上，大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勇壮猛烈真正显出日本男儿之本色，此人即船山市之助也。接着大家挥舞枪刀跃入炮台内鏖杀残兵7人，终于占领了椅子山炮台，时为7点35分。为此猛势所吓，案子山、望台两炮台以及在其山麓小丘上的前军左营，几乎同时被攻陷，敌之大部向海岸逃遁，于是旅顺背面防御的要害尽归我有。午前8点左右，留下一营把守，二、三营追击敌人，到了旅顺北方的练兵场。同时左翼的野炮兵也进击敌军。此三团所以能如此大展神威雄风，在敌我炮战正酣、炮弹如雨横飞之际，能够在呐喊声中占领坚牢无比的椅子山炮台，也自有它的原因。起先开始攻击金州及大连湾时，步兵一团占领了和尚岛炮台，步兵十五团占领了徐家山炮台，步兵二团占领了老龙头及黄山炮台。可是步兵三团却被派去担任旅顺大道的警备，没有能立大功，故于攻击旅顺之日担任了最艰难的攻击椅子山炮台的重任，一散前日之郁闷，意气昂扬不能禁。于是潜行于如雨炮弹之中，以一死夺得炮台。以西少将为首，其部将士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而椅子山炮台是旅顺陆地方面的防御中西北方的最为要害之处，其位置比二龙山及鸡冠山稍微在里边的一点，特别是其高为50丈，居各炮台之首，成为中心。如果占领这一炮台，其他各炮台悉于其背面可以俯见，而对于战斗不利的莫过于从背面进攻，故椅子山被攻陷之时，其他各炮台，不费力气即可促其溃灭，这就是我军为什么一心专注于此炮台的原因，也是敌军设重兵于此炮台，尽死力防守的缘故。是以敌军起初在左翼方面炮台外也派出两三千兵把守。然而由于我军以勇敢拼命的精神冲击其左翼，敌军竟失守而退却。然而炮台仍然守备坚固，以至于到相互肉搏需决胜负的时候，死守的清

兵亦不可谓不够勇猛。惜哉！有此坚牢不可摧之炮台，有此顽强勇敢的兵卒，然而可惜指挥军官不得其人，终于抛弃此一大军事要地以至于相继逃跑，又如炮门也与和尚岛炮台配备的新式可旋转 360° 的较少，多为 180° 的旋转炮，像黄金山海岸炮，需要快速卸下炮门，才能掉转炮口向陆地发射。因为它旋转不够自如，我军大多免受其害亦可谓万幸，而且清兵除死守壁垒外，很少主动出击。而我攻城炮阵地后援的兵力很少，万一敌军主动出击，冲击其阵地时，阵地可能失守，左右师团混成旅之兵将可能遭到危害，但敌军竟未出此策，也不可不谓我军之大幸。在此次战斗中我军死伤甚多，此时，“担架跑步前进”、“担架跑步前进”之声山上山下不绝于耳，甚为惨然。同时在炮台的侧背面为二团攻击的方向，虽不像前面那样有众多的死伤者，在此最使人赞叹的是三团三连少尉藤村平三氏的战死状况：他右手提刀指挥，走在最前头就这样倒下去了，后边有3名手握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向敌垒冲上去，也一齐倒地而死。藤村少尉虽死，但神采跃然冲向敌堡之雄姿，可谓凛乎千年尚活在人间，后来三团三连把遗物送给其家属，并附有一公报如下：

故藤村少尉出征以来，于敌国登陆，行军历尽千难，以及在攻陷金州城之际，善于鼓舞其部下之士气，挺身勇进奋击，立下灼灼功勋。上月18日在刚一到达距旅顺口约8公里的双台沟西方高地，我军搜索骑兵与敌之步骑开始战斗，逐渐被众多的敌兵包围，以至于处在危险之中。此时该三团担任救助的任务，急驰战场，奋战冲锋，得以把我骑兵从战线救出。当此时敌兵约3000，张开两翼包剿我队，这之前我军其他连队，也参加了战斗，极为剧烈，在此少尉更加激励部下，冲锋猛进，击毙敌兵数人。午后两点敌退却战斗结束，尔后更加经常激励其部兵。前21日被营部命令担当攻击旅顺口椅子山炮台之任，当日以牵制的顺序进敌垒左侧。奋战中午前7点50分左右，可惜少尉不幸中敌弹，胸部被贯通而死，左右扶着退下，其部下举全军追悼少尉之战死，翌日22日在水师营东南方的山岗上火化，收其遗骨送回本国，残骨埋在同一地方。大家都

为之更加愤怒，誓为少尉报此仇恨。少尉为天皇陛下，为国家勇敢捐躯，当无遗憾。但队中大家痛悼其死，哀痛不能禁，敬请理解。

其余以后有机会当详细报告，草草。

再其遗物将经兵站部送还，在此一并通知。

步兵三团三连

同时，此日负伤军官的经历，中央新闻特派员大冈长峡氏的野战医院访问记甚为详细。今抄出一段如下：

第一师团第二野战病院在旅顺口的西北约4公里多的张家屯和字中营，军医正贺古鹤氏为院长。我师团的兵士，特别是21日旅顺战争的最艰巨的战斗，在椅子山方面负伤的军官、兵士全部收容在此。我想在回国之前一定要访问一次，从而想得到我光荣负伤者的详细消息。而当时战火尚未全停，为了调查战况，为了访问各部队，百忙集于一身，没有一点儿空闲。25日正是汇报船长门丸拔锚的当天，我于是决心在其头一天即24日的黄昏驱马访问和字中营。和字中营为敌军兵营中，其构造最为宏大，最为庄严者。其形状为四方形，外墙为高5米多、厚5尺左右的粘土筑成，周围环以壕沟。在门里兵营并列在两侧，中间又有一营房，正面好像是兵营统领的营舍，以两侧的兵营作为我军的病房，军房的病房为正面的正房。我进门下马，向院长递过名片，请求参观病院。此时，院长正在施行手术，穿着白大衣出来迎接我，因为正在手术中，请林军医作为向导，把军医介绍给我。我由军医作为先导，先到右侧的一病房，这里有中国伤员两名，手被绑在背后，坐在席子上。军医看到我的疑惑，就解释说，这是昨天军司令部送来的，可其中一人当天就企图从病院逃跑，所以才命看护兵把他的手绑上，谁知昨夜他又乘看护兵的疏忽，咬断了绳子，看他的容貌举止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兵士。呜呼！回顾旅顺口市街，虽是商人只要持有武器弹药，几乎难免兵士的杀戮。然而军令部的所为却是如此，为何以至如此呢？由此我巡视病院，从右侧营舍到左侧的营舍，一一访问我兵士的病房，大体上为3人一个房间并都躺在病床上，主要是轻伤，伤处大多为左右手或肩胛部，这是因为攻陷椅子山炮台时，士兵左手托枪，右手把着枪托，冲向敌人所致。而重伤则为头部及腹部被击中，尽管如此，到处都很肃静，听不到呻吟苦闷

声。轻者坐着与看护兵谈话，重者都好像睡着了一样，这些伤员都是当天冲锋时，与其兵士一同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挺身前进，逼近敌之炮台。虽身负重伤也不在意，而且身中数弹也泰然自若，诚可见我军之勇猛能够克服万难的精神。由此我随林军医的引导，转到左营北面的尸体室，在此暗淡的室内横陈着4具尸体。军医说，应当另设太平间，可是匆忙之间无人远搬，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这些兵都是刚一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军医又告诉我说，我伤员入院仅3天，都勇气勃勃忘记了病痛。为了尽快归队都希望早日痊愈出院。特别是昨天大山司令官及山地师团长来访，亲临病房探望时，满院的伤员都感激来访的厚意，由于敬仰之情与感激激动，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据说有的竟失声痛哭。呜呼！我军充满忠爱之热情，以至于此，亦可谓壮烈。我听到这里不觉暗自落泪。负伤军官的病房分为左右室，入口处挂着抵御寒气的布门帘，我先走进左侧的病房，这里有步兵三团二连长中野熊公大尉，三团二连三谷仲之助中尉，三团一连中尉高岛友武，三团一连中尉松浦靖4人各穿肩上有红十字徽章的白大衣在铺着白布单的床上，或坐或躺，我递过名片，寒暄了一番以后，首先祝贺他们以奋战之功攻陷椅子山。问到他们光荣负伤的经过，4人见了我的名片都从床上起来，深谢来访的厚意，并且说道：“我们在战斗中，身中敌弹，深感遗憾，但看到攻陷敌垒也都放心了。我们都是轻伤，不日将痊愈，将来要打到北京去。”4个人都是神色自若勇气满面，谈笑风生无异于健康之人，特别是高岛中尉，尽管身缠绷带仍然雄辩滔滔。从土城子之役到椅子山之战说得清清楚楚，我于是一个一个询问他们当时负伤的经过。4个人当时的谈话如下：

中野大尉（山口县人年龄四十四五）

我是在21日午前7点刚过，于椅子山炮台呐喊冲击高举指挥刀时，飞来一发子弹，打穿了握指挥刀的环指，打掉了小指。此时在炮台10米左右的地方，我军已进入敌垒，我与三谷、高岛两中尉缠好急救绷带，自己走到了野战病院。

三谷中尉（千叶县人年龄三十五六）

我是18日土城子之役，接到我骑兵被敌军包围正在苦战中的警报，到徐家窑与敌军遭遇，奋战中敌弹飞来，虽身受弹伤仍亲自参加攻击，在椅子山冲锋时旧伤复发，入院治疗，此诗是我在院中的偶作。说着从枕

边拿出下边的一首诗给我看。

11月18日徐家窑战斗负伤，越21日冒疾攻击旅顺城奏功不堪喜赋诗一首：

自裹创痍气益雄，挺身斫入贼围中；

黄昏战罢收刀去，衣上淋漓鲜血红。

高岛中尉 （东京府人年龄二十八九）

21日午前7点多率部下呐喊到了椅子山炮台，我在距炮台50米的地方，四顾在右后方的军官，刚一高喊“到底上来了”，敌之子弹飞来打穿了左肩，若此时我不回头，定被击中面部，必定十分危险。然而因为回头看了一下，仅仅擦过左肩的肉皮没受重伤，实为万幸。

松浦中尉 （东京府人年龄二十八九）

我是21日在椅子山炮台冲锋之际，在距炮台10米处站起，想冲进敌垒，子弹飞来击中左臂前膊，打断了骨头。

我因将搭乘明天拔锚的长门丸暂时回日本去，还要再回来，我告诉他们如果大家对家属有什么话要捎回去，我回国后将迅速传达给你们的家属，4个人脸色都露出了喜色，说是这太好了，还望您能把亲眼所见的现状转告家里的人。于是拿出名片写上住址给我，我才知道，高岛中尉是高岛中将的养子，松浦中尉是旧平户藩主松浦詮伯的次男，同时三谷中尉是已故吉田松阴先生的孙子吉田庸三君的姐夫，4个人从枕边拿出点心，高岛中尉拿茶碗倒了一杯开水，三谷中尉放进砂糖，用糖水招待我。一方面松浦中尉左手缠着绷带，用右手递过一个杯子，倒上了一杯白兰地，极尽款待之情。这些军官都是在21日椅子山冲锋之际，手持指挥刀在枪林弹雨中奋战，身中敌弹之人。然而现在用他们挥舞指挥刀之手亲自给酌上一杯白开水和白兰地，其恳切的厚意，令我不知如何感激才好。虽只有一杯糖水，一杯白兰地，可是我的愉快的心情比款待我100盘的山珍海味，1000杯的佳酿美酒还要高兴。

我辞别了4人到右室，此处也一样，步兵三团七连长大尉别役良显、三团十连长大尉丰崎信、三团八连长中尉肥后正奇3人各盖白被单躺在床上，我递过名片说明来意，3人依次回答了我的询问。

别役大尉 （高知县人年龄五十左右）

我是21日午前7点多，在占领了椅子山第一节二炮台之后，又乘胜

想进入第三炮台，向旁迂回时，敌弹飞来击中臀部，尽管如此只不过擦伤一点骨头，因系轻伤不日将痊愈。

丰崎中尉 （东京府人年龄三十八九）

我是21日午前8点攻陷椅子山炮台后，打算占领兵营，敌弹飞来击中左足关节下部，就此倒下实为遗憾，还想着拄着刀站起来，如此两回终于不能起立。我被击中时看见二团的兵士已占领了敌之兵营，我已安心了，躺在担架兵抬来的担架上来到了野战病院。

肥后中尉 （鹿儿岛县人年龄三十六七）

我是21日午前7点多冲过椅子山第一节二炮台到了第三炮台时，敌弹飞来击中左肩胛，打碎了肩胛骨，在我进攻的炮台方面，有从旅顺山头，海面上的各炮台射来的如雨的炮弹，没死就算万幸了。

我听了3个人负伤的经过，看见室内有一张空着的床。我问其原因，别役大尉怅然对我说，这一点请您能记述一下：这张空床，到昨天还是二团九连长大尉松下纲业君躺在这里的，接着他告诉我说：

松下大尉 （兵库县人年龄三十四五）

他是在21日午前8点，夺下椅子山炮台，又想进而冲入左前方的敌军兵营，虽炮弹如雨，他毫不在意，挺身到兵营前时，有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的大腿上、手腕上都受重伤，又有一发子弹打穿了他前颊，穿过舌头，骨头也碎了，从右下颊到左边脖子的侧面都被打掉了。他虽受了如此重伤，入院后还是勇气凛然，与平时一样，因为他不能说话，常常用笔与大家交谈，因为满身都是重伤，终于在昨23日午前4点悲惨地死去，可谓甚是可惜。

我想起来了，在21日我想到攻陷后的椅子上山去，与翻译官（今忘其名）一块儿驱马刚到山麓时，偶然遇见4个担架兵抬着一个负伤的军官，鲜血淋漓，染红了军装，脸上蒙着白布，手上的血色不是鲜红的。问是谁，答说是松下大尉。于是大家都说大尉不能死，因为手上颜色很好，现在听了别役大尉讲的故事，才知道那手上的颜色是因为受了重伤而引起的血液的变异。噫，其死何其惨，其精神又何其雄壮，像这样的人可谓生气凛凛，千古不死。

椅子山炮台尚未攻陷之前，山地师团长命令乃木旅长，为了援助右翼队向椅子山炮台前进，而自己离开了椅子山西北方像鞍

部的山沟炮兵阵地，驱马到了这个阵地与椅子山之间的低地，而且想在攻陷椅子山之后接着占领旅顺西北的高地，命令一旅（缺四个营）在椅子山西方集合。当时为午前8点左右，忽然听见在方家屯附近有激烈的炮声，方家屯是椅子山炮台西南方的一村落。乃木少将的战略布置是从椅子山炮台北方向敌军练兵场方向突进。所以听见方家屯方面的枪声，不太清楚是哪一个部队与敌军交战。师团长立刻命令在其身边的工兵一连赶去，不久，接到了攻陷椅子山炮台的情报。可是方家屯方面的战斗越发激烈，枪炮剑戟之声不绝于耳。是以又派快使去打探，岂知这是乃木少将率部下一团开赴的地方，中途遭遇从西方逃走的敌之败兵，当即给予迎头痛击。虽说敌军总共不过1000余名步骑，可是从馒头山炮台频频开炮援助，此战约经过30分钟，全部击退敌军，而且在后边也继续追击到了鸭子嘴方面，此在旅顺海面上的我国舰掉转头来开到西海岸从海上阻击敌军的退路。因此敌军不可能向北逃跑，只好藏在旅顺半岛的尖端老铁山。同时山地师团长在椅子山炮台刚刚被攻陷，炮台还在被茫茫炮烟笼罩时便带着大寺参谋长各参谋副官下山驱马登上椅子山。在此炮兵及骑兵陆续下山刚要到山谷转移到低地时，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各炮台远远望见我军下山，向我山麓频频开炮，炮弹如雨霰一般落下。在椅子山刚一被攻陷时，我野炮兵向前推进其阵地，占领了炮击松树山炮台的最佳位置，从而第二次向松树山炮台炮击，攻城炮也频频与松树山二龙山两炮台互相对射，松树山炮台的敌兵随着椅子山的陷落已显现出退却的样子。这时，刚从我野炮发射出数发威力极大的曳光弹，第二、三发就击中了敌垒，第五发炮弹击中了敌军的火药库，顿时烈焰腾空，轰轰的爆炸声震天动地，我军从各地望见这种情形，无不拍手称快，于是松树山二炮台不待步兵冲锋，完全由我军精锐的野炮准确而有力的炮击而攻陷。同时，这天混成旅布置在左翼中央线，担当攻击二龙山炮台的任务，攻城兵开白

炮援助。然而距离太远，只有山炮攻击效果显著。因敌军火炮频繁还击，不可能轻易前进。于是右纵队的野炮从前面斜着炮击，以策应第一师团各部队乘胜进攻敌之北面。得此声援之力，混成旅的兵士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前进，以飞虎腾龙之势，冲进敌垒，攻陷了二龙山炮台，紧接着鸡冠山炮台也被攻陷，此时正是正午左右，大山军司令官下达命令如下：

命令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后零点二十八分于水师营北方高地

- 一 敌军好像主要是向牧猪礁炮台方向退却。
- 二 第一师团努力落实旅顺的占领。
- 三 混成旅应制止想从旅顺东方逃跑之敌，并且掩护师团前进。
- 四 我从现在到水师营南方的高地。

第二军司令官 大山岩

在此，我向长谷川混成旅长询问所率领的步兵二十四团攻陷二龙山炮台的情况。混成旅之中十四团，炮兵一个连，骑兵一个排，工兵一部队，卫生队半部作为左翼纵队已调归司令部直辖，所以现在属于旅长指挥下的不过是二十四团，山炮一个连，传令骑兵十二骑，工兵一个排，以及其他各纵列。然而二十四团是在明治十年丁丑之乱（即西南战役——译者）以后才组成的，实际上它的军旗还是第一次飘扬在战场上。当时的作战方略是这样的：当第一师团攻陷椅子山炮台之后，接着就进攻二龙山炮台的邻堡松树山炮台。与此同时混成旅必须攻击其东方之二龙山炮台。在此，11月20日午后5点，二十四团的三营前进到土城子南方山岭的尽头处，工兵一小部分和山炮一个连在其后，炮兵指挥官为炮兵少佐石井太氏，同时二营在三营的东方长村布阵。一营占领了三营左背面的山岭上的阵地，如此乘胜前进到敌垒看不见的地方隐藏起来，一营的工兵排也在其后，唯独炮兵在从山岭稍南方的高地布阵，做随时应机发射的准备。其一营故意靠近炮兵阵地是因

为在攻击椅子山炮台时，敌军必定有冲出主要大道之虞。然而 21 日天已大亮，6 点 30 分到了攻击的时机，第一师团开始向椅子山炮击，混成旅擦枪磨剑，等待椅子山被攻陷。过了午前 11 点，椅子山炮台将要被攻陷的时候，又因第一师团尚未着手攻击松树山炮台，在此混成旅控制勇士的情绪，等待时机的到来。而第一师团兵如此推迟松树山炮台的攻击，是因为椅子山与松树山之间横着一条滚滚的溪水，路程甚为不便，加上敌军兵营横在中央，师团兵力不容易前进。到了 8 点 20 分，军部才命令前进，即命令一营及炮兵等在后边的兵士前进，终于一营开到当天的先头的三营的附近。时已过 9 点，第一师团尚未开始对松树山的攻击，而混成旅的攻击为山脉纵横参差起伏的要塞线。利用这个地形虽可很容易地前进到离阵地两公里的地方，但是在后两公里却有浅谷川流以及一村落后，前后观察从各炮台方位可一目了然，对攻战非常不利。而且那条河流是东西流向，由此到炮台是一陡坡，在平时也几乎难以爬上这样的险峻之地。特别是二营前进的方向地形尤其不利，只可从左方两个炮台侧射，而攻击二龙山颇为困难。不得已又有攻击二龙山东方炮台的命令，在此攻击二龙山之兵又减少了一些。于是二十四团长吉田中佐下大决心，立即想要直接冲向主炮台，可是从松树山的炮口乱射如雨，遂遭夹击，若是强攻必定遭受更大损失，因而命令传令兵到长谷川旅长那里陈述了情况，且要求增加两个连以备攻击松树山，旅长首肯为了援助拨出两个连，在此一营的一、三、四三个连归二十四团长吉田中佐指挥。这时炮兵也开到其近旁，但因距离太远，地形险恶，不能射击，暂时等待时机的到来，即二十四团作为旅长的援兵，防御松树山的炮击，而其兵力可以专门攻击二龙山。继而 9 点 45 分开始总攻击，三营为先头，二营次之，工兵排又次之，总预备队又次之。二营的目的是攻击二龙山东方的炮台，虽隔一段距离几乎与三营并肩前进，如此主力潜于高地之下前进。如今到了平坦的

开阔地，敌军之炮击更加激烈，炮弹飞来落于军队的前后左右，这时至今一直开炮挫败敌势的我攻城炮停止炮击，混成旅所率山炮一个连因为距离远加上地形不利，不能抵抗敌军的炮击以掩护我军，因此敌军待机之克虏伯炮、卡特林速射炮其他大小枪炮，罄尽其精，乱射剧放，万雷轰于晴空，硝烟充满四野，轰轰殷殷凄然惨然，就如同骤雨袭来一般，咫尺难辨，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然而，我勇敢无比的九州男儿在弹雨之间穿行，隐蔽而又突然地跑步前进。如今已接近炮台，因距离已近，敌炮之效力已难发挥。所以在10点多的时候，冲到旅顺与其北方的山脉中间，由此有一条河流延伸到村落之间，而且地势渐渐倾斜为下坡道，四周都是广阔的农田，无一藏身之处。不过偶尔也有洼地，但从炮台上下瞰时，丝毫也不起掩护的作用。刚一看到我军走下倾斜地，立即用步枪乱射，其进军的困难实为不可名状。但因距离太远子弹射不到，暂时停止了射击，我军更以极快的速度进到前方的村落。以前在第二线的一营的大部分已进到第一线，从村头到炮台约为600米，敌我之射击犹如雨霰之飞于狂飙。我山炮更换了阵地继续炮击，总预备队也冲上来，二营也到达前村。此时，一、三两营与敌之炮台的距离比二营作为目标攻击的炮台更近。到这时候第一师团还没炮击松树山，敌军三方的炮台一齐向一、三两营猛烈射击，虽为我勇猛之士也难前进，不得已从一营调出一个排开向松树山。恰好此时第一师团的野炮，瞅准时机，一齐向松树山开炮，攻城炮也开炮声援，士气更加旺盛。一、三营继续前进逼近敌垒，二营也从村落出来，向同一个炮台进攻。敌军见此状，更加频繁炮击二营，以阻挠其前进，逼近二龙山的一、三两个营为此免遭敌弹轰击，想乘机一鼓作气地冲上山去。可回顾二营正在承受敌垒炮击的猛烈火力，情况极为困难，不能不救助它，立刻分出一个步兵连，作为援兵，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攻击4个炮台，其艰苦的情况可想而知。然而敌军终未能抵挡我军的猛攻，松树山

的守兵向二龙山逃去，二龙山的敌军也好像勇气大受挫折，射击逐渐减少，因此我军士气大振，虽为陡坡，也轻易地登上了山腰的大部分地方。忽然一声巨响在脚下爆炸，天地为之震撼，蒙蒙浊烟笼罩六合，全队都看不见了，原来是敌人埋的地雷爆炸了。可是因为敌军慌慌张张没掌握住准确的距离，我军将士只是一时被浓烟包围，无一死伤。这些地雷爆炸的距离，远的有30米，近的有3米，所以全队将士的军衣全都罩上了土黄色。此时向松树山进攻的兵士看见敌人正在逃跑，也更增加了勇气，猛然冲向敌军堡垒。在刚刚逼近垒壁时，又有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蒙蒙浊云弥漫天空，原来是火药库的火焰冲上天空。此时山炮布置到了有河流和树木的村落一端，开炮使敌垒大为困扰。正在往二龙山上运动的一、三两营因为地雷爆炸的原因，暂时停止了前进。可是现在更加奋勇冲锋，夺取了炮台，三营不失时机向南方追击逃兵，时间是12点30分。先是二营在11点35分攻陷其东方的炮台，立刻追击东南方的敌人，此日之战即以松树山的敌军向南海岸逃去而停止。此役敌军想尽全力阻挡我军前进，故而炮击甚为激烈，特别是二龙山的守兵防线颇为努力，其炮台之前都布有地雷。然而逃跑之际好像是甚为恐慌狼狈，一切工具都完备无损，大炮也只是一门加农炮，只要钉一个钉子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可以立即为我所用。在两处的炮垒间被击毙的敌尸30具，来不及向二龙山逃跑的被屠杀者以及倒在山谷中的大约也有130多，而我二十四团，只有当场阵亡7人，负伤81人。一营长花冈少佐也率其部下的一队冲向鸡冠山一带的炮台，经过激烈奋战最后呐喊着冲进炮台，敌弹飞来，贯穿下腹，这时有一面日章旗翩翩飘扬于台上，少佐看见以后，忘记了伤痛，站起来高呼“军旗万岁”后又倒下，卫生队立刻把他扶起，抬到病院虽然多方治疗无效，于翌日午后7点，以43岁年龄而光荣战死。此役因敌之炮击甚为激烈，伤员多为重伤。刚开始攻击这座炮台时预想能损失全团的 $\frac{1}{4}$ ，但仅止于 $\frac{1}{20}$

的死伤，此皆由于将士的勇猛所致。此夜在堡垒中宿营，翌日进入旅顺，还在山谷中搜索击毙敌兵五六百，呜呼！我九州男儿的本领在此役中大显身手。大山军司令官率部将，立马于山上的背面远远用望远镜临眺全局的形势，激烈豪壮令人振奋。敌军发射的克虏伯大炮弹轰轰隆隆掠过天空飞来，冲进我团中间两次。一刹那令人手捏一把汗。瞬间，只见团队从中央展开一分为三，忽又相吻合聚到一处，一共两次遭到如此危险前后有五回，而每经一险，勇气倍增，以犹如剧潮之涨，猛虎之怒之势奋进。只知有死，不知有生，把此坚垒如摧枯拉朽一般一举夺下，实可谓世界第一之强兵亦非溢美之词。有一外国新闻记者见此苦战之状，赞叹说，面对武器完美、兵士充足而又据天险的敌垒，又无一炮队的援助而冲进开阔地的士兵，恐怕在世界中也是少见的。我为士兵们在战斗中的困难感到担心，但士兵只重命令而不怕死的勇气不能不令人称赞其壮烈。遗憾的是我的笔难以描写这些勇士的状态，从而也不能很好的向世界报道云云。我等到此时，远在山岭上眺望战况，枪炮声渐渐停止，只见硝烟蒙蒙，此山居民多养山羊，好多岩洞里有羊群露出头角。天野氏的马夫与榎本荣五郎，一会儿跑到那里牵来了3匹山羊。由此俯瞰背面的一村落，看清楚是我骑兵屯居之地，乃转步越山岗，涉溪谷，下到其地，因为是臆断司令部所在的方向才来的。在此捉来的三只山羊挣断了绳子跑掉了。天野氏驱马到了骑兵驻营的地方打听司令部的所在，我们在村家之旁等待。跟随的军夫进到村民家捉了6只鸡，又拿来了黄米粘糕给我们，既而天野氏回来告诉我们，这条大道是战线，甚为危险，又登上了最前边的山岗，从山上下瞰，右方为敌地，左方好像是我军占领的地方，但是司令部所在地仍然不详。说是肯定在椅子山附近，因而又回头上山。山腰砂石很多，战马难以站立，攀登险阻勉强到了山间小路。此处曾是我军炮兵阵地，地被削平，有安放过大炮的痕迹，还有拉大炮的车辙，又有一清兵的

遗体。暂时在此休息辨明方向，眼前洼处有一二村家，左方高处有炮台，台下可见豆大的人影好像是我军，台内还支着白布的帐棚，区别不出敌我，不可轻易下到那里。后来回忆一下，这就是占领后的椅子山炮台。又翻过左边一山，先前跑掉了的山羊，在这里又来跟随着我们不肯离去。远远眺望前方，支着白色帐棚的炮台并列着，这就是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诸炮台，看见山麓的一村落，终于来到这个村。进入一佛堂，叫当地居民挑水，打开饭盒吃午饭，山羊还在旁边不肯离去，用饭盒剩下的饭喂它，山羊高兴地吃起来。这时，有传令骑兵从门前经过，天野氏叫住了他，打听司令部的所在，骑兵指点说就在那个高炮台即椅子山炮台，此时才知道司令部的所在，我等一同皆面呈喜色。午餐毕，临出门马夫榎本牵来了一匹马，这匹比刚才骑的要好，所以我骑这一匹，把原来的那匹给了宫崎幸麻吕，没有马鞍，铺上了一床毛毯，把山羊系在庙门前留下不要了。由此走了几百米的平坦地方，到了椅子山根底下，更加一鞭登上山顶，此炮台原为准备防御从陆地方面来的敌人，最为险峻。信继走去，登上山腰，终于到了炮台的主道。石垒险坡难以骑马攀登，无奈各自下马徒步到了台上。台上甚宽敞，四面各炮台皆在一目之下，进台门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皆在。炮台配备有大炮一门、臼炮两门，弹药皆在箱内原封未动散乱在炮门四周。在弹药箱上印有“十二来福炮子旅顺，”“六十八磅炮弹光绪元年分造”的字样。还有记有天津机器局（铜箍）“光绪十年十二月制造”的字样，在炮门及其他弹药箱上，我军大书“三团十连占领”。有两处支着帐棚为营房之外，除此炮台没有建筑。散在帐棚顶上的是我榴散弹命中的痕迹，恰如蜂巢，又在炮门上有数点痕迹，由此可以想象到我军炮手的精良技术。此日陆地方面的炮台于午前已全部攻陷，午后又着手攻击海岸炮台，海岸炮台中对攻战旅顺最大的障碍是黄金山炮台。这座炮台不用说也是和椅子山松树山炮台一样，向我野炮山炮的阵

地以远距离始终在猛烈轰击。这是因为这座炮台比起其他炮台更为优越的地方就是可以自由展望，所以要想占领海岸炮台就必须先占领这座炮台，于是师团长令炮兵在后方担当援后主任，命令步兵二团特别担任这个攻击任务。二团刚一受命，立刻猛进冲锋，先屠杀潜伏在旅顺市街的敌兵，在这之前清将晓谕旅附近的居民，15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抵抗我军，所有民家每户几乎都多少藏有一些武器弹药。于是苟有抵抗我军者悉被杀戮，无一遗留。二团八连的人员总计230人中，斩杀敌兵15人以上者18名，斩杀30人以上者两名，同时在三团的宿营地也斩杀700余人，由此可知其杀戮之多。二团在讨伐市街的敌兵同时接着冒着从黄金山炮击的炮弹，蹈上险崖绝壁，呐喊一声不费吹灰之力冲进炮台占领了它，时为午后5点左右。步兵大尉松下纲业氏作为先锋队长率一个连，勇战奋斗甚为努力。在我军呐喊逼近炮台即将攻陷之际，敌之炮弹飞来，伤其右颊及大腿，终于倒下。同时我野炮兵从早晨以来以锐利的攻势，尽管跋涉了峻山险路，在步兵二团刚一向黄金山炮台进击时，也快速前进在旅顺东北布好阵地，援助其攻击。此日我二团八连攻陷了模珠山炮台。仓促之间没准备标志占领的日章旗，于是连长津田大尉命令兵士以斩杀的敌兵鲜血染成日章旗，高高挂在炮台之上。既然前面防御的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已归于溃灭，敌军于此夜全部逃去，翌朝我攻击队到达时，已经连一个兵的影子也没有了，于是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兵营、船坞以及各种武器、器械悉归我有。在我二团扫荡旅顺市街时留下了种种逸闻，其中就有过去18日在土城子的小规模战斗中，我三团二连一排长中万德次氏光荣战死时，敌军曾割去了他首级，剥去了他的标志牌、帽子、裤子等。这天我八连的一个兵士山崎启次氏在市中一民户偶然发现了中尉的标志牌，刚想拿回来，突然一名敌兵向他袭来，山崎氏一刀斩杀了他。又在土城子之役，敌割去我军兵士4个人的首级。二团二营刚一占领旅顺市街，我4兵

士的首级散落在市街枭首台之下，有两个头已被野狗啃啮，我兵士立即斩杀了野狗，挥泪拿回了首级。又听说18日敌兵将中万中尉的首级带到旅顺，张统领立即发给其士兵50两黄金作为赏金，这是在旅顺捕获的外国新闻记者经我军审问所讲。同时在旅顺口有海军公所、造船厂、水雷营、灯塔等，都雇佣英国、德国人数名，当我军冲入时除英国路透新闻记者外看不见一个外国人，这是肯定在战斗之前逃走了。现根据张统领与姜统领的往返书信来考虑，好像这些外国人早在13日已经乘运输船逃跑了，其书信如下：

张统领的去信

翰卿、平齐、老哥大人如见，闻老铁山灯塔之洋人今日随金龙船去矣。据洋人所用之随丁云，敌人有从老铁山上岸之意，弟处兵力太单，可否仰恳（老铁山顶弟已派人巡守，或请尊处拨快马数匹，在灯塔处，以便常通消息）老哥分拨若干队驻守羊头，请乞酌之是幸，此烦均安。

如小弟 张光前顿首

盛老夫子致意

十三

姜统领的复信

仲明顷来密缄送青览所说分拨快马一层，鄙意灯塔、双岛、羊岛洼三处均宜分拨驻守，以资哨探。务请麾下从速派是馀俟明日晤商专此。敬请勉安。

如小儿 姜桂题顿首

十三晚十点钟

这一天在旅顺市街捕获的外国人为路透新闻通讯员二人，打听一下情况说是，二营八连长津田大尉黄昏巡视海军公所，想要集合队伍时，平井中尉来报告说捕获了外国人，于是大尉赶到现场，两名外国人带的一名中国翻译，悄然拱手频频向大尉致意，于是大尉通过在场的二团的翻译官寻问其国际身分等。一名为美国人是英国路透社新闻记者名叫哈特，另一名为哈特的翻译丹麦出生的德国人叫欧班吉，然而因为是否是真的新闻记者此时还难以

判断，关于如何处理议论纷纷，因为此事已为二团长所知，大尉主张应按国际公法处理，团长命令移交军司令部。后来在军司令部通过藤山治一氏的翻译，多方讯问，他完全是一个新闻通讯员，最初在芝罘向领事办理护照，因为危险未得批准。遂搭乘清船于战争前来到此地，因而受到清军士官的厚待，赶到清军败阵，害怕自己处境危险，因为清兵在逃跑前大半要杀死长官，何况外国人，然而幸遇我军来得快才幸免于难。当即检查其新闻原稿，送往上海等地的电报副本，以及战事通讯的原稿等，其原稿中记叙的日本的胜利等与事实无违，所以完全可判明其为英国路透通讯员。因此，军司令官向驻英国公使馆士官久布莱询问：阁下是在此处代表英国政府的唯一代表，请用您的名誉证明哈特是英国公民而且身份是新闻记者。久布莱回答说：“没有一件证明的材料，所以小官难以证明他是英国人，而且是新闻记者，但小官相信他的话。”于是军司令部告诉哈特说：在没有完全证实你是新闻记者之前，想留下来随我军作为记者，可享受与其他外国记者一样的待遇，去留悉听其便。然而足下已经知晓我军的作战计划，所以在计划完全实施之前不能离开日本。以后因为有了英国东洋舰队司令长官的证明，在第二军也承认了他是路透社的通讯员。

后来哈特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时，东京日日新闻的特派员山崎正秀氏访问了他，与他谈了话，在该报上登载过，在此抄出以作参考资料。

我在今天（12日8日）访问了他，劈头第一句就问他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他说到过中国50回，到过日本20回。然而他说像这样质问纯系个人的私事，如果问我的年龄，关于我祖父母的事情等同样的问题，恕我不能回答而遭到拒绝。我试着同他进行了各种谈话，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他所讲的虽不足信，但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

天津像日本的广岛一样，成为兵士往来的要冲，通过该地赴清韩各地的兵士之数，虽本来就多，但没有本地驻军赴外地出征，新来的驻军，也没有出征的。该地有李鸿章的亲兵5000，这本来是为保卫李鸿章为

唯一的目而设置的，一个也没有到外地出征的，这些兵士除了掠夺财货，骚扰贫民之外，几乎无所事事。

风言说李鸿章要亲征是不足信的，我在距今一个月前到天津时，他依然还在该地。李经芳（应为方——译者）在距今两个月前离开天津去上海，也有说经芳将由上海赴日本的。李的亲生儿子福安与天津的商人路易、斯皮切一块为了赚钱而忙碌，有李鸿章触怒清帝而获罪，被剥夺了官位之风言，也许是事实。清兵若是继续这样败下去，李鸿章也许会被天津人民打杀也未可知。

关于在北清各要地的清兵的数目，清人所说，与我所知大有差异，现对照着列举如下：

天津太沽附近	6 万人	1.6 万人
山海关	8 万人	7000 人
登州（蓬莱）	6000 人	2000 人
芝罘	2500 人	2000 人
威海卫	6000 万人	5000 人
北京	1.5 万人	5000 人

北京兵的多数是近卫兵，上述是 11 月 1 日，现在的数，其后可能有些变动，我就知道了（表中人员前段为中国人所说，后段为哈特的估计）。清帝原来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于这次的事件始末已经弄清，想亲裁机宜，采取措施。可是不料万事都必须由宰相作主，一切都由着他，而李鸿章又是一个显赫的人物，要想亲自站在阵前指挥大军，是决不可能的。

在旅顺的外国人先于日兵攻击的三周，全部离开该地。旅顺之役的当时，在中国军队中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而驻屯在该地的清将在 21 日之前没有一个人从这里逃跑。当时旅顺的败兵都全副武装，携带着武器，秩序井然地逃走了。

其余的，他说攻击旅顺并非战争，而是日本兵走过来就夺取了炮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是战争只有占领黄金山炮台时才是。又说自己并非俘虏，而看过日本的报纸说我是俘虏实在是不妥当。只说，军司令部给自己待遇很优厚不胜感激，而且还想达到从军的希望。又说昨夜路透社神户的代理人向伊藤伯爵发去了证明我是路透社的通讯员的电

报，伯爵立刻送给了我。伯爵可以说是待我非常亲切。他的年龄大约三十五六，扁平的脸上留着八字胡，头上已有几根白发，然而举动轻狂，动不动就漫无边际地说些大言狂语，谈话中被旁边的卡文氏制止了数次。

这天我舰队包围了旅顺港以支援阻击溃逃的清兵。在这之前，陆海两军参谋开会各定自己的部署，预定以21日为陆海两军的总夹击。而我舰队以中国北洋军港之一的大连湾作为根据地，联合舰队（伊东中将所率常备舰队和相浦少将所率西海舰队二者合并而组成。伊东中将兼管为此舰队之司令官）麾下的诸舰队集散出入，有的窥视威海卫，有的窥探金州湾或是渤海沿岸等地，专事侦察关于敌军的举动。也就是刚到攻击旅顺的预定日期，我舰队留下了第三游击和其他一、二艘舰船，担任大连湾的警戒。吉野、高千穗在20日午后，主力与第一、第二游击队及第四游击队的各舰率十余艘水雷艇，在21日午前1点于大连湾拔锚，向旅顺口开去。拂晓太阳还在地平线下的时候，天地尚在灰暗之中，旗舰已到旅顺的入口，星罗棋布罗列旅顺之前。将要在入口处以半圆形封锁时，此时电光一闪，海面上轰然一声炮响，以这一发为信号，旅顺右岸各炮台一齐开炮，接着殷殷如雷声相续，但舰队尚未开一炮。到6点左右，看见白色硝烟在到处旋转，敌弹不时盲无目标地乱射，有的落在海中。天渐渐亮了，敌军也看见我军舰队还在离海岸6英里以上的海面上，知道炮弹根本达不到命中距离，于是炮声也逐渐稀少，而炮声却在旅顺背后频繁响起来。这是因为起初我军舰队大举进攻到前面，敌之大炮大部对陆地，一部转向海面防御。天亮后，知道了我军舰队尚在其射程之外，现在把力量全部注入陆地一方。旅顺口在金州半岛的西岸与大连湾并列相连，有唇齿之关系。其间夹一个叫小平岛湾的地方，距离不过27海里。而从海面上看旅顺方面的各炮台，在右岸有黄金山、东臼、西臼、牧猪礁、崂嘴各炮台。在左岸有老虎尾、鸡冠山、威远、蛮子山、馒头山、城头山各炮台，港口后边有白玉山炮台，周围

都是粘土墙，其状好像城郭。在老铁山巅排列着红地白字的无数面旗帜，山峦处处支着白色的帐篷，簇拥着有如云霞的守兵。这些炮台都只是为了防御海面，朝向背面陆地，另有在周围的山巅上筑有无数的小炮台，只有崂嵒嘴和牧猪礁两炮台既可炮击海面，也可回转过来炮击背面的陆地。其中像崂嵒嘴炮台配备有 24 厘米大炮 4 门和 15 厘米大炮数门，是旅顺西岸各炮台中最为有力的炮台。如今这座炮台正要将其 24 厘米炮口的 4 门旋回到背面，向我陆军开炮。此时远离主力，在其后方列阵的筑紫、赤城、鸟海、大岛四炮舰指向海岸逐渐靠近，鱼贯沿海滨到了黄金山炮台的旁近。筑紫乘敌之懵头转向之机，把藏在舰首的 10 英寸（口径 25 厘米）炮，从黄金山后面瞄准崂嵒嘴炮台开了两炮，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海面上，从后面跟上来的赤城、鸟海、大岛轮番攻击，又再整理队形再向海岸进击。因此，崂嵒嘴，牧猪礁两炮台都不能只向陆地开火，复又向海面旋转炮门，炮击几个回合，然而一发也没命中。用军舰攻击炮台之不利，已为世人所知，然而今日我军的目的并非为了破坏炮台，只是为牵制而已，也就是用我舰队供做他们的标靶，从而使其强大的海岸炮台的攻击力不能专注背面防御，也就是陆地防御，以方便我陆军的进攻为目的。此日天晴，海不扬波，满舰的将士都到甲板上观看陆上的战况。午后 3 点左右，把望远镜一转眺望海面，英舰阿卡那在老铁山角的洋面上漂泊，视察我军战况，既而在西方一艘汽船冒着黑烟从渤海湾驶出来，大家怀疑这是不是敌船在运送援兵，一齐注目海面。在此第一游击队的 4 舰离开队列，想侦察这艘汽船。刚一回转到老铁山角，奇怪的是这艘汽船以全速逃入鸠湾旁的一小湾内。我 4 舰追到湾口时，那只汽船在湾内藏匿，在船尾上挂起了英国商船旗，此船大约三四十马力，当腰写着“金龙”，船尾的旗上标有 TLTC，形状恰如“大连丸”稍大一些。于是我 4 舰封锁了这个湾口，指挥水雷艇寻常，主力、第二游击队相继来到此湾口，水雷艇引导

那只汽船到旗舰前面。千代田舰进入湾内向陆上开了两炮。此时英舰阿卡那号忽然出现在老铁山角，看到本国的商船如今被纠缠，飞一般地钻到我舰队与陆地之间，进入湾口卸下小艇到旗舰上来，他们辩解的口实虽不详细，但旗舰终于放走了小汽船。为了临检这只小汽船费了好几个小时，再回航到旅顺前边，已经是午后5点多钟了。陆上还是“战云漠漠锁山岭，烟雾蒙蒙塞港内”。日将暮，腥风从陆上吹来，大雨将至，满天涌现黑云，忽然清军从旅顺左岸的馒头山炮台用23门21厘米炮向我舰队发起十余次炮击，但炮弹都落到舰队前边的海面上，只是徒然惊坏了鱼们。然而这次炮击暴露了旅顺还有敌军，既而有情报说我军已经占领旅顺右岸，敌军逃向海岸，预计在明天扫荡左岸敌军，已经不再需要从海面上炮击策应。此时又见馒头山炮台冒起白烟，小汽船后边紧接着一只水雷艇，要从旅顺口逃跑，早就在等待的我军水雷艇追去要在铁山麓捕获它。敌军水雷艇看到难以逃走，突然用防御用的机关炮开火，我水雷艇也应战，展开了一场水雷艇战，敌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清艇逐渐撤退，接着转过老铁山角，我军数只小雷舰尾随追击，双方最后都淹没在烟波浩荡之中。据说此夜我军舰队作为陆军的支援，第四游击队的4艘炮舰作为报告情报和侦察，八重山舰准备捕获逃走的船只，又派出一队水雷艇，其余各舰在从旅顺到大连湾之间巡逻直到天明，这就是旅顺的当天我军舰队声援的概况，抄录下报纸的报道，以补不足，由伊东舰队司令长官向大本营的报告如下：

旅顺港于前天（二十二日）已全部落入第二军之手。

联合舰队只限于在旅顺港海面上声援，从昨天开始排除敷设在港内的水雷。船厂以及港内船只应全部由海军接管，船坞其他各工厂可能全部原封不动的就可以使用。

十二月二十四日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官

我在椅子山炮台装好照相机，拍下了战后状况，其中有我军榴弹炮命中的帐棚上边的痕点等。既而山地师团长率其部属，下椅子山背面通过前军左营之前，准备去武器库。这时从炮台上遥望海面看见有数艘汽船冒着黑烟开出去，这个也许是敌军在逃遁亦未可知。出炮台门下左方的险坡，在此背面的洼地里安了一口大锅，看来好像是炮台守备兵炊事所用，坡下路旁与干涸的河中，敌军倒毙的遗体横在各处。其他军装刀枪散乱的不知其数。步枪的子弹原封未动装在大箱子里，丢弃在山腰各处。稍往前行又登上了一个山坡。坡上即前军左营，有一座壮丽的城门楼，门上挂着金字大匾。在此营地的室内的架子上放着前些日子（18日）在土城子战死的我步兵三团一营步兵中尉中万德次氏的首级。根据桌子上放的器皿食具等，可以想象出，他们以为斩杀了我军一大官，从而高兴地把首级作为下酒菜大张祝贺之宴，此外我军士卒携带的道明寺粘糕及帐棚之类的杂物也散乱在一边。山地师团长等到门前时，也就是我军三团通过练兵场逼近宋头领的坐营时，正是黄金山炮台接连向此队射击的时候，听见频频炮声轰鸣，忽然敌军逃跑，看见涉水过河，我骑兵三四骑扬起砂尘跑上去，在岸上阻击，敌军皆中弹毙于水中。以师团长为首，都驻马远远看到此景而拍手称快。午后4点到毅军操场（在旅顺西北的操练场），各部队都在此处集合，这个操场面积甚广，而且有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二旅本部，营舍前高悬写着“大日本帝国陆军第二旅团本部”的大旗。一面有很高的土墙，上边画着彩色的月波，地面一色的三和土，没长一根草。以大山军司令官、山地师团长、乃木、西、长谷川，三少将为首，军官们进入舍内，各队在操场整队，陆军军乐队在营舍前整队吹奏国歌“君之代”以及其他凯歌曲，军乐一阕之后，大山军司令官高声呼唤道：“愿与诸君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立即一同相和，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声音震山响海甚为壮快，结束后各部队回其宿营地。但一团在大闸瓜子

附近对敌，三团在白鹿山麓集合，二团向旅顺进击终于占领了黄金山。而军司令部回水师营宿营，师团在旅顺的前方，混成旅在其右方的炮垒内露营。是夜旅团步兵十四团（原驻福冈）一营一连长步兵大尉可儿市太郎氏在二龙山自杀。打听了一下理由，原来是十四团刚一逼近二龙山炮台时，可儿大尉所率连队离开营部独立前进，刚刚接近炮台，因与营部距离太远，与旅主力取得联系着手进攻，逐渐逼近炮台的侧面，已经是营部占领了炮台之后，于是他打算指挥部下一举突进垒内。可是他自渡清以来因不适气候之变，患了赤痢，病后尚未完全复原，所以头昏目眩，不堪骑马指挥。遂令某中尉督部下，自己回马归营。本来是不顾病后衰弱之躯奋发向前。不料竟很轻易地攻陷炮台，于是放下心来。可是因疲劳一时未能出征，而深为遗憾，归营后也于心不安。半夜偷偷地出了营房，再次登上二龙山，在炮台的侧面用步枪击头部而死。翌日检查其尸体，发现怀中有一封遗书，简单得好像电报，说是因病后衰弱没能亲自指挥部下先登，被别人抢先，实为终生遗憾，只有一死而雪此耻，以报国家云云。他本是熊本县的士族，在团里有良将之名，终于悔恨而死，真使人惋惜。我们到了作为师团司令部的武库，此夜寒风凛烈有如撕裂肌肤，露营的困难可想而知。而我等幸亏有营舍，不必冒风露之苦，武库的建筑甚为宏壮，非寻常人家可比。大门上挂着写有“武库”的大匾，门内仓库有引信库四栋，无名库两栋，一室约有几十平米，在地上铺有地板，从一室到另一室大体与我国的构造相似；室内放有几把椅子，我住的房间与旁边房间中间的隔扇上贴着用颜体写着全文的宋范文正公的警句，即“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于是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等。地板上陈列着盆栽的花卉，同时在里间有一紫檀木的书架，藏有圣谕圣训等书籍数十册。每个房间都很宽敞，从司令部监督部到附属宪兵卫生队能够全部在其

中宿营。我们一行与军司令部照相班外谷中尉的一队同住，因为没有卧床，各自靠在椅子只睡了一觉，独有宫崎鼾声如雷，盖着毛毯熟睡。此夜9点30分，桥元文三从营城子赶来，桥元是昨夜得到了双台沟兵站部的保护。到了营城子点检遗留下来的行李，结果一点儿也没有毁损，平平安安地放在那里。先前人夫来报告的全是瞎话，是他们的恐怖心理所造成的。于是把行李一切都托付给中西护送，自己则想早一点把这情况报告给我，以便让我放心。拿了一些底版快马加鞭，通过战后不久还是十分危险的地区，幸亏得以平安到达，我高兴得难以形容。在此武库存放有35厘米半的炮弹，（定远、镇远用）共272个，7厘米半山炮1门，新式步枪40挺，还有许多旧式枪炮，新式炮只有24厘米炮1门，闭锁器还掉了。其他属于海军的器材很多。对于军队来说粮食给养最为重要，现关于攻击旅顺口的给养的概况如下：

各队在金州出发当时，士兵都带有3天分的口粮，装满大行李。在途中的给养，在三十里堡，前革镇堡与前牧城驿之间的无名地，以及双台沟3处设兵站司令部，以便随时补充。所以该部于16日从柳树屯开始向三十里堡运送粮食，在18日已经把一纵列车送到无名地，另一纵列车在这之前已经送来了数石的精米。午后让各队的给养粮食纵列向双台沟的兵站司令部直接领粮。同时师团的第三粮食纵列搭载着携带口粮，于22日早晨直达骑炮兵练兵场。混成旅在第三天从三十里堡兵站司令部领了1日份粮秣的补充。在左侧支队附属粮食半纵列，特用500人夫搬运2日份的粮食，到旅顺后各队以其纵列所搭载的作为给养。

随我第二军同行，目击了旅顺攻击战的某外国军官，作为战评的主要内容发表在中央新闻上，颇中肯綮，因而在此转载。

关于攻击旅顺口的各种情况，相信大家已经全都听说了。当地的一名军官说，清国人如此怯懦，实在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在旅顺实际上并没有打到战争结束，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据守的地点很少看到尸体上最可证明。清兵虽然向冲进东西两炮台的日兵进行了激烈的射

击，但其射击无效，好像为此士气大为崩溃，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大体上清兵不等日兵冲过来，都在日兵到达之前早就离开守备地点逃去。防御到最后以至于以垒为枕战死的，只有守备最西的一个垒的仅为少数的兵勇。

日本炮兵的射击技术虽然高超，我认为其射击距离多少有些过远，因而头几炮没有十分的效力。在攻击西方各炮台清兵的位置比日兵显著高出。清兵有优良的遮蔽物，日兵取此不利地位，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在这种场合不能不满足。若是清兵炮手也有高超的射击技术，日本的野炮将被全部消灭是无可置疑的。为什么呢？清兵不不仅能够从右边的西方各炮台以猛烈火力俯射日兵阵地，从侧面也可进行射击。此两炮台的决斗持续了一个小时，日兵仅有一匹马受伤。清军的防御各个分散，完全失去控制。日军的攻势则与此相反，有周密的计划，足以打败像这样的防御。也就是说假如是面对着善于防守的防战者，我认为日本必定失败。然而日兵甚为轻视清兵，所以才在前边所讲的地势开仗，日军轻视清军的另一战例是在攻陷旅顺口的同一天，在防御金州也可见。此日日军仅以 1300 人之众，把守延长 3 英里半的防御线，与七八千清兵开战，不仅出色地击退敌军，而且向北又追击去很远。

对于将来的进军，我什么也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就此停战是日本的一个大错误，因为日本已经停战很久。可是我逗留在此地非常愉快，日本军官都很亲切，万事小心，就是现在还在前院有乐队奏乐。我作为拾遗不得不再说几句，从大连湾到战地出色的进军，简直不知怎么称赞才好。辎重纵列昼夜兼行，不眠几乎达 3 夜之久。特别使人吃惊的是攻城厂，一辆炮车仅有二三乃至四头马牵引，用最不得力的拉力，在最恶劣的道路搬运，终于在 21 日拂晓赶到了阵地。当初我在大连湾看见攻城炮从大连湾出发是 18 日，第二天 19 日我在中途遇见了他们，我们一行中有人断言，它必定误期。然而在 20 日午后 5 点 30 分攻城炮早在司令部之先赶到。我是在出发的第二天早晨两点在马鞍上时还看见那些炮在路上，天亮时与野炮刚一开火，攻城炮也开始了射击。

日本步兵的勇气也不能不说一句。虽说是清兵软弱，是以清兵之弱对日兵之勇而言，观其冒敌之火力冲锋陷阵，实为天下壮观，使清兵丧失士气主要是这个原因。因此，虽然清兵本不是其对手，但在冲锋时仍

如此整齐猛烈。(12月11日金州发稿)

美国沃尔特特派员库利曼氏，早先到朝鲜随行战地，现在又亲见旅顺口的陷落。回来后向其日本同行记者讲的话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抄出记载有二三评语，其所记叙之事大有可看之处，因而转载于下：

沉默的兵：他说日本军从某一点看颇为奇异，他们在行进时，没有音乐，没有旗帜，只注重实用一方。其组织极为精悍。从最高将官到最下士卒，都具极强的爱国之心。

卫生的完善：卫生以及辎重的齐备可谓世上无有比拟。但日本的辎重都因缺乏马匹，多用人力从事劳作。其野战病院除了可称赞之外，再无别的可说，在第一战，第二战，兵士皆携亚麻包装的消毒针，缝制坚固的防腐绷带包，如果负伤可自行包扎，如伤员不能自己包扎，则可步行到野战病院，若是不能就有卫生队来帮助。

人夫也很勇敢：日本人的勇敢是不容置疑的。我与非武装的人夫一块儿行进在枪林弹雨之中；使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意气高昂，常常是边发出笑声边前进。我想若是敌人逼近，他们不但不会逃跑，反而会向敌人投击石块。胜而不骄：当日本军冲向敌人的时候，都灌注了最大的注意力，他们冲向清兵，都用冲向敌国之近卫兵同样的慎重，故能战无不胜，胜而不骄。夜间运输船行进在皮子窝时，不拘黑暗，不点一盏灯火，以避免敌人的侦察，其用意之周到可以推而知之。

我军举兵向旅顺口攻击之时，作为金州城的守备仅留下步兵大佐河野通好氏所率十五团（缺三营）的两个营，即一营二营和骑兵一个排。这些留守兵之中，又分别守备兵营、火药库等。同时为了警戒复州方面，分派一个连到十三里台子（距金州城北方4公里多的地方）又给他们骑兵一个排以侦察敌情。即河野团长的配备如下（但必须于16日午后两点到达守地）：从一连派出一个排到“铭军军械”，向其西南方“骑兵营”，“炮兵营”派监视兵。“铭军军械”在金州城南门外一公里多的地方，“骑兵营”、“炮兵营”在西南方；从二连派遣一个排到徐家山炮台，担任监视该炮

兵营；从三连派遣一个排到徐家山的5个兵营，担任监视该兵营；从四连派遣一个排到苏家屯、毛家屯，担任监视该兵营；五连在复州大道，上十三里台子，六连在金州城担任守备。

以如此配备各就其位，其他兵士每日操练，如此留在金州城的兵员仅为1200人的步兵而且没有大炮，没有炮兵。守备线之长达4000多米，以寡兵守长线是颇为危险的防御，同时19日午前两点得到复州大道的敌情。其夜又骑兵来报告说：敌军方面有些异常，因而更加严密侦察，果然敌军经普兰店有来袭金州城之势。于是一营长步兵少佐斋藤德明氏命令在“铭军军械”的津久井少尉留下两个班，其余全部归还，而在十三里台子的五连长步兵大尉奥田正忠氏每天派出骑兵斥候侦察从复州大道三十里堡到五十里堡的敌军前进的形势。这时清兵总帅宋庆（宋庆的官职为四川省尚书衔太子太保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二等轻车都尉世袭提督四川全省总辖汉土官兵控制苗彝节制各镇格洪额巴图鲁），以前听说金州城失陷，想把它收复。率大约6000人前进，昨18日其先锋到陈家堡附近。是日我骑兵排与步兵一个排想搜索普兰店方面，到陈家堡方面看见敌军旌旗飘扬屯集于此，打算回来报告，敌军派出步骑兵跟踪追来，我军退到三十里堡停止，其情报已达金州，接着步骑两个排搜索敌情于正午归来。报告说敌军还没有冒然进攻的迹象，然而还想继续搜索敌情，派遣预备骑兵一等军曹藤堂立（千叶县千叶郡检见川村人）骑兵上等兵堀内岩，预备骑兵一等兵小野田胜三郎（神奈川县足柄郡小田原町人）骑兵二等兵荒井斧三郎（神奈川县北多摩郡调布町下布田人）4骑作为独立斥候到五十里堡。到了复州大道龙口遇见敌步兵500多，因而想回来报告。突然，100名敌骑从后边紧逼上来，于是腹背受敌，想杀开一条血路。本来就众寡难敌，终于决心向东方躲避他们，到了距龙口两公里的地方。然而此地淤泥甚深，马体全部陷入其中进退不得，而敌兵追击甚急。这时上等兵堀内岩在最后，他没有陷进去。一等

军曹藤堂立回顾笑着说：“事已至此是命也，是男儿当死之时。我将死，君有幸回去请将此始末报告上级。”且用手指点回去的捷径，终于拔刀自刎而死，二等兵荒井斧三郎也笑着与他一块自刎。同时一等兵小野田胜三郎因马已疲劳不能前进，遂弃马逃走，敌紧接追击，乃与之奋勇战斗终于死，独有上等兵堀内岩挥泪而别，冲出敌阵迂回于群山之间达皮子窝、刘家店附近，极尽辛苦。午后9点多回到金州，陈述事情经过及藤堂立以下三人的事迹。后来由营长秋山骑兵少佐分别给他们的遗族写信详述了这件事：

故陆军骑兵一等军曹藤堂立，作为征清第二军第一师团骑兵一营二连的副排长，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从宇品港出发，同月二十八日清国盛京省花园口登陆以来或在主力，或随斥候，屡建战功。如十一月五日我营为复州支队在向五十里堡北方与敌骑兵遭遇之际，勇战奋斗刺杀数骑并击退了他们，人们皆服其勇。第二军主力开向旅顺之际，军曹所属的排与步兵十五团一起，在金州城北十三里台担任从复州方面来的敌人的警戒防御。十一月十九日军曹率部下三人作为独立斥候被派到五十里堡在龙口遇敌步兵百余人的攻击，想立即回来报告。敌兵百余骑从后方逼近，腹背尽皆敌兵，想杀开一条血路，但众寡难敌。遂决意避向东方到距龙口两公里处，马陷入淤泥之中，进退维谷，而敌军急追上来，上等兵堀内岩在最后，只他一人没有陷进。军曹回顾笑道：“事已至此乃命也，是男儿当死之秋，我将死而君有幸归去，请将此事经过报告上级。”且指点到金州的近道，甚为恳切，遂拔刀自刎。敌兵追上来，上等兵堀内岩哭着离开那里，冲出敌群，其夜回金州，说了这个经过，听者无不感动哀悼。“男儿以身许国，死本是其本分”是军曹平时经常说的。而今正如其所说，知道将不能保全，从容就死至今尚未有如军曹者。特别是在濒死之际，还恳切地指点到金州的道路，如此努力完成任务非豪毅沉着之士何能如斯。全军旌表无不钦仰其勇壮者，如军曹者实可谓军人之楷模而不愧。二十一日敌兵4000悉被我军击败，退却到盖平，后来根据派去收拾遗体的人报告，军曹以下的尸体被对面沟的人宗云峰等4人葬在龙口东约两公里的地方。十二月九日我营将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又将尸体移葬到金州城东大日本帝国陆军墓

地，现当送还遗体的一部分，奉营长陆军骑兵少佐秋山好古之命，营副官骑兵中尉稻垣三郎记此始末以告遗族尔。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于清国盛京省苏家屯

故陆军骑兵二等兵荒井斧三郎，从军于征清第二军第一师团骑兵一营二连。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由大日本宇品港出发，同月二十八日于清国盛京省花园口登陆以来，经常热心于军务，或在主力，或为斥候，奏功颇大。第二军主力开向旅顺之际，斧三郎所属的排与步兵十五团一起在金州城北十三里台子，担任警戒或防御从复州方面之敌军来袭。十一月十九日随同副排长藤堂立与同伴3骑作为独立斥候被派往五十里堡，到龙口遭遇敌之步兵500人的攻击，想立即回来报告，敌之骑兵百余骑又从后方逼来，腹背受敌，想杀开一条血路，但众寡不敌，遂决意向东方避去。到龙口两公里处，马陷入淤泥之中，进退维谷，而敌军追赶甚急。上等兵堀内岩在最后，只有他的马没有陷进去。斥候长藤堂立回顾笑道：“事已至此是命也。此为男儿当死之时，我将死。”斧三郎也笑着拔出了刀，终于一起自刃而死。敌军将要追上，上等兵堀内岩冲出敌阵。其夜回金州，讲了这个经过，闻者无不感愤哀悼。二十一日敌军4000悉被我军击破，退却到盖平。后来根据派出去收拾遗体的人报告说，军曹以下的尸体被对面沟的宋云峰等4人葬在龙口以东两公里处，十二月九日我营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又将尸体移葬到金州城东大日本帝国陆军墓地，现当送还遗体的一部分，奉营长陆军骑兵少佐秋山好古之命，大队副官骑兵中尉稻垣三郎记此经过以示遗族尔。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于清国盛京省苏家屯

故陆军骑兵一等兵小野田胜三郎随征清第二军第一师团骑兵一营一连，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由大日本宇品港出发，同月二十八日在清国花园口登陆以来，经常热心勉励于军务，或在主力，或为斥候，其建功亦很大，第二军主力向旅顺进军时，胜三郎所属排与步兵十五团一起在金州城北十三里台子，担任警戒防御从复州方面来的敌人。十一月十九日随副排长藤堂立同伴3骑，一起作为独立斥候被派往五十里堡，到龙口遭遇到500名敌军的攻击，想立即回来报告。敌军百余骑又从后

边逼近，腹背受敌，想杀开一条血路，但因寡不敌众，遂决心向东撤去。到了距龙口两公里处，马不能进，立即弃马而步行。敌军紧追而至，勇战奋斗终于战死。斥候长藤堂立及二等兵荒井斧三郎亦死于此，全军无不旌表哀悼。二十一日敌军 4000 悉被击败，退却到盖平。后来据派出收拾遗体的人报告说，军曹以下的尸体被对面沟的宋云峰等 4 人葬于龙口东两公里处，十二日九日我营将校以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又将尸体移葬于金州城东大日本帝国陆军墓地。现当送还遗体的一部分，奉营长陆军少佐秋山好古之命令，大队副官骑兵中尉稻垣三郎，记此经过以示遗族尔。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於清国盛京省苏家屯

20 日敌军于复州大道集合其主力，派斥候到皮子窝与复州大道的西方，以窥我之虚实。午后 6 点，我二营在北门外，一营在城外西北角的森林里集合。一营派四连，二营派八连，各就其阵地以警戒之。因到此日午后敌人也未来袭，一营命令一连与四连交替，派二连去龙王庙作为警戒部队。八连派一个排去石门子担任警戒；另外从七连派出大中少尉的排，到金州城北复州大道上三里堡亦做警戒部队。午后 11 点半在十三里台子的五连长有报告说：敌之一部潜行于海岸，同时敌人已接近的报告送到了北门外团长处。此时敌之小部队已经从五连的警戒线外潜入，传令骑兵再三被驱逐，因而五连长奥田大尉率连队退到北门外。守备队长因为防御阵地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立刻下命令曰：

一、敌之步骑兵于三十里堡以及其西方出没。

二、步兵一营（缺三个排）在西门外村落露营，用一个连守备前面高地（金州城西北方东山），另派步兵一个排监视西海岸大道。

三、步兵二营（缺两个连）在北门外村落露营。在石门子及三里庄放前哨，监视皮子窝以及复州大道。

四、本官在北门外团本部，必须于午后 7 点派出接受命令的部队。一营长斋藤德明氏在金州城东北角的龚角山（以前攻击金州

城时，乃木少将的阵地，指挥、担当从金州城北方高地复州大道到海岸大约 3000 米的正面防御。二营在一营的右侧，即守备金州东方。然而此夜仅有少数的敌兵接近，竟没有开仗。是以二营在北门外，一营在西门外村落露营，看守前方，到今天 21 日还不敢稍有懈怠。午前 11 点 30 分，在复州大道上，十三里台子的南方高地的鞍部出现了众多的敌步骑兵，于是各营进入阵地，其配备如下：

二营的五连、八连在右高地，六连城内，七连作为预备队在北门外。在六连里，饭岛中尉、横田少尉从部选人，分别指挥在城墙上俘获约克式野炮二门组成炮队，同时让在三里堡的大中少尉前进作为战斗斥候。

一营在北山高地一带形成防御线，一连至三连散开，四连作为预备队在地后坡待命，从一连派出战斗斥候以待敌之接近。

敌军渐次前进，在三里庄前方高地的我警戒部队向敌人数次开排子枪，既而敌人从鞍部分开成为两个纵队，一队约 2000 人向我右翼二营，一队约 3000 人向我右翼一营的正面，以一泻千里之势袭来，即敌之兵员 11 个营大约 6000 人，有以非常宽的队形包围我之势。

敌军与我金州守备队相比约近 4 倍，于是使行政厅官员大伤脑筋，命令军夫，人夫全部武装动员，准备以死相拼。但我守备队长却肃然从事防御的配备，以一个连充做金州城的守备，其他都在前面的高地严阵以待，指挥镇定自若，毫不动摇。敌军最初从北边开来，向东迂回，以其混乱的队形，摇晃着旗帜，逼近左翼一营的正面。约 12 点，我守备队开野炮想挫败敌之攻势，敌军满不在意向二营逼近，五连八连甚为吃紧，不久敌军向我右侧后逼近，占领了二营阵地的右方高地，正在攻击二营。在此阵地的五连八连越发吃紧，于是五连主动向敌之高地进攻，同时在城里的六连饭岛中尉、横田少尉，由东门前进逼近敌之左侧，俘获的大炮也激烈的射击高地，炮弹都击中了目标。为此在午后 3 点左

右敌军有退却的迹象，同时左翼一营在四五千敌兵从正面袭来的时候，不顾有如云霞之大军，斋藤营长使部下兵士俯卧在高地的顶界线后，不发一枪，顶到敌军到400米（村田枪最有效距离）的距离，立刻命令开枪，由于激烈的射击打死许多敌人。于是敌军先头停止前进，后方的部队开始混乱，战斗约经过3个小时，敌军终于退出有利地形，开始退却。停止了射击，而每见敌人出现我军立即阻击，以节省子弹。同时在城里俘获的8厘米克式大炮，为了防御发射了100发，原来金州守备队在攻击旅顺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留下野炮与山炮，守备队只有一个团步兵。预计倘若敌人来袭时可利用这些俘获的大炮，两三天前教给了几个步兵大炮的发射方法，果然没有白费功夫，有了大用处，终于击退敌军。可是因为没有十分掌握发射方法，在往炮筒装填炮弹时一个兵用肚子去顶住填炮弹的棍子就开了炮，结果肚皮被贯穿，当场死亡。此时敌军也聪明起来，躲开炮击准备向我左翼队冲锋，这对我多少形成威胁，因而急速命令当初留下来作为金州城门的卫兵一个连也调出一半，扩大战线参加战斗。3点30分由于我军步枪的激烈射击，加上大炮的效力，敌军死伤极多，终于不能抵抗，队形立即混乱开始退却。这时响彻山谷的枪声在全防御线回荡起来，射击把背朝向我们的敌军，敌军狼狈向十三里台子败走，于是一营长把作为预备的四连加入左翼，在这个队的大内中尉用一个排从大道，津久居少尉率两个班从其阵地前进，追击敌人，击毙敌人甚多，这时为午后4点左右。可是从北平山的中央及西海岸两路来犯的2000多步骑兵，停在我左翼六七百米的地方。可是因为我兵力寡少，不能击退他们，顶到晚上12点还没开仗，22日早晨他们主动全部退却，到此日日落守备队长下命令说：

- 一、前面的敌军已经败退，团队停止追击；
- 二、一营在阵地露营监视敌人；
- 三、二营（缺六连）放一个连在三里庄，一个连在东门外，一个连

在北门外，各自监视其前方；

四、作为城内守备队的六连回归城内，执行原来的任务；

五、骑兵小队在搜索了徐家山方向之后，于东门外宿营；

六、本官在北门外团本部，午后9点派出接受命令的各队。

同时，又下达与明天有关的命令。

一、本日立退的敌兵还有停在前方的；

二、团队明天还在阵地守备；

三、骑兵排明早到十三里台子方面，搜索敌之退路；

四、步兵一、二营固守今天的位置，尽力以斥候搜索敌情；

五、作为金州守备队的六连的一部分，今夜到西海岸赴援一营左翼；

六、本官明早在北门外。

此役我兵战死8人负伤者有47人，敌之死者四五百人，伤者无数。这一情报刚到旅顺，立刻往金州派出一团二营（这个营在攻击旅顺时，属军司令部直辖没有参战），第二天早晨乃木少将率十五团三营骑兵一个排，山炮一个连开往金州。却说此夜从天黑前，北风甚烈，加上风雪交加，寒风凛烈刺骨，哨兵都不能站立。平常步哨兵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换一次班，现在连30分钟都坚持不住，军医看了温度计达零下15°，前方有无敌情也不明白，其困难实为不可名状。在金州的我军估计明早敌军必定来袭，因为左翼阵地没有大炮而深为遗憾。此夜放好山炮两门，津久居少尉当了炮兵队长，挑选部下，尽管天气这么冷，但仍在教授大炮的操作方法，组成炮队以待天明。

11月22日 晴 今天夜来的北风犹未停止，寒风凛烈刺骨。山地第一师团长以毅军操场为集合地点，在午前7点召集各部队，决定各部署，在此吃午饭。午后师团长骑马到旅顺市街，我留下宫崎幸麻吕一人在宿舍，跟在师团长之后。想当初守备旅顺的敌将，在旅顺口东是统领黄仕林，即东海岸炮台司令官，统四营新旧2000兵。在西为统领张光知，即西岸炮台司令官，统四营2000兵，同时统领姜显柱，统准字军十营新旧5000兵。道台龚统一营

500 新兵，马队 30 骑，还有从金州逃回来的统领徐邦道，率四营 2000 步兵，一营 500 的马队与之会合。再加上统领赵快业率四营 2000 步兵，一营 500 马队，更有新来增援的兵，合计几乎有 1.5 万兵。其他还有从保定府来的两军尉卫汝成和程允和，故敌将以黄、张、姜、徐、赵，为首至少也应有七八名统领。可是攻陷旅顺后，军官的尸体仅有 2 人，且根本不像是统领的尸体。想来是到旅顺陷落的头一天还在，赶到 20 日打了败仗，多数从海上逃跑了，旅顺的敌兵总计 14050 人，再细分一下则如下：

亲庆军 步兵八营，4000 人；骑兵一哨，50 骑。

此兵担当海面防御，属黄仕林，张洪全指挥，各领四营，守备东西两岸各炮台

柱子营 步兵四营，1600 人；骑兵一哨，50 骑。

此兵属姜桂题指挥，守备背后堡垒线的东半部 即旅顺金州主道以东之线。

淮字军 步兵四营，1600 多人；骑兵一哨，50 骑。

此兵属程允和指挥，守备背后堡垒线的西半部 即旅顺金州主道以西的线，以及东方的一部。

成子营 五营 2500 人；骑兵一哨 50 骑。

此兵属卫汝成指挥，守备白玉山东北，狭隘的入口

营务所（道台的兵）步兵一营 500 人；

此兵是道台的兵，守武库船厂。

金州及大连湾败兵

怀子营 步兵六营，1800 人；骑兵一哨，50 骑。

拱卫营 步兵四营，1200 人；骑兵一营 200 人。

铭字军 骑兵六哨，400 人。

此兵为怀字营的一部分

以上的兵从白玉山东北山下“水陆总军械库”到东半部堡垒的西端一带幕营，以此战线对西方守备

备考

从金州败退的副都统连顺所率八旗兵一个人也没有，听说连顺根本

没有在旅顺驻足，直接乘船北航。

其兵营远离市区，散在从椅子山到市区之间。有亲军营，有毅字营，其他各营皆筑有土墙好像城郭一般。又旅顺西南岸的炮台及其炮的门数如下：

老虎尾炮台

第一炮台	21 厘米克虏伯	二门
	清国制 9 厘米野炮	二门

炮台门外有清国制 9 厘米野炮一门

第二炮台	在兵营的土墙上有清国制 9 厘米野炮	三门
第三炮台	15 厘米克虏伯	二门
第四炮台	15 厘米克虏伯	四门
	9 厘米炮	一门
	望远镜	一台

第五炮台	24 厘米克虏伯	四门
------	----------	----

馒头山炮台	24 厘米克虏伯	三门
	12 厘米克虏伯	二门
	电气探照灯	二台

城头山炮台	12 厘米克虏伯	二门
	9 厘米克虏伯	六门

老铁山炮台	9 厘米克虏伯	九门
-------	---------	----

二龙山炮台	最东为第一炮台	
-------	---------	--

第一炮台	速射炮	三门
------	-----	----

第二炮台	速射炮	三门
	9 厘米野炮克虏伯	一门

第三炮台	卡特林	二门
	克虏伯中心轴 12 厘米	二门

第四炮台	卡特林大小	二门
	9 厘米野炮	三门

第五炮台	9 厘米克虏伯	四门
	卡特林	一门

	12 厘米阿姆斯®	二门
第六炮台	9 厘米克虏伯	一门
	卡特林	二门
第七炮台	阿姆斯 12 厘米	二门
	15 厘米克虏伯	一门
	卡特林	一门
	9 厘米克虏伯	一门
松树山炮台	20 厘米攻城炮	二门
	9 厘米野炮	二门
	卡特林	一门
	12 厘米克虏伯	一门
	山炮	一门
	7 厘米山炮	一门
	克虏伯山炮	二门
其他黄金山炮台	24 厘米海岸炮	三门
	野炮	四门
	8 厘米克虏伯	二门
以下为背面防御		
	9 厘米克虏伯	二门
	21 厘米克虏伯	二门
	18 厘米克虏伯	二门
	9 厘米克虏伯	四门

这些再加上安装在椅子山炮台的数十门可超过一百门以上。

又自 11 月 18 日到今日我将校以下战死战伤者的数目如

下：

	第一师团	混成旅团	攻城厂	兵站监部	总 计
死 {	将校 二	0	0	0	二
	下士卒 三十一	十	0	二	四十三
	人夫 0	0	0	一	一
	马匹 六	一	0	0	七

将校	十一	二	0	0	十三
伤下士卒	一百六十一	一百十二	七	一	二百八十一
马匹	十二	三	0	0	十五
下落不明					
下士卒	八	一	0	0	九

死伤将校士卒如下：

死 者

(预备) 第一师团	陆军步兵少尉	藤村平三
(同) 同	同	平野永次

伤 者

(中伤) 第一师团步兵	三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别役良显
(重伤) 第一师团步兵	二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死)	松下纲业
(中伤) 第一师团步兵	二团连长陆军骑兵大尉	浅川敏靖
(轻伤) 第一师团步兵	三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中野能介
(轻伤) 第一师团步兵	二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肥后正奇
(轻伤) 第一师团步兵	三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丰崎信
(轻伤) 第一师团步兵	三团连长陆军步兵大尉	佐土原祐吉
(轻伤) 第一师步兵	三团连所属陆军步兵中尉	松浦 靖
(同) 同 步兵	三团所属陆军步兵中尉	高岛友武
(全伤) 同 步兵	三团所属连长陆军步兵中尉	平冈八郎
(轻伤) 同 步兵	三团所属连长陆军步兵少尉	早川新八郎
(重伤) 混成旅团	陆军步兵少佐	花岗正贞
(轻伤) 同	陆军步兵大尉	沼田尚庸
千叶县	下士	筱崎卯之助
同	卒	伊藤为次郎
同	同	井上兼吉
同	同	近藤直吉
茨城县	上等兵	大森午吉
千叶县	上等兵	筱崎岩十郎
同	卒	吉田松治
茨城县	上等兵	武内忠助

千叶县	同	林 定 治
同	卒	大野 金藏
茨城县	同	染谷初太郎
栃木县	炮兵上等兵	古山和一
福冈县	卒	绪方久太郎
千叶县	同	镗木喜三郎
埼玉县	同	井上周治郎
东京市	同	菊武犹太郎
栃木县	同	村上六太郎
东京市	同	林 幸之助
茨城县	上等兵	河澄喜三太
埼玉县	卒	宫崎巳之助
栃木县	卒	竹泽喜八郎
同	卒	平久江舍五郎
茨城县	卒	皆藤春吉
栃木县	同	星泽巳之吉
埼玉县	同	镰田 角藏
同	同	长滨 弥市
千叶县	同	泽田国太郎
东京市	同	星野源太郎
栃木县	同	冢 喜代次
同	同	旭野常次郎
茨城县	同	铃木友次郎
东京市	同	松永英 作
栃木县	同	高松秀三郎
埼玉县	下士	井上弥 藏
兵库县	同	神吉 常吉
兵库县	(死)上等兵	落合庄作
栃木县	卒	冈本林作
埼玉县	同	铃木富五郎
茨城县	同	中川安之助

东京市	同	山口秋次郎
同	同	吉冈仙之助
千叶县	同	松本彦太郎
埼玉县	上等兵	大木启三郎
东京府	同	滨中国太郎
栃木县	卒	佐藤 兵作
埼玉县	同	筱崎元右卫门
同	同	茂木弥平
千叶县	同	森田 力藏
栃木县	同	高濂德平
同	同	野泽百藏
栃木县	卒	人见三五郎
茨城县	卒	塙 秋次郎
埼玉县	同	栗原重五郎
栃木县	同	户室 友吉
茨城县	下士	森 常 雄
埼玉县	卒	市川 弥 助
东京府	同	武藤洸五郎
埼玉县	同	黑泽喜三郎
	(死)同	菊田 庄吉
埼玉县	同	中岛传三郎
同	同	木村治之助
栃木县	同	和田竹次郎
同	上等兵	小泉传太郎
东京市	卒	染谷 长吉
东京市	同	足利 石童
栃木县	卒	德他喜三郎
同	同	冈 己之藏
大阪府	上等兵	楠 原 保 司
东京市	卒	野尻德三郎
栃木县	同	大 柿 金 八

埼玉县	同	岛冢织藏
东京府	同	君冢丑太郎
栃木县	同	吉田友之助
同	下士	平石 直重
东京府	卒	林 德次郎
埼玉县	同	山城丑太郎
栃木县	同	片柳源一郎
神奈川县	同	武田 此作
三重县	同	小平孙次郎
栃木县	同	大关 嘉吉
大分县	卒	佐藤藤太郎
东京市	同	松岛金太郎
同	同	金子 为吉
同	同	松崎荣次郎
山口县	下士	铃木令助
鹿儿岛县	上等兵	宫内 真治
埼玉县	卒	铃木熊次郎
栃木县	同	北条四方平
同	下士	川又彦平
同	同	熊谷文太郎
东京府	同	饭田 寅吉
栃木县	同	根本 定吉
埼玉县	同	田中金太郎
东京市	同	田中 峰松
埼玉县	同	矢岛仙太郎
埼玉县	(死)卒	高吉 德藏
东京市	上等兵	园田 峰吉

此下士以下的负伤者人员，根据第一师团第二野战病院的名单。又驰驱于枪林弹雨之中可谓九死一生的名将、勇士的姓名。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民心中。其丰功伟绩不可忘怀，今列其姓氏大体

如下：

第一师团长中将山地元治，第一师团参谋长大佐大寺安纯，第一师团参谋少佐内山小二郎，第一师团大尉野口坤之，第一师团管理部长少佐龟冈泰辰。

步兵一旅旅长少将乃木希典，步兵一团长中佐隐岐重节，步兵一团一营长少佐竹中安太郎，步兵一团二营长少佐栗屋幹，步兵一团三营长今村信敬，步兵十五团长大佐河野通好，步兵十五团一营长少佐斋藤德明，步兵十五团二营长少佐幹斋藤太郎，步兵十五团三营长少佐殿井隆兴。

二旅旅长少将西宽二郎，步兵二团长大佐伊濑地好成，步兵二团一营长少佐井口五郎，步兵二团二营长少佐汤地弘，步兵二团三营长少佐渡边胜重，步兵三团长中佐木村有恒，步兵三团一营长少佐丸井政亚，步兵三团二营长少佐谷山隆英，步兵三团三营长少佐大久保直道。

骑兵一营长少佐秋山好古，野战炮兵一团长大佐今津孝则，野战炮兵一团一营长少佐永岭源吉，野战炮兵一团二营长少佐松本鼎，野战炮兵一团三营长平山亲德。

工兵一营长少佐村田义一，弹药营营长少佐高木荣之，辎重一营营长少佐岸用和，兵站司令官少佐太田贞固，野战炮厂长少佐清水仲，炮厂监视队长少佐森田熔三。

混成旅旅长少将长谷川好道，十四团团团长益满邦介，二十四团团团长少佐吉田清一等诸人。

如前所述，驻在此地的清国长官，于战斗前后悉皆遁去，顶到开战前日，还在各兵营极尽其骄奢者有：

提督	黄仕林	提督	张仲明
提督	姜桂题	总兵	李确明
船厂长官兼道台	龚照璠	等。	

在武库中得到了有如军令状的文件，其文如下：

徐
传 卑
统领 怀军赵 和军程 楚军徐 总理营务处龚为传知事，照得
庆军黄张 成军卫 桂军姜

倭寇现已逼近，昼夜环伺，方思乘隙蹈瑕为攻取之计，凡我诸军或战或守，自宜倍加小心。合群力以保万全，倘或守者有时疏懈，战者临阵淆乱，致误大局，厥咎匪轻，合亟申明军令严定画一之规，俾各军将士一体遵行，以免误此，将所定条规，间列于后，卑传各营一体知悉，传到仰各该营官将卑开事理于哨辨勇丁，逐条讲明，预为约束，自传谕之后，倘敢有违犯，无论何军辨勇，定按军法重惩并将该管营官一并治罪，师贞以律令出必行，毋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传。

一、后路长墙炮台。白昼固宜警备。夜间尤宜严防，守台者更当常常瞭望，以伺敌踪，现在各军业已分定地段，将应管台、墙派有营官带队驻守以专责，当此吃紧之时台墙辨勇，尽可朝夕分班，以均劳逸，但不准一刻擅离，一人偷懒，尚有台墙乏人之处一经查出，无论何营，定将该营官哨办，立正军法。

二、各营勇丁，如有缺额，毋得滥收充补，倘此营逃勇投入彼营，便不准私自招留，致滋规避，倘有不遵定将该哨弁责革严办，该营官撤委并究。

三、各军出队之时，该营官务令勇丁各自带刀，遇敌交战，不准轻易开枪，务使枪不虚发，如听有靠把教习口令，亦准开放。

四、交战及追贼之时，见有败寇遗弃财物，不准争前抢取，致乱行阵，反为敌乘，即收队回营，敌踪已远，亦毋得见物纷争，违者按律重处。

五、各弁勇临阵杀敌，定当各予重赏，但只准割取左耳呈验，不准割取首级，割首者不赏，以防耽延时刻有误行军。

六、战胜追敌，如前有深沟岔道，尤当防有埋伏，抄我后路，倘我军接应未到，毋得贪功轻进，贻误于咎。

右仰通传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此为我军逼近旅顺之数日前伦促所规定，而一条也未能实现即败北，亦甚为可怜可笑，又清人多夸大虚伪，看下边的告示即可察知：

记名提督军门统领成字军营兼统亲军马队随带加三级卫

为晓谕事照得朝鲜一国属我东藩列在版图数百载职贡弗替诸方策五大州妇孺皆知蠢彼倭人擅闻兵衅军屯海岸进踞国都我皇赫怒挞伐用张听捷报于牙山芟夷丑类更耀兵于平壤厚集雄师甲张如云用慰云霓之望旌旗耀日重瞻

日月之光我武维扬师直则壮本军门陈师鞠旅远道遄征投鞭断流抒尔邦家国之难氏伐罪兴圣朝仁义之师所有经过地方用先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本军门治军有年素严纪律行止按伍出进有稽擅入民居者杀鱼赦强取食物者法必诛草木虽微必期于民无扰粮偶缺亦将问价而沽既鸡犬之无惊务秋毫之不犯更愿公平交易毋抬价以居奇庶几主客相安自诉虞之胥泯照常耕凿依旧懋迁本军门执法维公原视军民同体出言必践詎涉布告虚文各宜凜遵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年×月×日

上述一件

记名提督军门统领成子等营兼统亲军马队随带加三级卫 为

晓谕事照得本军门奉

北洋大臣李札委统率成军援护朝鲜由山海关陆路统兵前进凡我荷戈之士悉皆三令五申不准前后参差不准闲游街市不准强取食物不准擅入民居本军门治军有年素严纪律军法具在有犯必诛所虑大军过境居民不无惊避合先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沿途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尔等各安甯毋自惊惶倘有勇丁恃众滋事许即扭送行辕定按军法尔等亦宜公平交易毋抬价居奇庶期主客相安本军门实有厚望焉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年×月×日

这两份文件，都是木刻；已经印刷但尚未来得及施行，因而在此公开，以备观察清人之如何舞弄虚文而实际并无实力之一端，此日我金州行政厅发布告示如下：

剴切晓谕事照得昨夕我军全得旅顺所有北山一带清兵不过数千昨日经战全军败北既挫其锋何足为虑我军复由旅顺派兵万来速行剪除再闹郡商民等各宜安堵勿庸惊惶切切特示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时旅顺被攻陷之际在散乱的文件之中，发现写给龚道台的信件，龚字鲁卿，与李鸿章同乡，总理北洋沿海水陆营务所，主管旅顺船坞工程总局，因而公开其书信之内容如下。

一、由丁汝昌寄给龚总办的信件。

第一封由丁汝昌寄来，照会关于北洋舰队所需电灯装饰以及煤炭等事项。

鲁卿仁仲观察大人阁下，昨展鱼书，备悉一切。“靖远”带来军火已饬陈游击点收俟收齐再行印掣回批咨微不误，承示“济远”电灯请领之，玻璃等，未曾储备，自难照给。前查左一雷艇，电灯计万六千枝光一座，拆却不用，现储船械局中，应请饬检借用，即交“来远”带回，以备要需。俟将来洽领玻璃环，再将灯中修妥后仍检原件奉缴也。昨电请发给各船炭精、兹再开单寄览，除“经来”在旅，可就近给领外，其余各船，应领炭精，即希各数饬交“来远”携带分给，倘坞库所储未能如额、应请电致上海赶办，交烟台合顺转交敝军是为至荷，至军火尚余二千多件，请于“来远”出坞，饬其多带，其尚有余件，仍交“经远”带回为幸、吕游击文经、现派暂行代理“镇东”管带，此本短局，后来尚费踌躇，近闻贾礼达如遇有事，即拟告退，旅口指泊急应委人，应请老仲临机酌夺，倘仍需该员回差，不妨函告吾仲兄，应借材异地之需，小兄亦断无久假不归之理，好在彼此一气，尽可相尚，希勿客气是禱，“经远”祈速饬进坞出坞、以便派船再来、事机急迫愈迅愈妙，专此奉托，即请勋安、惟盼回玉。

如小兄丁汝昌顿首 六月四日

近于师往来通电摘抄附字、查收之是荷

信封表面上写有

六月初五日封

内函并单饬呈

船坞总局

龚大人勋启

海军行营丁斌

二、遇春从天津报告天津的情况的信件，第二封是由天津季氏幕僚报告军事机密的，内有叶志超的兵数，以及因刘锦堂病故，吴大征电奏自请赴韩之事，因卫沙贵畏缩不前，不能应从北京政府屡次出兵的催促，故李鸿章增加八营兵力尽力剿办之事，丁汝昌来天津会晤李鸿章、立即向渤海湾出发之事，委任汉纳根为海军营务所总查之事等皆在其中，而袁世凯于此时再赴韩国的计划之事亦于信末可见。

敬密禀者，顷电音叶曙卿军门，现在朝鲜黄海道免山，离平壤二百三十里，离汉城三百三十里，尚有兵四千人，或云二千五百人，未知孰是否等语，刘制军锦堂刻已来电，因病作古。

吴请帅因即自行“电奏”恳飭赴韩前敌报效，俟奉照准，先自航海来津，随拨四五营，便当前来，内廷近间屡次来电，催速剿办倭寇，而前去之卫达三军门等行至平壤皆以我军兵单，畏缩不前，当经中堂据情电奏、奉旨著由前调山西、山东、河南等省驻通州之兵内抽拨赴韩，中堂随即电调河南省速拨八营赴前敌剿办，丁禹亭军门督率兵轮游弋，十七日晚六点钟，来津，晤谒中堂后，即日乘轮往旅威一带，中堂于十八日委德员汉纳根，总查海军营务处兼营防、周玉山廉访，昨奉中堂谕，委前敌营务处，先行卸臬篆，后九月初间赴韩，而当时尚未奉有明文。再袁慰廷观察，定于月杪，往朝鲜平壤地方办理缉抚也。肃此，敬请福安，遇春谨禀。七月十九日

信封表面 内要禀敬祈费神，飭差妥速送呈

总理 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 即补遗龚 辕门告投
旅顺船坞工程总局

自天津节署谨缄 七月十九日

三、龚之侄金鳌从太沽报告近况并劝告女眷避难的信件。

第三封是龚鲁卿之侄，在太沽的龚金鳌处寄来的信件，说是太沽人心慌慌，已将妻子送回家乡。并劝告其叔公将女眷送往上海或天津避难。其仓惶失措之态溢于言表，根据最近的清国中枢要览龚金鳌因军功被登用，现任太沽中右营都司，身居武职之要地尚且如此，其余可推而知之。信中讲到旅顺的地形说，敌若从

水路来袭决无不虞，若从金州的陆路来袭则决不可轻视。今日平心而论在他国有这样人可谓独具慧眼。

六叔大人钧座，敬禀者，窃侄久未侍奉尊前，谨领训惠，心甚歉仄。本年倭人作乱，屡接电音得悉，前敌不甚得平，各海口自应严密防范，沽口章程昼夜两潮，随潮长时，众兵上炮操练，日日如此，昼夜难以安眠，倭船虽未到沽，前月念日已有两船到北塘口外，用电气灯向口内炮台照看，民间甚为惊惶，该船天明随即开走，民心稍定。侄于前月念二日，已将侄媳孙等由轮船送回家乡，免其在沽受惊。家眷不在身旁，自己可以专心办事，亦好管束兵丁，方觉整齐。维思我叔在旅任重事繁，又兼住居险地，操心劳碌不待言矣。仍宜加意筹备防务，水路有炮台可保无虞，若由金州旱道而来，必得多备众兵方可迎敌。此事谅吾叔亦必早有筹虑，无烦侄之渎陈。在侄之愚见，如论旅防险与不险，宜请六婶母代弟妹等或往上海或到天津暂避此险，以免侄等心甚悬念。婶母移离旅顺，叔亦好专心办理防务，俟等有和局定夺之后，婶母再为回旅方觉妥当。不知吾叔以为若何，专此敬请福安，并请婶母大人坤安。

侄金鳌谨禀 九月初六日

弟妹统此问好

却说我一团今晚向作为防御海军的馒头山、老铁山两山的炮台进发，敌人已于昨夜逃遁，无一兵留下防守，于是世界三大险要之一的旅顺炮台悉归我有。我团向馒头山前进时，寒威酷烈难耐，再加上前进途中一浅滩，潮水还没有全退，徒步涉水，水深没膝，冰冷难以形容，这时团长隐岐中佐高呼道：“寒冷一时，名声万代。”士气大为鼓舞，一步一喊，意气昂然，终于到达彼岸，其艰难之状亦可想而知。

此日为了追击败兵在各处都有战斗，听说混成旅步兵十四团六连陆军步兵一等兵藤野国松为此战死。六连属于二营，守备大连湾，该连扼三十里堡与三道沟之间，负有讨灭旅顺败兵和警戒的任务。旅顺一被攻陷，有败兵 2000 向我警戒队的方向逃去，于是连队仅以一百五六十人的（由于分遣而缺员）配备在要处以待

敌军。从今天午前5点左右出现了敌败兵步骑一伙（约五六百名）以后陆续有2000多人向我警戒线正面走来。因而整天都在战斗，击毙敌军约百余人，俘虏若干。自动步枪百余挺，还有其他若干俘获品，此时藤野国松原在第二独立下士哨上，午前两点与其他两名兵士同道作为后兵到连本部，归途遭遇敌兵二三十人，拼死战斗，击毙敌兵若干。此夜为月黑夜，且北风凛烈，耳鼻都要冻掉，既而因敌兵退却还想继续追击，但看身上出了一点血，一看原来下腹受贯通枪伤，因此派担架兵做了紧急处置后送归连队本部，终于在这天午后10点死去。

又骑兵一营一连长白石骑兵大尉从砂河屯往长岭率队赴任之际，在离大连湾柳树屯大约20多公里，亮甲店与苗河屯之间遭遇敌骑兵约百余人。经过小规模战斗，击毙敌士官一人，我兵也有一名战死，敌人终于向北溃退。据说这些敌兵切断了砂河亮甲店各处的电线。

又因为敌军袭击金州城之际，切断了柳树屯与金州之间的电线。为了侦察，从23日早晨派第二军临时代理电信预备员长，松村氏与技师长堀江氏外一名，又从兵站监理部派出6名卫兵一同巡视电线，此一行沿电线前进侦察的路上，从六房身与毛家营之间的山腰上，不料出现了敌兵数十人，我立即击退了他们，俘获一人，因为是没有战斗力的文官终于放弃了他。想还要继续前进，忽然在毛家营方向的山上出现了一大群敌众，侦察的人们早就躲到大道旁，待到敌军大部分已过去后射击残兵，又沿电线冲过去，修好了电线，完成了任务。

同时在金州城，击退了昨日从复州方面来袭的敌兵，其夜在城内的六连，午后12点出城，增加到我前哨线的最左翼，严加警戒。从昨夜到今晨，暴风频起，沙土飞扬，寒气酷烈，我兵迎风难以站立，若乘此暴风受到敌军袭击，将很难防御。万幸到今天天明敌已全部退却。然而在旅顺大道上三十里堡的十四团六连长

步兵大尉贵志典近氏用电报报告说，旅顺败兵约 3000 迂回到三十里堡以北有向东边去的样子。接着有关于败兵退却的情报，然而恐怕昨天的敌兵来袭，还在阵地（这些败兵被我混成旅打散从石城子附近逃跑，过金州大道在中途分为两路。一路向老龙头方向跑去，一路向大道方向跑去，可能在中途巧遇复州兵）午前 10 点 10 分旅顺的败骑约五六十，出现在从金州城西方海岸到北方高地一带，看到我七连、八连据守在城北村头的防御阵地，敌骑狼狈分为两群，向十三里台子逃去。七连、八连向其射击，毙 20 余骑，一营也开枪射击，击毙 20 余骑，有七八骑逃掉。此时在金州湾海岸，有敌兵，前后来来往往，因而守备队长命令一营长斋藤德明氏在苏家屯兵营以及“铭军军械”各增加一个排，接受命令的少尉栗野阳二氏率一连的一个排，合于其守兵，中射尾山和信氏率四连的一个排，将到苏家屯时，在高家窑的西方为败兵所阻而退，屯驻在西门的守备队长关于宿营下达命令道：

一、前面的敌兵，虽已退却，但尚不知停在何处；

二、一营在西门外的村落露营。于此平山（赤山）以及海岸龙王庙放置前哨部队，二营在北门外的村落露营，在三里庄及为家楼放前哨部队，以做警戒；

三、骑兵排在昨夜的位置于村落露营；

四、本官在此北门外的团本部，到午后 9 点派出接受命令的部队。

1 点 30 分败兵约几千从金州湾海滨将向复州方向退却，败兵逼近金州城西门开枪，我军在城墙上还击，而敌弹落在城里行政厅的屋顶，厅员危如累卵。于是，以荒井知事为首到脚夫都提着缴获的枪支，拼死到了城墙上，防战甚为尽力。同时二连在龙王庙一齐猛烈射击，尾山中尉因为没能到苏家屯在西门外海滨对敌，因敌人太多立即退到西门里。栗原中尉与在军械的两个班也没换班，合在一起向敌射击，于是二营长命令七连往城西，八连往西门外海滨以对退却的敌兵。因敌之大部退到海里，行动不够迅速，

马上将杜绝其前进之路。因二营的抵抗，续行在后边的敌兵想将其退路改变为金州城南和尚山的方向，故军械甚为危险。因此一营长接命一连长援救军械，向军械前进。进到西门外海滨的八连（两个排）的左翼，让三排散开与八连共同前进。到金州城西南，八连据村落，一连据其左方小沟，敌兵甚多猛烈逼近，军械亦甚危险。于是一连的三排，津久居少尉开起猛烈的排子枪，向军械方向前进，阻止了敌人。因此敌又向八连方面开枪，津久居少尉再次前进到八连方向，向敌开排子枪。因此，敌人再三改变方向，退进维谷，其大部分徒步涉海向北逃走。然而从一开始就在其正面的众多敌兵，以穷鼠噬猫之势，逼近正面及八连，八连艰苦作战，弹药逐渐减少将要退却，一连长森川大尉为八连的援队，将福岛中尉的排，延伸到八连的左翼，以增加兵力，两个连共同作战。这时在军械的栗野中尉一再受到敌人袭击，因为躲过前方从正面一齐开枪，才得以挡住敌兵，从而炮兵骑兵的两营也得到了恢复。可是敌人还不屈服，向我逼近。败兵不断继续前进，想在战斗线会合，津久居少尉也不断进行猛烈射击。因此敌人终于未能会合，重又进入海中。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会儿，敌人渐有退却的样子，两个连越坚强作战，时日已西坠，因此两个连都退到城里。考虑到恐怕今夜敌人要来袭，一营的三连四连在防御阵地，七连在三里堡作为前哨，其他在北门外。一连二连在西门里露营，敌人于夜间从海中逃走，在21日我军死伤20余名，预备步兵，少尉平野永次氏亦死于此。敌之死伤1000余人，在一连八连的阵地约100余人，在海滨从苏家屯到北平山麓约4公里之间尸体相连，有如铺了一层石头一样，其中1/5是冻死的，至于退到海里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这些准备攻击我军之敌，根据今日（12月10日）在普兰店的支队长一团长的报告，宋庆率部下14个营在22日于普兰店（金州北40公里）逐渐集合了部队，又听说这是李鸿章的最后一招，与在旅顺的兵预定21日夹击金州，由于其密使于20日

为我军所俘，现在李的密令还在手边，然而军部因同一天为旅顺总攻击之日，已到达旅顺附近。因而夹击不成，但步兵三团三连所遭遇的就是开向金州的敌军，因 21 日的夹击之计未能实现，以 6000 以上的兵力，被 1000 余我军所驱逐，近 1 万的败兵虽整队而来，因为晚了一天，不过 1000 多人的步兵十五团的一连二连，竟取胜了这个光荣的战斗，若是在前后同一天遇到夹击我守备队，则或者完全成为齑粉亦未可知，这完全是由于我天皇陛下的御威德，将士兵卒无不感激涕零。这时从军记者等都在旅顺，没留下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战役的记载甚少，正好当时的营长斋藤德明氏记下了当时的情况，作为家信送回家中，由此足可知其梗概。其书信内容如下：

本月 17 日我全军为攻击旅顺口而出发，然而十五团一、二营留下任金州城的守备队，当时甚为遗憾，发了不少牢骚。然而 21 日（此日为旅顺口总攻击日）午后 12 点左右从复州方面，敌之步骑兵约七八千分三路从东、北两方面来攻击金州城（我军除去守备炮台及各兵营，仅剩下 1200 人的步兵）我率我营（仅 600 人）担当从金州城北方高地到海岸约 3000 米的正面防御任务，二营某某守我右翼金州东方，敌人最初从北方前进又向东迂回，逼近某某的右翼高地，某某作战颇为艰苦，以后四五千敌兵，又来攻击我之正面。

所谓一眼看不到边的敌人，就是这种情况吧。我让我军在山背后潜伏，把敌人引到 400 米的地方，一声令下兵士一齐出来，开始激烈地射击，敌人的先头停止了前进，后方的部队开始混乱。其后，立即投入战斗，约 3 个小时，敌兵终于退出有利地形开始退却，我军都站起来乱射，于是敌人之大部分向复州大道方向败退，然而沿海岸分两路来犯的 2000 多敌军，停止在我左翼六七百米的地方不肯退却，终于战斗到入夜 12 点左右，22 日早晨敌军终于退却。

此战我营在正面，敌军尸体 415 人，某某方面 60 余人，敌之负伤者可能比这多三四倍，我营死伤者仅 6 人，某某营为 40 余人。

22 日午后，旅顺的败兵数千人，从西南方来袭金州城，我军一方面要警戒东北方，又不能不阻挡这些敌人，陷入相当困难的处境。然而

这些本来就是败兵，立即攻其侧面，全都赶到海里去，他们因走投无路不得已拼命地反扑，我营比昨天反而死伤多一些。此战从12点到日落尚未停止。敌军此时充满大约12公里的海滨，其数可近1万人。入夜，我以独断决定在海岸放开一条生路给他们，因而在23日早晨海滨残兵仅只有数百人。22日的战斗击毙敌人约近20人，生擒400多，到今天27日还多少有敌兵来袭，枪声不断。旅顺口在21日全归我有，所以今天步兵有4个营，而且陆续还有许多从旅顺来的部队正在集中，现在可以说处在比较安全的地位，我有幸在第二军首先参加战斗，到今天率全营出征有4回，都是大胜利，死伤者仅22名，其中死者4名，军官无一死伤，我也很健康，住在金州城里。看今天的情况恐怕还要在金州逗留几天，望来信讲讲国内情况。最近开始有些冷，露营甚为艰苦，在中国人家里宿营开始很不习惯，现在习惯了觉得非常好，看现在的情况想来没有什么需要帮助，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德明

阿波收

又陆军中尉饭岛龟氏给他在东京的亲哥哥田中氏的家信，亦可从中了解战况的梗概。其文如下：

谨启 得悉母亲大人以及大家都健康不胜欣喜，子弹、寒气、虫害（并非戏言，中国人家里有一种恶虫半夜甚是厉害）都没受其伤害，服役中不敢稍有懈怠，请大家放心。却说步兵十五团的一营二营，没去旅顺口，作为守备队留在金州。我六连也在其中作为金州城守备队坚守各城门，并辅助行政厅的行政。但没能出征旅顺深感遗憾，说是不可思议或是奇怪也好，遇到了下边所说的一件事。

时间是11月21日午前10点左右，敌之骑兵出现在复州大道，紧接着敌之步兵接连不断而来，攻击我守备队，其兵虽号称11个营约6000人，实为金州守备队的近4倍，在此从未直接参加战斗的我军各职员，其中如行政厅大伤脑筋。于是只要是日本人，不管脚夫，挑夫一齐武装起来，决心拼死一战。然而我十五团岿然不动，严阵以待，准备在一击之下粉碎敌人，可小弟所属六连在城里与连队的某少尉执行炮兵的任务。（炮兵全开到旅顺，没有一个炮兵）利用在城墙上缴获的大

炮发射（急忙急促教给步兵执行炮兵的任务）大破敌军，博得大家的喝彩，炮击自 12 点左右到两点停止，恢复步兵的本职，又去攻击敌之左翼（出了城到城外）很容易击退了他们。此日敌弹如雨，我军都决心拼死一战，万幸平安无事，实为意外。敌军之一部到天黑败退，其他一部分于翌日未明败退。

在战斗中得知旅顺已被攻陷，我士气倍增。自 21 日夜到 22 日早晨，刮起了暴风，特别是从敌方向我方刮来，飞砂走石，寒气凛凛。天不怕地不怕的日本兵，也到了不能迎风而立的程度。此时六连在夜间 12 点左右由城内出发，增加到我前哨的最左翼，计算兵所带的食物全都冻结，几乎到了不能吃的程度。若是敌军乘暴风来攻击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担心，到 22 日天明敌军已经退却，连个影子也没留下。

从 22 日未明，旅顺败敌不断从背后袭来。其数实际不知有几千，因而各队转变方向向背面的敌人射击。

敌人进退维谷，数百人在海中彷徨，有的冻死，有的被打死，浮尸如山，俘虏达数百人，尽管目下的败兵有很多藏在各处，哪一个也难免一死。

炮击大奏凯功，遗憾的是由于炮弹炸裂，代替炮兵的步兵死伤数名。

新闻记者全到旅顺去了，没留下一个在当地，又是一个遗憾。

听说在金州的军官死了少尉一名，下士 50 余名，上述战况的概略，向大家报告这些。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于三里庄 龟 顿首

田中大哥收

这之前金州吃紧的警报刚一到旅顺时，大山司令官立即派人召见乃木少将，下达下述命令：

乃木少将率步兵十五团三营、骑兵半个排、山炮兵六连，向金州急行军，援助在该地的守备队。

可是，时已过下午 5 点，且各队从旅顺大激战的前夜谁都没合一下眼，补充弹药，整理背包，诸事皆无准备。因此不得已，其

夜暂时停止出发，以待天明，在土城子集合部队。乃木少将亲自带领，开向金州城。翌日 23 日少将率其部下刚一到达三十里堡附近，旅顺的败兵已无退路，每人都拿白色毛巾，跪在我军队前请降。其数越来越多，捉了军官士卒合计 238 名（军官两名下士 17 名）俘虏。这时从金州有报告说，敌军悉被我守备队击退，争先恐后向复州方面狼狈退去。乃木少将听了后稍有失望之色，可也大为放心。其夜于三十里堡宿营，大家都吃饱睡足。翌日 24 日徐徐向金州开去。中途刚一到难过岭，从北方山麓跑来了一个当地人，立刻捉来审问。他说在这个山后清兵潜伏了四五百人。因此乃木少将指挥步兵二连从山南面追击。果然敌兵四五百人在山谷里集合，看见我兵到来有的抵抗，有的要逃，立即从四面包围，到午后两点左右全部击毙，还生擒了 38 人。一同到了金州，对那 200 多俘虏，在审问了一番之后全都送到大连湾的兵站监部，不久将送到日本的宇品港。同时此日陆军大尉丸田近方氏因为是本军的纵列长，押着很多军械粮饷，过长岭将要到赵家屯时，败残的敌兵约五六百人，从左右的山背面出来，有的挥舞刀枪，有的射击，朝我军袭来。这时，丸田氏所属部下连脚夫加在一起仅不过百名，特别是有武装的只有三四十名。因此丸田动员大家以死相拼，让十几个人保卫辎重，自己亲自带 20 多人，冲入敌群，立即打死十余人，打伤 20 余人，败兵惊慌四散逃去。此战我兵轻伤两名，马匹死了两三头。又听说此日，旅顺的败兵 500 多逃到旅顺大道上的三十里堡，他们看到我军兵站部的脚夫，十分惊慌，立刻开枪，特别是在该地的兵站部，仅有纵列兵 40 名带有武器，再就是没有武器的护卫行李的运输兵 20 名，合计共 60 人。于是指挥官步兵少尉渥美，奋起命令 60 名士兵散开，脚夫 900 多人在其后列队大声叫喊，脚夫虽身无寸铁，勇敢冲锋，有的拿起扁担，有的空手把敌人拉下马，气势甚为强悍。敌兵不仅有败兵的恐惧症，而且饥寒交迫，毫无抵抗能力。有的狼狈弃马而逃，有的扔下武器投

降。此时，打死敌人 40 余名，俘虏 7 名，我军只有右半纵队长小池辘重兵军曹左手负伤。脚夫当场死一名，负伤两名。尔后还有三三五五的败兵逃来，每次都被击退。向旅顺告急，请求援兵，于是到午后 4 点从旅顺来了一个营，此时跟在这些人的后边，来了清兵 2000 多人，整整齐齐排着队，其中有 200 多人假装成俘虏，倒背着双手戴着白帽子站在最前边，准备瞒过我们通过这里。此日从午前 10 点，屡与败兵战斗，过了正午，还没有吃午饭。旅顺援兵到达方有点空闲。营外朝旅顺方向的大道几百米的地方有一眼井。因此，两个脚夫与一个兵为了洗米出营往大道来，偶然与清兵遭遇，清兵看着我兵，面带微笑，企图欺骗我们，其举动可疑，是以兵士在离清兵 10 来米的地方骤然开了一枪，听见枪声，兵部站的卫兵及从旅顺来的援兵，一齐向清兵射击。这时清兵已到了离兵站部仅 10 米的地方。忽然遇到我军射击，狼狈不知所措，进退维谷，有的请降，可是我脚夫等人用以前曾与敌人战斗过的经验鼓起了勇气，呐喊着冲入敌群，奋战数刻，此时我军想开枪，但因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不能射击。此战俘获白马数头，清兵多达 300 人。此日俘虏大半被枪杀，剩下的把辫子吊在柿子树上，其中 4 人咬断了辫发，藏在高粱地里。第二天早上发现都刎颈而死，其余的俘虏也准备自刎。军夫争着每人要了一名俘虏，借来战刀全都杀死了他们，这时军夫的勇敢不亚于军人。以前军司令部曾有严令，故都没有武器，身无寸铁，赤手空拳投入战斗，若有利器，敌兵 2000 人可以一个不剩全部被击毙，但可佩服的是敌人虽是败兵但都挥舞刀剑，做拼死斗争，我以赤手空拳的军夫抵挡而获全胜，诚可谓万幸。

我此日先到集合地点练兵场，由此与隈元宪兵中尉一块进入旅顺市街。途中中尉想要进入一兵营，正值败兵在屋子里。突然开枪抵抗，中尉奋勇闯入杀死了他。屋里有 6 件羊皮外套，送给我作为防寒用。我历览市街战后的惨状。旅顺市街向南有 3 条新

街，在街头挂着“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的牌子，市街房屋约2000户，居民都已逃亡空无一人。墙倒房塌甚荒凉，路上尸骨堆如山，血流成河，两侧的民户外边散乱着破烂、瓦片、纸屑、中国鞋等甚为狼藉，屋内也有伏尸，鲜血淋漓，无处插足。仔细地看看这些尸体，有的被砍掉了头，脑浆迸裂，有的从腰部腹部砍成两半，肠胃全部露出来，其状惨不忍睹，使人觉得有怨鬼啾啾的哭声，实在使人伤心之极。旧道台衙门充做军司令部，师团司令部以叫作“大德堂”的药铺充当。先到司令部，有一会儿，决定我的宿舍在西新街一条小胡同里的一家民户，一同到了宿舍。因为唯有宫崎幸麻吕留在昨夜住宿的武库，到下午1点我们才牵着马到达。宫崎认为我们今天还在武库借宿，扫干净了室内等我们回来。岂料，午前10点左右，五六名军官突然闯进来说是这里决定为炮兵营的宿营地，叫他赶快让出屋子来，因为突然，甚为狼狈，让军夫大泽喜作暂时把行李搬到监督部先存放起来，把房间让给炮兵军官后到了粮饷部，把这个情况向辻元部长做了报告。约会好和大行李一块儿运到旅顺市街。在粮饷部吃了午饭，正午从武库出发赴旅顺市街。此夜中西京次郎也从营城子搬运照相器材到达。

11月23日 晴 午前10点我带着宫崎幸麻吕一起骑马出宿舍，到黄金山炮台，此炮台屹立于旅顺口左岸，在黄金山山巅，高400英尺。其筑起的迂回曲折的石墙，厚一尺，高两米，甚为坚固，处处留着约一尺平方的枪眼，可以射击步枪，虽可以观察背面的敌情，但决不实用。设在墙与墙之间的登山道，其宽为两米多，蜿蜒向左右拐去，可以三匹马并辔驰驱。门共有4道，在山腰的第二道铁门，有持枪的卫兵把守，在此处出示了从司令部领来的炮台出入证。在门内有题为“万古流芳，护商卫民”的石碑，在第三道大门的路旁，筑有坚固的石墙，墙内左侧处处盖有房屋，据说里边贮藏着花生仁，可能是炮台守兵放在营所的。到

山半腰穿过左墙之下有一近道，与牧猪礁炮台可通联络。渐渐上去到一炮台，这是黄金山东副炮台，备有臼炮一门，终于上到了第四道门。此为山巅的正炮台，用石块筑造很是坚固，大体与大连湾炮台相同，然而那是纯新式炮台，这个好像是稍稍旧式的，仅用一个门作为出入口，在其门楣的石头上刻着“北洋锁钥”，边上有一行小字为“光绪壬午二月合肥李鸿章题”。因为此炮台刚一建成，李氏以为坚牢如斯，足以可成为北门的锁钥，以为敌军绝对不能窥探渤海湾。岂料如今一败涂地，如此坚固的炮台也不能成为依靠，被我军所占领，以至于炮台上日章旗飘扬。当然这完全是由于守兵的怯弱决非炮台之罪，是很明白的。在大门左方的小门门扇上贴着用红纸写的“指挥参将略，勅勤助边声”的楹联，进门石室并排，破烂、纸屑、帽子、鞋、其他杂物扔了一地，其状相当狼狈。台内以石室围绕，不知其数为多少，都很宽阔，没有不坚固的。其中火药库最为坚固，都抹了一层泥，大小弹药及火药装在口袋里，堆得满满的，看了一库又到一库，其宽敞程度使人吃惊。转而到安放大炮的地方，有大炮3门，即24厘米1门，12厘米两门，炮身刻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距今13年前所造，弹药是从仓库铺的铁轨运上来的供使用。12厘米两门大炮台的西北角，朝向海面有车轮，可以移动，可以移到背面的两角，始终向我攻击的就是它。从台上环望四方，近则旅顺市街光景尽在脚下，远则松树山椅子山的炮台尽在指顾之间。我在台上的时候听见数发炮声，有的怀疑是不是败兵来袭。但并不是，而是我海军主力与第一游击、第二游击的各舰台召集的扫雷一队在旅顺右岸一边扫雷，触发了水雷而发出的响声，这个扫海水雷队24日炸裂了数十个触发水雷，如此逐渐开辟了船舶出入的航道。徘徊停立很久，出门骑马回宿舍，路上到了山麓的船厂。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的尖端，与威海卫相对，扼渤海之隘口，要害最为坚固，称为东洋无比之形胜，港湾入口仅为200多米，港湾东西长约3海

里，南北约 1500 米，西部宽中部窄，东部又稍宽一些，港口在中部。进入港口左岸高处有黄金山炮台，在同一山脉崂嘴炮台隔几百米相连，控制港口，西岸是威远，馒头山等炮台，防守湾口，各都有 100 多米高，港内分为两区，西称西岙、东称东岙，东岙为石砌的岸壁，长 1300 英尺，宽 900 英尺，深有 26 英尺以上，便于船舶停泊。有船渠两处，一可容大舰，入口处有桥可开闭，一为鱼雷艇以及小汽船的修理厂，其他还有水雷营，鱼雷营等很多的建筑物，机械厂等。西岙水浅只能容水雷艇与小汽船之类的船只进入。其码头的坚固，实在足以使见者吃惊，由此可知是李鸿章耗尽心血所造，有大栈桥，有起重机，各要处都有电灯，铁轨纵横相连，货物的搬运、装卸相当便利。船厂里有三个炮盾，炮盾是装在军舰上掩护大炮的铁制的重要部分，有两个大的，一个稍小些。大的直径为七八米，厚约 1.5 厘米，上部涂成黄色，前后有可露出两门炮的间隙，想来这是用于“定远”一级舰只的损坏了的炮盾，前些日子被击破而送来修理的，现在工程已完工，全面无一疤痕，然而使用它的清舰再也不能回到这里。还有一个炮盾，其中腹被贯通，有一个直径一尺多的大缺口，缺口周围好像是饴糖一般向内卷曲，这个虽不知是何舰所用，受到如此大的炮击，其炮立刻就不能使用。渐往前去又看见一个被射击得像蜂窝一样的通风机扔在路旁，据其伤痕来看是用诺尔顿枪射击的，这个是不是“来远”舰用的，如果果真是“来远”舰的，就应该是“比叟舰”打的。旁边有数门大炮，多为 12 厘米炮，都多少有点损坏，有的炮身歪曲，有的炮口扭曲，各不相同。又有甚者，有被火烧得不存原形的炮车，还有像被一块块切断了有洞眼的铁板，其中伤痕最严重的是约一平米的铁板有大小 17 个洞，这些都是黄海之战时，他们所受的炮伤。由此观之，可知清舰蒙受的损伤之大。在距码头北端不远的地方，有一只铁皮炮舰，长大约 85 步，备有炮两门叫“超海”，又有一只风帆船叫“敏捷”，其他还有一

只挖泥船，还有一只约 3000 吨的商船，船首刻着金龙，全身油漆脱落，好像是要重新油漆一样（港内归我所有的舰船为“海镜”，1400 吨，“敏捷”，为风帆练习船，“守海”为挖泥船，小汽船“遇顺”，以及“超海”等其它小型汽船 5 艘，还有正在建造的汽船 1000 多吨大的一艘），我装好照相机拍下了“超海号”。这一带敌兵死尸在海中沉浮者甚多。听说我步兵二团为攻击黄金山炮台，冲向前边时，要先进旅顺市街，看看各家各户都关门上锁，没有一点儿声音，是以我兵就不另加警戒，慢慢向前进。忽然从墙缝里有人开枪狙击我军，立即闯入其家搜查房间，捉获七八名清兵，于是大加警戒，捣毁了每家每户的里里外外，搜索藏匿者，终于捉到 30 多名清军逃兵，全都砍下了他们的头，曝尸路旁，继续严格搜查。他们终于无法逃脱，三三五五从海岸投入水中企图潜水逃遁。我兵狙击全部击毙，其数不知有多少，这就是海中敌尸很多的原因。又在船厂有各种器械所数栋，机械加工厂、铸造厂、锯厂、发电厂，测候所等分为各科，设局管理，其他还有煤炭贮藏厂，结构甚齐备。听说这个军港因为是清国重要之地，费了大约 6 亿万圆的巨资，实际上有 30 余处的炮台，宏大的造船厂，其他诸官衙兵营无所不备。出造船厂到了我军司令部的宿营地，旧道台衙门的门前，构造甚为宏壮，还有海军公所，公所在门楣上挂一大匾，大书“海军公所”，旁边署有“光绪己丑九月李鸿章”，门扇上描绘着古代英雄的像，影壁墙上画着麒麟的彩色画，门前通道的两旁有东辕门、西辕门两门。通过这里到市街有关帝庙，庙前有“官员从此下马”的石碑，与之相邻有天后宫，在其门上边挂着船形的画有许多人物的金色装饰，其光彩灿然夺目。正好在正午 1 点回到西新街的宿舍，吃过午饭又出去，到了第二旅司令部会见了西少将。少将为我讲了战况。告别此处到中新街的剧场，入口挂着“集仙茶园”的匾额，这个剧场在以前 21 日我二团扫荡市街的敌兵时，人们悉向四面八方逃窜，唯独只有此剧场正在开

演中，在充满杀气之地，音乐嘹亮别有一番春风骀荡，花开鸟舞之风趣，在我兵冲进去的时候，由于宪兵的制止没有开枪，为此免遭兵难，而后又足不出户，终日演出，慰问我军，是以未遭误杀之难，亦不可不谓有福气。听说这些演员是应道台之邀请，从天津一带来的，两班（一班50人两班作为一个剧团演出）演员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们，扮装登台，有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有美髯公关云长，又有莲步袅袅的小姐，千姿百态，音乐在舞台的中央、演员的后边演奏，甚为喧扰，唯华园赠珠一出公子与小姐互相唱和，其声嘹亮与琴声相和悲哀柔媚，使人稍有动情之感。又场内的构造，舞台在正面高处，观客分为包厢与池座，包厢在两侧及舞台对面的二楼，池座有几张长桌，其状略与我国的剧场相似。拍下这天演员的扮装以作为当天的纪念。又听说21日战斗时，很多流弹打来，剧团的职员中有十七八为之而失掉了性命，演员百名的儿童幸免于难，顶到25日我司令部调查清楚为止，免费演出。这一情况刚一弄清，从军的管理部，一天给一草包大米，派出值班士兵加以保护。此为向旅顺市民表示我军爱抚顺民之一策。同时有贺长雄氏以日本红十字会的名义计划举行义演，29日从午后两点开场，募集顾客的义捐金，大山司令官也表示赞成亲自到场并捐献100圆，其他义捐款额合计达400圆，其中100圆给了剧场，余额全部捐给设在原北洋医院的旅顺口兵站医院。离开剧场，访问了二团二营长汤池弘氏，汤池弘以前送给我一匹白马（因为是在金州城内捕获的，故取名“金州”，后来奉献给皇室）因此谢其厚意，归途到师团司令部，会见新山副官，又到粮饷部会见了辻本军吏。辻本氏以酒肉款待，粮饷部的营所在西新街，辻本氏住所为二层楼。在皮子窝、金州一带也有不少深宅大院，但是还没看见楼房，在此地第一次看见，其楼上有妇女的卧室，挂着幔帐，墙壁、柱子都是彩色的，十分华丽。总之，旅顺口虽是战后荒凉，但街道、住房、官衙以及军官的住宅，比其他地方都

要漂亮一些，沿船渠有电灯局，是西洋式的木造三层楼，烟筒为砖砌成，高耸入云，这可能是旅顺第一等的构造。饮用水有自来水和井水，自来水是从离此地4公里多的八里庄用铁管引来的，到处都有水龙头，分布在市街各处，其工程甚为宏大，水质也清冽，适于饮用。水井约29处，偶尔也有可饮用的，但构造不好，因为没有井围，脏水流进去，终于不能饮用。

11月24日 晴 我想一见馒头山炮台，因而将此意报告给副官新山良知氏。新山说到馒头山炮台以海路为便，须等待有便船的机会。今晨东京通集信社特派员辻镓太郎氏来告知新山氏的话说，今于午前9点有船去。馒头山的位置在距旅顺港西岸市街约4公里处，其山上筑有炮台，配备炮的有五处，即中央3门为克式24厘米25口径炮，两翼的两门也是克式12厘米25口径炮。大山下有兵营，称作亲兵左营，门楣上题着“整暇”二字。到此炮台，台下有浅滩，划小船可涉过去，这就是原来22日鸡鸣之交，隐岐中佐率一团，冲向炮台时，寒风凛烈，浅滩潮水尚未退干，兵士皆赤脚涉水，潮水冰冷过膝，这时团长大喝一声道“寒冷一时，名声万代”，兵士均被这一口号所鼓舞，各鼓起勇气到达，由此也可想象出我军的勇敢。这天早晨又有第一师团参谋大尉野口坤之君，奉师团长之命，为了视察我攻击队的战况赴馒头山炮台，正好是正午，想吃自带的盒饭，到我守备队的一个露营地，问有没有开水，兵士都默不作声，又问有没有水，也都不吭声。因而叫来军曹问其原因，军曹解释说，我军自昨天早晨水米没沾牙，而且艰苦作战加上寒风酷烈，所以都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力气说话。大尉听后大为感动，亲自打水烧水，把水壶里的白兰地各分给每人数滴，兵士这才现出满面喜色，突然来了勇气，打水的打水，烧火的烧火，慰劳大尉，又听说旅顺口已被攻陷，都大为高兴，感动得流出眼泪，由此也可察知兵士的劳苦。

又距馒头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雷制造厂，工厂设施完备，

房子分为三区：其一为制图及机器室，另一区为水雷贮藏所，又另有礼堂。平常有 300 职工干活，像把水雷搬上舰船的机关，极精巧。又在此一带的海面上看见有外国军舰停泊，听说这天美国、法国的军舰向我舰队放礼炮，接着船员上陆，视察战后的光景。午后 5 点英舰 8 艘列队开来，在其右翼为圣秋里恩、安达太脱、商神号，不列颠号，四舰并列，在左翼为直布罗陀，利昂达、塞班、阿治四舰。从旅顺口东逐渐靠近时，旗舰圣秋里恩号向我旗舰放 15 发祝贺炮，我旗舰松岛也开炮还礼。此圣秋里恩是明治 25 年举行下水典礼，为铁甲舰，吨数一万零五百吨，时速可达 18 节，俨然是一海上大城市。黄昏回宿舍。又此日自由新闻特派员川上参次郎，中央新闻特派员大冈力，朝日新闻特派员山本忠辅三人即将踏上归国之途，以家扶宫崎幸麻吕代为送行，宫崎带着森金次郎右卫门与隈元宪兵中尉一起，送新闻记者到海军公所门前，作为纪念，让森金拍下了大家站在一起的照片（山本忠辅因为先乘船走了所以不在这一帮里）。完后在造船厂辖区码头内分手，他们上小船转到大船长门丸上，长门丸明天于此港解缆归航。山地师团长顺便把在司令部营舍饲养的最美丽的丹顶鹤装好献纳给皇宫，供陛下御览。白鹤的荣誉比起翱翔天空更为超过万倍。却说宫崎等送走了记者们与隈元中尉在北郊外徘徊，因此看见我清扫队押着当地居民埋葬横死的敌尸，累累不计其数，有的脑浆迸裂，有的露出了五脏，有的半身烧焦，西风吹来一般血腥味，有如听见怨鬼啾啾之声，立刻装好相机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这里我要附带说一下，听说外国新闻记者们说我们在旅顺市街作战时，我军杀害无辜，极为残酷，外国记者把我们看做是野蛮人。这个恐怕不是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况的人们的看法，清兵的军装，和当地居民衣服一样，穿中国式的长靴。在其从军时，虽然也罩上一件上有记号的制服，当其败走时，全部把军装脱掉，扔在道上，一见就像普通人一样，不仅难以区别，而且往往还假装

成商人藏在市街之内，出其不意抵抗我军。隈元宪兵中尉骑马同马夫在去旅顺口途中，通过一兵营前，敌兵7人突然冲过来包围了中尉并向其射击，中尉惊其不意，立刻下马挥起其佩带的日本刀，勇敢与之战斗，立斩3人，4人逃去。中尉平素在家教徒弟练剑，其武艺的精熟可想而知。同时旅顺商家都藏有武器弹药，在我住宿的西新街的民户里也发现许多子弹，这就是我军凡看见男人皆作为士兵而一个不剩的加以杀戮的原因。然而偶然也有妇女儿童遭害，这是误杀，这在巷战是不足为怪的事情。何况李鸿章在攻击旅顺之前下令要死守到最后一个人，清将又命令旅顺居民，凡15岁以上的男子皆须抵抗我军。在此抄出泰晤士战地通讯员载在《东京日日新闻》上题为“旅顺口谈”的一节摘录，以做参考。

泰晤士战地通讯员考文氏随从我军在旅顺口，目击了攻守的始末，回来经广岛到横滨。“日本通信”的记者访问了考文氏，问起世闻风传的旅顺大屠杀的事，考文氏先从清人如何屠杀日本人说起，说是日本军官为了激起其士兵的仇恨，把被清兵屠杀了的日本人的尸体放好，在那前边歃血起誓，这是连影儿都没有的瞎话，军官尽可能快的处理完这些尸体以制止士兵激昂的情绪。同时日本人进旅顺，进行了屠杀，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从我亲自目睹的确凿的事实看，也是正常的战争必须有的行为而已，仅仅是在战时不足为怪的行为而已，但是被杀的不只是清兵，其中也有妇女儿童以及普通市民这也是事实，但他们并非有意屠杀妇幼，也是很清楚的。现在就可看见七八十个妇女丝毫没有被害。又穿着普通人衣服的好像是平民的尸体很多，其中不用说有很多士兵，这是不容置疑的。当时有许多清国士兵脱掉军装，扮作平民，所以旅顺附近的山里扔掉的军装到处都是，从而被杀的尸体中有穿着平民衣服的人在腰里有用了一半的子弹带，也有在便装下边穿着军用靴子的，我不能非难日本人把旅顺居民全部看做敌人云。

通讯社记者又试着提出下边的问题：

问：足下认为日本军的行为始终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吗？

答：我所谴责的不是攻取旅顺口当天的事，而是在所有抵抗活动都结束了之后，还在屠杀清国人的行为。清国人在战场上被杀的实数大约有 1000 多人，可我相信是日本公报所说的 4000 人。我已经说过，清国人的残暴，最冷静的人也不能不被激怒。

问：既然如此，足下当否认有像在美国报纸上所登载的那样惊人的事情吧？

答：我不认为这是超过普通战争时所发生的事，并没有太使人感到吃惊的惨事，这类事情在过去的战争中也不乏其例，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比英国或法国军队所干的更为残暴，若是战地通讯员，想激起读者的悲愤的心情，任何战争都可以用普通的事例写出鼓舞人心，使人悲愤的文章。有的时候读者也愿意而且要求这种过激的文字，可是我却是喜欢明确的客观的报道，我曾目击并非各家各户全都是战场，我当时处在观察当时发生的所有事实的有利地位，而我也断言在城池被攻陷之后清国人丝毫也没有抵抗。

问：可是听说日本军队封锁消息，控制各种报道和消息。

答：不，据我所知，即使对自己不利的场合也决不控制通信的自由。此事必须说清楚。他们待我相当恳切，供给我们食物、酒、马匹、人夫等，尽其所能。但是他们绝不要求记者按他们的意思报道，我倒是希望少给我一点美酒，多给人一些消息。如果日本军官喜欢我多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报道，我可能也不会从大山伯爵的大本营，经过在满洲的野津中将，而在广岛逗留了一个多月。

由此在到前海军公所的路上，关帝庙前的三家失火全烧光了，这三家民户为三团的伙房，不慎失火，房屋是用小石头代替砖，用泥代替水泥，四壁皆为石砌，梁与柱子是木材，屋顶半瓦半秫秸，只剩下四壁，其他全部烧光，然而没有向别的地方延烧之患。本来就缺水，消防无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烧光。离开埋葬清兵遗骸的地方，往前走到一兵营，前门上有“德隆望重”四个字，市街北角的高地，门上挂着匾是出自李鸿章手笔的“北洋医院”。此医院乃清国半官半民而设立，当时的院长是英国人瓦特博士，所以办公室、药店、病房等，划分得很清楚，十分完备，其仓库贮

藏的药品也全是精选的新式好药，只是不干净，与其他住户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清扫一下病房，整理一下，足可收容 200 名患者，所以现在改为兵站医院，挂着红十字的旗子。其院长就是庄田二等军医，正忙专心治疗伤员。于是转到旅顺市街的后边，到西边拍下了旅顺海口的风景，黄昏回宿舍。又此日我军在旅顺口港湾边的船厂辖区的空地上举行祝捷宴会。我日本旗交叉在大门口，宪兵出来殷勤接待宾客，这块空地沿船坞濒临海湾，我军舰十数只在湾口抛锚，残烟尚在天空升腾。黄金山炮台靠近此地屹立，台上国旗飘扬，与波光潋滟的海水相映。午后 1 点，大山军司令官，山地第一师团长，西、长谷川两旅长，参谋长、各将校，贵众两院议员、内外记者等，陆续到来，乐队奏乐、和着音乐大家首先一同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接着高呼陆军万岁，海军万岁，完后三三五五集在一起，有的握手，有的把臂谈笑。而第一师团与混成旅在中途分开，尽管在同一师团有时因部署的方面不同，在进军中互相隔绝不得相见，现在在这个祝贺战捷的宴会上，相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互道一别以来的平安，谈艰苦、话愉快、满场雍雍如春。刚一到 3 点，把中国式的桌子摆在各处，在缴获的碗碟里放满了牛鸡猪鱼，酒是绍兴酒、老酒、汾酒、高粱酒等中国酒，用站着吃喝的招待会款待大家，来宾们在壮谈快语之间互相敬酒，结束时，大家欢呼着把大山军司令官抛起来，接着又把西旅长和长谷川旅长抛起来，并且欢呼，只有乃木旅长为了守备金州而进军，没有参加这个盛宴实为遗憾。余兴有右松有寿氏的萨摩琵琶等，都满面喜色。没有不说高兴愉快的。议员有：柏田、长谷场、肥冢等诸人，在外国记者中有泰晤士的考文氏，斯坦达的威廉，纽约波罗[®]的克鲁曼，露坦的乌吉利，纽约先驱的葛希尔等人。大本营公报曰：

大本营公报第二百二十三号。

在金州及旅顺口的敌军的死伤以及俘虏如下：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在金州旅顺等地抵抗我军攻击的敌军死伤颇多。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旅顺之战，当场死亡千名，俘虏六十三名。

从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在金州的败兵死伤，俘虏等二百八十名。

二十一日在金州之战，当场死亡军官七名，下士三十二名，兵四百六十四名。

敌军除被我埋葬的以外，在远隔的地方倒毙，或者跳入海中被射死者很多。据团长报告不下一千五六百名，俘虏大约三百名，其中四十一名在金州病院治疗中，总之，死伤俘虏总计二千一百四十六名。

后来到 12 日公报如下：

公告第二二八号公示

敌军之死者，旅顺口方面约二千五百人，金州方面及金州与旅顺之间约二千人，总计概算为四千五百人，又目前在我野战医院治疗的敌军之伤员约四十多人。俘虏目前为三百五十五人，正在审查中，其中有二百人可能押送回日本。

九日午后九点在金州

井上参谋长

1月25日 晴 在前 21、22 日两天的大战中败退的攀险坡、涉潮水逃走的残兵 600 人潜伏在老铁山，有乘隙向我报仇的样子，所以大山司令官命令三团长木村中佐率兵若干去追剿。可是到了一看，清兵全部逃走，连一个影子也没留下。

11月26日 晴 由大本营嘉赏旅顺战捷的圣旨，从有栖川大将的电报向大山第二军司令官传宣，于是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氏，传达给各旅团，此日午后举行接旨仪式，圣旨如下：

圣 旨（给第二军）

旅顺乃渤海之关门，敌国所恃为锁钥，今卿等一举攻克，朕深嘉赏其功劳，天气渐寒，前途犹远，卿等宜各自爱奋励。

又有赐给海军的圣旨，同样用电报传宣给伊东联合舰队司令官。

圣 旨（给联合舰队）

由于卿等之忠勇，善于排除百般困难使第二军完成登陆，终于占领大连湾旅顺口，朕深深嘉赏其功劳，时渐向冷寒，卿等宜各自爱，以期前途成功。

同样，皇后陛下也以香川大夫向第二军以及海军致以问候，也分别传达下去。

问 候 （给第二军）

皇后陛下欣闻我第二军占领旅顺的报告深为喜悦，特此向将校及士卒的忠勇，深深表示赞赏，专此问候。

上述意思望传达给第二军

香川皇后宫大夫

问 候 （给联合舰队）

皇后陛下欣闻援护第二军完成于敌国登陆占领大连湾以及旅顺口的情况，深为喜悦，特此向将校及士卒的忠勇，表示深深的赞赏，专此问候。

上述宗旨望传达给舰队。

香川皇后宫大夫

于是军司令官伯爵大山岩君于翌日 27 日，上谢恩奏摺，其文曰：

旅顺为敌国所恃之锁钥，天险人工兼备，臣军万幸，一举得以驱逐敌军于半岛之外，若非仰仗天威，岂能奏功得以如此神速，陛下特赐诏令奋励，以期能副圣谕，全军健康，更不觉天寒，愿圣虑安心，臣等谨奏谢恩。

上奏皇后陛下的谢恩奏摺曰：

皇后陛下至仁德，爱怜臣等军人甚厚，今我第二军占领旅顺上达天闻，赐以优渥的恩诏，深深嘉赏将校及士卒的忠勇，全军上下无不感激铭肝，誓将越发奋励，以期报答圣恩之万一，臣等谨奏。

此日宪兵中尉隈元实道氏，送给我在前些日子 22 日攻击敌之残兵，闯入其兵营，缴获的 5 件羊皮外套，立刻分给大家以为防寒之用，此地寒烈，非皮大衣不足以御寒，又此日桥元文三到八连长津田教修氏的宿营，回来告诉我说，津田雇了一个清国人叫

邬阶，岁数还好，其出生为广东，多少会点英语，所以在和清国人谈话，或买东西时候方便，问人愿不愿意雇用他，想听听我的意见再决定，我想为了便利，雇了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就打发桥元去把邬阶叫来，以后就决定雇他当差。

11月27日 雨 旅顺既归于平稳，现在可以说没有大的可令人担心的地方，第一师团司令部及其附属人员一同于今日正午搭乘运输船三池丸，其他各队取陆路向金州出发。因此，我带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二人搭乘三池丸归航。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三人护送行李从陆路回金州，可是夜来暴雨犹未停止，凡欲就陆路的必须于午前7点30分在师团司令部门前集合，所以新以下三人各骑马带领脚夫12人及清国人邬阶，行李用一头牛，三匹马拉着，并且差使脚夫等人冒雨上路。同时，因为计划午前9点行李装船，宫崎幸麻吕让三名脚夫搬到司令部，让森金次郎右卫门护送，我带宫崎先到司令部等待乘船的命令。住了很久，风雨越发大了起来，所以原定船客上船为午前11点，到了12点才来了上船的命令。于是山地师团长以下都从宿舍出发，我也与隈元宪兵中尉一起到海岸在雷艇公所和邻居的指泊官公所门前，等待渡船。可是三池丸抛锚的地方离海岸还有大约1000多米，来往的渡船仅有三艘，因为上船的人多，货物也多，很难上去。等一会儿我与隈元中尉一块儿上了船。宫崎等因为行李还没装上还在岸上照顾，此时装船的照相器材在海边堆积着，大雨滂沱，也没有遮盖的东西，身上也湿透了，于是冻得麻木不知所措。所以在雷艇公所的大门里有人生火取暖，来来往往，也不容易靠近，仅能轮流着烤干身上的衣服，他们这样出来进去好几回，又到海岸站着等渡船，可是渡船只有三艘，而且从今天早晨跑了好几个来回，摇船的人累得再也没有力气了，所以三艘船都在栈桥下系着，怎么叫也不出来，奈何不了他们。不得已古都军吏让森金到栈桥去叫他们，栈桥在对岸，得远远绕过水湾，很是困难，森

金转到栈桥上大声吆喝，最后拔出了手枪，枪口朝着他们说再不动就要开枪，摇船的人有些害怕，答应了一声。森金得意洋洋回来以后，摇船人还在栈桥下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古都军吏火了，自己摇着小船到桥下，终于把他们轰出来，于是宫崎与森金一起把堆积在岸上的行李扔过渡船，急速乘上，一直划到三池丸旁边。时已黄昏，寒风裂肤，浪高，小船晃动很厉害，虽想从渡船登上大船，因手指冻得抓不住东西，相当危险，入夜才登上大船。宫崎来告诉我平安登上大船时，我正在上等舱的食堂里，辻本军吏也在座，大副犒劳宫崎，命仆人拿来西餐一碟，小菜一碟，劝他喝酒，宫崎大喜，立即忘掉了一天的劳累，谈笑风生，而三池丸的事务长崎田政治，大献殷勤，待乘船的军人尤为优厚，酒是烫热了的最好的日本酒，有西餐，有日本料理（鲸鱼的生鱼片、鸡汤、炖鱼饼、口蘑、笋干）数日来净喝一些中国酒、中国酱汤，实在不适应，现在一旦尝到日本风味的酒菜，谁能不高高兴兴地品尝一番呢？既而宫崎大醉，我也有些醉意，想要就寝，可是这个船的上等舱只能睡下一个人，于是宫崎到普通舱去找睡处，但挤了乘客，没有能容下他的地方，不得已又到上等舱，想在食堂过一夜。这时在食堂，还有大寺参谋长为首的参谋副官及议员长谷场纯孝氏一边喝酒一边谈笑，新闻记者辻镁太郎氏，共伸社社员有松有寿氏也和宫崎一样想来到食堂，也加入这个宴会，互相敬酒以消磨时光。右松氏也拿出了拿手的琵琶奏起来，充溢悲怆感慨之情，隈元中尉高声朗诵诗歌，边唱边舞剑，勇壮活跃，大家都想起而舞之，参谋长说，今宵的愉快无法形容，愿与诸君尽兴通宵，大家都表赞成，谈笑竟到半夜两点，无奈因多日在战地，疲于军务之身，一旦逐渐安下心来吃饱喝足，不觉筋疲力尽，谈笑之声也没有了，走了一个又一个，仅剩下参谋长以外的一两个人，宫崎也不堪劳累，与有松氏一起起身告辞，到普通舱的一个角落里两个滚在一起，睡了一夜。此夜大船没开航，准备天明开船，离

开旅顺口去金州。听说旅顺军港已由第二军司令官移交给联合舰队，在臭水⁴⁰通往三十里堡的以西地区内与古川兵站长协议由海军维持安宁秩序，同时关于炮台及军港的警备则命令与三浦海军大佐协商陆海两军的移交事项，又旅顺的守备则由混成旅团担任。

自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以来，报刊上登载了天气湿度的情况，在此抄出以备参考。

第二军清国上陆以来寒暖表 (摄氏)

月日	所在地	午前七时	午后二时	午后九时
十月二十六日	花园河口	十一	二十	七、五
二十七日	同上	七、五	十五、五	八、五
二十八日	同上	十	十八	九
二十九日	同上	五	十七	八
三十日	同上	三	十七	九
三十一日	同上	十	十六	八
十一月一日	同上	三	十六	六
二日	途中	二		二
三日	途中	二		四
四日	皮子窝	四		四
五日	途中	五		五
六日	途中	七	七	二
七日	金州	七	七	一
八日	同	九	九	九
九日	同	六	六	五
十日	同	五	五	六
十一日	同	五	五	一
十二日	同	0	0	一
十三日	同	0	十四	二
十四日	同	九	十五	四
十五日	同	四	十六	六

十六日	同	六	十	三
十七日	同	0、一	十五	六
十八日	途中	七	0	六
十九日	同	六	0	七
二十日	同	七	十六	八
二十一日	水师营	六	0	三
二十二日	旅顺	0、二	十	一
二十三日	同	0、一		

自花园口登陆以来，大体上都是晴天，只有10月29日午后在花园口有小雷阵雨，11月21日夜間在旅顺有大风暴雨。

11月28日 雪 运输船三池丸装载了第一师团司令部等人，昨晚还在旅顺港湾内停泊，昨天没来得及上船的人，今天早晨全部上船，于午前10点开航。此日下雪，寒风凛冽，无异于昨夜，船正要从旅顺港开航时，有一艘两根大桅杆的清国汽船乘风破浪从远洋遥遥驶来，停在港内的帝国军舰“金刚”立刻认出它来，靠近它侦察。果然，这是敌国的汽船，还不知道旅顺已陷落归于我军，大大方方驶过来了。

于是“金刚”立即俘获了它，引到旅顺港，后来听说这是天津红十字会会员乘坐的，其始末如下：

布告第二二一号公示

十一月二十八日早晨，有一艘清国商船（招商局汽船图南号）挂着清国国旗和白旗，悠悠驶向旅顺口，当时旅顺已归我手，我军舰甚感诧异，派士官登船检查，船上有五六名西洋人，问其来意，答曰：我们是新设在天津的私立红十字会会员，接受医治这次战争中负伤人员的要求，接其回天津治疗而来的。各人都拿出本国领事的证明信，以及对他们请求的李鸿章的指令信，因而向我军登船临检的士官要求允许他们的要求，于是我船队将此证明文件送交第二军司令部，并报告了经过。而大山第二司令官对此做出如下答复：我感谢各位想把交战国一方的伤员运回交战国的慈善博爱之意，然而敌国之伤员即是俘虏，勿须我再多说，故想把这些人运回交战国即使有中立国的媒介，非常遗憾也不能不拒

绝，这是合乎道理的。同时，如今清国的伤员，都在我野战病院接受治疗，故于此尽可放心，并请理解这个道理。各位所乘汽船图南号必须于十一月三十日午后六点以前离开旅顺半岛近海，此事我已向伊东联合舰队长官通报过，希各位周知。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大日本帝国军司令官

西洋人等接此回答，说道既然如此实为不得已，请将这些东西送给伤员，呈上带来的点心四箱，像大山司令官所命令的那样，怅然向天津方向开去。

据说这艘图南号是在11月27日早晨从天津出发，其交出的证明文件如下：

证明信

持此证者为英国陆军大尉卡连吉，与属于斯强·斯塔夫柯尔（队名）的大尉包威，还有约翰卿梅杰（二等军医正）提曼军人共乘汽船图南号，向旅顺进发，特此证明。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于天津

英国领事 亨利·B·普列斯塔

证明信

下列四人为英国臣民，属天津红十字会，现为将清国负伤者领回天津，乘汽船图南号向旅顺口进发，特此证明。

军医 G·P·斯密斯

约翰卿·陆军大尉（一等军医）希斯顿

同上 R·L·索松

医师 I·M·杨格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天津

英国领事 亨利·B·普列斯塔

证明信

丹麦大领事，希柯拉斯·拉伯秋，今证明清国商船图南号应在天津的私立红十字会的要求，在红十字会管理下，向旅顺口载运清国伤员回津。在天津的上述红十字会治疗，而向旅顺口进发。

又作为红十字会的成员，乘上述图南号的丹麦国臣民以色列·达姆，请尽可能给予保护，以完成其天职，请多关照，在天津的丹麦领事专此恳请。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丹麦国大领事 H·拉伯秋

证 明 信

我证明 E·D·提尼君为天津红十字会的书记兼会计在天津的合众国副领事，将要往旅顺口进发的图南号属于该人管理之下，望给予充分便利，以完成航行旅顺之目的以尽其本分，特此恳请。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于天津

合众国领事，摄利达姆·皮利特

李鸿章公文的意译

今有美国副领事颠茄利、医官奥西·恩斯米特、阿特由利威、雅洛特等人组织的红十字慈善会，担负所有伤病兵的治疗，依照西洋各国的公法，在衣服上缝有红十字徽章，任何人不得妨害的原则，乘汽船图南号赴旅顺口调查清兵负伤而来，未痊愈的，火速送往天津医院医治，以保全性命，此照会为上述副领事及医官等人所发起，其本意实属博爱慈善之美事，本大臣也深表同感，故让其速往该地，应在各方面给予方便，专此奉告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

却说三池丸冒着黑烟起航，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乘风破浪，于当天下午两点到达大连湾，然人马粮饷卸到陆地，因日已偏西，又在船上住了一宿，从船窗遥望大和尚山山巅白雪皑皑。这时副官新山良知诗兴大发口吟一首曰：

世道在变迁，和尚也在今日里淡淡化了妆。

却说在金州行政厅，因为我军从旅顺回师，发布了如下的公告：

剴切晓谕事照得我军自旅顺回城，人马辐凑，虽有空房，兵营寥寥

无多，实系不敷驻扎。熟思至再派暂借民房不足济事，须知我军法律极严，到处秋毫不侵，在以保护商民为心，无微不至。汝商民等须与我军亲洽，互相保护，以免骚扰。为此出示晓谕尔商民人等，各宜腾挪房间匀便借住，凡房内妇女凑集一室，房主各守门户，不惊不扰，勿相疑。倘我军不守法规，准其到衙声报，必为究办。汝商民各凛遵毋违特示。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1月29日 晴 寒风特甚，昨夜因寒风凛冽，船客多不能熟睡。天亮都起来到甲板上准备盥洗，龙头漏水，从它旁边一直到各地都结了冰，由此可知寒威之酷烈。到办公室一看温度表已降到零下12°。我吃罢早饭，带着宫崎幸麻吕乘小汽船到了汉特湾栈桥下上陆，到兵站监部，兵站监部即清国的水雷营，构造甚为宏壮。先到军医部，会见了军医监森林太郎氏，互述自大同江一别以来的遭遇，互相道贺身体无恙。住了一会儿，与沟口一等药剂官一同向金州城出发，大和尚山盖满白雪，金州湾也被坚冰所封，仅仅十几天，风景一变，不由得感叹世事变迁竟然如此。而只有十几公里的行程，海风像刀割一般吹来，鼻子几乎要冻掉了，耳朵也聋了，胡须因为喘气都结了一层冰，无人不感到出乎意料。听说昨天28日从柳树屯我兵站部到金州的大道上冻死了军夫14人，当地人冬季都穿皮袄和戴皮帽子，还带兽皮做的耳捂子。而我军军夫因为冬季服装尚未到达，所以只穿着来时的单衣劳作，诚为可怜。听说冻死的人都是在寒风彻骨之时，因筋疲力尽，自然就睡着了，而此时如果熟睡则必然冻死，故当想睡的时候，一定要振作精神。寒时卫生法早在东京大本营时就由野战卫生长官写好，并向远征军颁布。军队不用说，军夫其他从军者如果严格遵守，则可免冻死之灾，在此一并抄出全文如下：

寒时卫生法

野战卫生长官 石黑忠惠述

于剧寒之地驻军以及在战斗时，如何遵守卫生法之主要内容，虽经

常进行教育，可是就其中个人必须留心的事项，摘其要者记述如下。因寒冷伤害身体一部分叫冻伤，全身因冻而死，冻伤在身体静止的时候比身体在运动的时候为多，静止的部分比运动的部分为多。故值班士兵在站岗时必须移动脚步，耳鼻手指足趾易患此症，醉酒后睡时，饥饿时易患此症。对防寒疏忽时，易被冻伤冻死，故必须密切注意防寒，寒时战友应互相关心耳鼻手足。耳鼻的冻伤有时自己本人还觉不出来，在不注意时候就可以完全冻伤，故在严寒地区在寒冷时相遇都必须互相提醒对方注意耳朵和鼻子。酒虽为防寒驱除疲劳的好饮料，但认为酒是战时最好的防寒饮料，则是最大的错误，做完所有工作休息时，或者寒夜入睡时，或者是在街上访问一二好友时，少喝两盅消除寒意虽无大害，可是在寒夜站岗时喝酒，或在临早战时饮酒，再是在雪路行军时饮酒，必须严格禁止。因为这样会在风雪天迷路，被埋在雪中，若是冒严寒长途行军，当过雪山时，喝酒的与不喝酒的比较起来，喝酒的经常遇见不虞之灾。这是因为用了酒可以一时兴奋，体温可能增高，但血液循环逐渐缓慢，反而降低温度，容易冻伤冻死。穿着湿靴子睡觉，最为禁忌，曾有记载拿破仑大帝北征时，数万兵士冻伤，据当时统计，冻掉脚趾的人都是穿着湿靴子睡着了。总之长途行军，寒夜站岗放哨以后进入营房经常因为来不及脱靴子就睡着了。所以此事必须引起注意，因此在营舍内尽量晾干靴子，不使潮湿为要。严寒时在袜子上包上一层纸再穿靴子防寒效果较好。再若是没有袜子，或有袜子时，用一尺四五寸的棉布或毛巾把脚包起来再穿鞋也可以，穿草鞋时，用毛毯的破片把脚包起来，再穿草鞋时则特别舒服。因寒风雨雪而使身体一部受冻时，立即用火烤或用热水烫最为不妥，特别是因此会招致极为严重的冻伤。寒冷时用热茶有防寒的功能，在寒冷时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为宜，此法从古代传下来，可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总之无害。严寒时缩短站岗放哨时间，经常替换为好，手指足趾感到发痒时应当立即找医官诊治，并上药，严寒时一动不动站在一地方容易发生冻伤，以尽量多运动为好。又被寒气所侵，容易瞌睡，此时不可在路上休息，或打盹，应努力使自己清醒，若睡着则极易冻死。对此次出征将士陆军特制了防寒服，颇为周到，但此次发放品内有纸制的背心和衬裤，这种纸制的或革制的背心或衬裤甚是暖和，可是有的人用了会感到一种不舒服，此时可将纸或革上到处扎上米粒大

的小孔，就不会感到不舒服，但需要在穿了以后慢慢体验以后再做，不要过早地乱扎一通。

附 录

在严寒的地方饲养马，从其脊骨即从马脖子到尾巴根处用毛毯、谷草、草席等覆盖上去防寒，而且饲料不要一次喂，一回少给一点，分几次喂为好。在俄国和土耳其战争中有经验的人曾这么说过。

冻伤的简单治疗与冻死急救法

寒冷时手足的前边手背、脚背，如果感到麻木或发痒则为轻度冻伤，在此轻度冻伤时可用清水洗干净后向医官要冻伤膏涂上。又遇到严寒手足呈红色或苍白时，僵硬失去知觉时为较严重冻伤，此时不宜立刻用火烤或用热水烫，用雪或冷水慢慢用手搓，让它自己产生热气。比这个更重的是产生水泡，这就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而必须请医生诊治。屡次患冻伤，或经常反复发烧因而引起红肿，痛痒难耐时，用清水洗净向医生请求药膏涂上。如有在雪中冻死的，须轻轻搬动，在没有人的屋子里或者帐棚里，若离房屋远的时候可移到避风的树下，脱去衣服用雪慢慢摩擦全身，或者是把全身浸入冷水中，一边用布片轻轻摩擦全身，一边用羽毛或草棍刺激鼻孔使之恢复呼吸，以后才能移到微暖和的屋子里，喂以暖茶。如果身体还有部分没办法恢复知觉的地方，则需不断用雪或冷水浸湿布片摩擦并须报告医官，千万不能立刻搬进热的屋，或生火取暖。同时处理病人时动作必须缓慢。

我的皮帽子有好几回让大风吹掉，觉得鼻子耳朵又痛又痒，仅能躲在海岸的岩石后边避一避风，再鼓起勇气前进，好容易在正午过后到达金州南门。在门内右侧兵站当头头的兵站司令官小笠原少佐因为与沟口药剂官相识，药剂官把我介绍给他。小笠原少佐与沟口氏互问平安，共祝别来无恙。小笠原少佐说，过去21、22两天防御从复州来袭的敌军和旅顺的败兵时，恐怕敌军袭击我兵站部，夺取粮食，于是把堆积在外边的东西都搬到墙内，幸亏还准备了几只村田步枪，只要是会放枪的全部武装起来，然而敌军竟然败走，两天都没能靠近我兵站部，诚为万幸。闲谈了一会儿，

这时牛肉煮好了，作为下酒菜，款待以日本醇酒和午饭。酒醉饭饱忘记了途中的寒苦，住了一会儿，谢过厚待告辞，到了兵站门口。这时山地师团长等一列人驱马赶来，我们先到东北门之间的师团司令部，等待分配宿舍，既而听说决定我们宿舍在东角的小胡同，朝南盖的协领衙门中的一间。到往东约100米的协领衙门，先看一下房子，进入门右侧一栋，这是宪兵部的宿舍，正面的一栋有左右两间，左边是新闻记者的宿舍，右边才是我们一行的宿舍，里边还有一栋，这是兵士的宿舍。这原是公署的空屋，屋里糊的纸都熏黑了，我的房间就是原户司所在的地方，从同治年间到本年的户籍大册，堆积如山，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再是炕上没有铺的东西，连坐的地方也没有，铃木特务曹长来检查后，说铺盖由司令部发放，但必须有人去拿，只剩下我和宫崎幸麻吕两个人，正在清扫也没功夫去领，一点办法也没有。然而邻室新闻记者们从部领来了很多的铺盖，把炕铺得整整齐齐，还剩了一床被，让给了我们，但仅能铺一半，这时铃木曹长又来检查，从新闻记者的房间里又要了一床，这才把炕铺好。这原来是办公的地方，与一般住户不同，只有宪兵才有锅灶，别的房间没有锅灶也没有取暖的工具，里面的一间放着许多弓箭，拿来几把点着，又拿来煤坯生着了取暖。到天黑森金还没从大连湾回来，新万之助等一行从陆路来的也还没到达。司令部通知说恤兵部分配日本酒，没有东西盛，一点办法也没有，晚饭也没有碗筷，无法去领供应的东西。因此，我和宫崎幸麻吕一块儿出来到司令部，向沟口药剂官要了一个花瓶，代替酒瓶，到管理部去领分给的份儿，倾瓶而尽，聊以解闷。吃饭到参谋部去，和参谋副官及其他司令部的人员都站着喝热汤，因为空着肚子又加上是寒风刺骨的时候，感觉比珍羞美味还好得多。吃罢饭回宿舍，森金次郎右卫门已经回来又添了煤坯取暖，我非常高兴，向他诉说了这里的艰难。今夜各枕皮包睡了一觉，脚夫等因为没有另外的房间，只好在外屋地，

铺上旧报纸睡下。户司局墙上贴着该所应办事项如下：

户司应办事宜

年总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八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季报	月报
官荒荡地	八月钱粮总	散放钱粮册		报年分	皇上万寿	请建坊	关领建坊	红册	关领俸饷	皇后初十日	买卖空粮	余租 雨水
盗典官田	钱粮册		慈禧皇太后万寿初十日	关俸饷	二十六日	散放钱粮册	农忙停讼示更换鱼票	余租	火药铅子		流寓商人	茧税 过渡
私铸小钱	当店			末初季	半年注销	飞报雨水		陞科	银珠		银钱价值	陞科 注销
过渡年总	半年注销			交随缺租	二麦收分			伍田	牛犊接济季总		买卖房间	伍田 接济
余租	红册年总		送野鸡	接济牛犊季总	钱粮册			随缺各项地亩考成册	初末季		洋药捐	制钱生息 米粮时价
余地动存				接济牛犊年总	店税			种土药	终身半饷		货粮捐土捐	仓存米石

注：此表中有若干略语谨照录供参考——译者。

11月30日 晴 为了运送遗留在柳树屯的照相器材，派去4名军夫。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昨晚在三十里堡住了一宿，午前10点搬着照相的行李平安到达，其陆路困难又是海路的几倍，我深深地慰问他们的劳苦。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军队的困苦，实在是可想而知，宫崎幸麻吕到参谋部去，听了野口坤之参谋的谈话，回来告诉我说，这个盛京省方圆一带的土地，人口稀少，村落稀疏，加之没有树木，河流也少，像井水，四五十

户的村落仅有两三眼，其水质不能说是很不好，可是水量甚少，虽是少数部队，打水用作炊事，几乎也就仅够一天的，以后就干了。所以原来10月24日本师团一在辽东半岛登陆时，就尝尽了饮水与燃料的苦头。但是当初天还没有这么冷，特别面对金州旅顺的敌军，这点困难好像大家也没有注意，然而11月6日攻陷金州，其翌日7日夺取大连湾，不久当月21日攻陷被称作东洋第一要塞的旅顺，这期间算来几乎40多天，又其总人员（第一师团，混成旅团，以及军夫等合计）算来约3万多人，现在回顾一下其跋涉的穷村僻壤，牛、猪、鸡之类早已没有了，蔬菜也没有留下一根一颗。如今天寒地冻，唯一赖以生存的河水也被坚冰封住，也不适于炊事用，连马匹喝的水也不够，何况像水缸大的井水。现在炊事用水已告不足，像军马连一滴水也没饮，这种情况已好几天了。再说即使有水，可连一块薪炭也没有，所以营舍的兵士不得已就用家具门板取暖，到第二天寒风吹来挡风的东西也没有了，此时后悔已无济于事。呜呼，我3万余的军队，御寒用的衣服尚未齐备，做饭没有薪炭，口渴无有饮料，距所谓饥寒冻馁之境已不甚远。听说降雪之夜又刮寒风，衣薄食粗，不堪其凛冽，而终于冻死者颇多（其中大部分为军夫），远征之艰苦人们早有思想准备，可是竟如此酷烈，远在故国的我同胞各位恐怕是预料不到的，那管是体察一下我军的艰苦，想一想我兵的困难，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一些慰恤的方法，将会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军事的。而我军虽尝尽了艰苦辛酸，忠勇不拔的精神丝毫不减，天越冷将士的精神越旺盛，有不吞掉整个清国誓不罢休之气概。

目下我军驻扎的营区东到东屯，南到和尚岛，东南到徐家山，北到三十里堡。

中间我回国时，曾向一二同族诸人讲过军队的艰苦辛酸，并期望能定下军用品的运送供应方法。后来在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发行的读卖新闻第6305号上有所记述，系此事有误传，因而附记一下，以正错误。

12月1日 晴 向金州城袭来的复州的敌兵，被我守备队一举击败，慌张逃走，好像逃回本城，尔后杳无音信。如今主力从旅顺凯旋，四面的守备甚为严格，虽可说不足为虞，可也不敢立刻放松警戒。于是一团长中佐隐岐重节氏在部下队兵之外，再加上骑兵一个排，野炮兵一个连，山炮兵一个连以及卫生队半部，于本日午前8点，由金州城出发，开向复州城方面。此行随机应变，完全由队长看情况决定，如果复州方面的形势有机可乘，老练的隐岐氏必定一举攻陷，进而攻陷奉天，扫清袭击北京的道路，亦未可知。于是新闻记者请求随行的人很多，可是只允许两个人，不得已抽签决定，结果警钟新闻的特派员光永规一，东京通信社的特派员辻镁太郎二人中签，我也听说这件事，想派人去拍摄当时的情况。昨夜派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担任这个任务，因而新万之助先得到管理部长龟冈泰辰氏的允许，又到团本部得到了团长隐岐氏的许可。这天早晨，新、中西两人骑马上路，带着5名军夫背着照相机，大约午前7点到金州城北门外广场。却说金州行政厅在第二军司令部到达后即11月12日创设，集合办公人员，准备文具，好不容易到了开厅的时候，本军又于17、18日两天踏上攻击旅顺之途，金州的守备队警备四周，在20日受到复州兵的袭击，在21日又受到旅顺败兵的攻击，是以两三天内昼夜炮声不断，像荒川知事本人也亲自提刀佩剑警戒，遇到了很大的骚扰，几乎没有时间实施行政事务。然而知事以下勤勤恳恳从事，如今已大有可观，划分其金州市街的区域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设区长（清人）管理其区内的人民。但清国官吏的通弊为贪受贿赂，索要礼物古今一辙，在所难免。故对这些区长先生的部员只不过委任监督管理之任，一点也不给他们决定事情、处理问题的权力，即司法、行政、警察的处理权限，悉属于知事，以杜绝贿赂礼物的弊端，诚可谓用心周到。又如市街户数，虽说是户数3500，人口1.8万，只是一个概数，所以行政厅目下正在督促属员，编制家屋番号，将来每户每家都贴上番号，不仅能查清确实的户数，而且

也可以查清人口数。同时行政的方针，由于清国官员全部逃遁，无法知道旧政的详细情况，即使现在了解当时的行政方针，可采用的也必定极少，所以我行政厅必须全部制定新规新则，当然内容不必详尽周密。目前首先是使民众各安其职业，使良民从盗贼横行不得安生的困难下解脱出来。在统治上逐渐需要制定一些法律法规，这一点主要是在新占领地区，作为日本帝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免遭欧洲各国的非难为目的。至于实行正常情况下的政治措施则尚须局面有所变才可以。又金州城被攻陷后，第二军司令部可怜难民彷徨于大街之上，与行政厅商议了一处施粥场，来喝的人每天多达千余人。尔后以至今日虽仍在施舍，但最近来乞粥的人突然减少。这是因为或者是战争结束，都得到了就职的机会，或者是与我军人军属相处和睦，乞讨他们吃剩下的饭菜。同时敌军之负伤者也救起送往野战医院，不分敌我给予治疗，若不幸死去，由行政厅处理，适当埋葬，已经在最近死亡两人，遗体在西门外墓地举行郑重的追悼会，并建有“清国何军何兵何月何日死”的墓标，以资永吊其灵魂。我行政厅如此尽量施以恩惠，注意安定人心。可是那些盲昧无知的清国人等，却忘恩趋利，逐渐产生蔑视我军人之风，为一点小事就大声吵吵，并声言要告状，以此吓唬我朴直的兵士。又乱涨物价，今举其一二例。白砂糖 10 两 40 用厚纸包着一个 10 钱，红糖 10 两 5 钱，芝麻果子一根一钱（在我国 4 根可值 1 钱），糖块，一块一钱（在我国 5 块才值一钱），猪肉一斤 20 钱，鸡一只 70 钱（在我国也就是三四十钱），香烟一包 5 钱，高粱酒一斤合 5 钱。尤有甚者葱一把 60 钱（一根相当于 2 钱），蜡烛一包 16 钱、甘薯五个 20 钱、鸡蛋一个 7 钱，其他所有货物其价全不妥，没有一个接近正价的，更为可恨的是像对辅助货币即五钱的铜币竟敢轻视不肯要。于是我行政厅关于货币兑换在彼我称量上采取折衷的方法后，即规定彼之一两银子为一圆 20 钱，我一圆换银子 7 钱，以利买卖之便，而且要用日圆换银子或官钱或墨西哥银元，可随时到我金柜部交换，发出告示如下：

大日本帝国一等领事官金州行政厅知事荒川示

懋迁所以裕民生而货币所以便懋迁也兹以大日本帝国通宝价位，比照清国铜钱，开列于后，以示行情，但是冀以大日本国银币、或铜币，换银两若铜钱者随时来禀请行政厅照市交给不错。

大日本通宝价位

一圆银币	换清国铜钱（与我一文钱相同） 一千一百四十个
五十钱银币	以二个换一圆（以下换钱照前）
二十钱银币	以五个换一圆
十钱银币	以十个换一圆
五钱银币	以二十个换一圆
五钱白铜币	以二十个换一圆
二钱铜币	以五十个换一圆
一钱铜币	以一百个换一圆

同时各种物价暴涨，也是因为我 3 万大军同时驻扎于此，金州市街几乎百货奇缺，供需关系得不到平衡，因此物价产生急剧的高低变化，也是势所难免，为此难免伤害彼此的感情，在店前路口到处发生口角以致斗殴。于是行政厅对若干商店派去宪兵，以维持公平买卖，这一来那些狡猾的清国人更有恃无恐，往往轻蔑我军人，以至于出现上述的不正当的物价上涨情况，于是行政厅又发布了如下的告示：

为书示严切晓谕事照得我军自抵金以来，处处以爱护人民为心毫无侵扰，斯以励谕商民设局供给我军需用各物；价值只应从公决，不宜渔利薰心高抬时价。兹查得所卖货物价值太昂，当此货物短少之顷自不能不价稍高，然我军为此保护尔当虽无天良，为此书亦教切晓谕尔商民人等，认期冬发天良从公论值敢量定价，毋使我军退有后言属允当自示之后如尚前误抬高价定且我国法律严办决不姑宥尔商民人等其为凛遵，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特示。

明治廿七年十二月一日

还有乘动乱之机，抢劫偷盗的清国人甚多，派我宪兵到场之后，也分不清在场的是主人往外搬东西，还是小偷在偷东西。所

以我行政厅在近日选了两三个中国人当做监察，一旦发觉是坏人，即可缉捕，如果不这样，眼看着坏人偷东西不管，逃难出去的真正主人回来，难保我廉正清白的兵士不蒙受意外的嫌疑，这是最伤脑筋的事情。以上是我行政厅员所讲的，这确实是当时金州的形势。

12月2日 晴 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协领衙门的公署，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炊事用具，房间也窄小，很不干净，听说渤海湾已结冰，不便进军，所以决定到天气暖和的时候，我军就在此城内驻营。可是像在这样的房子里过冬，甚为困难。新闻记者们早就感到了这一点，请求司令部搬到西南角的民舍里，于是我也让宫崎幸麻吕去找龟冈管理部长及铃木曹长商议，然而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桥元文三正好遇见隈元宪兵队长也在找房子，中尉找到一家是在协领衙门所在的胡同南边的一个小胡同，两扇大门上分别写着戡穀两个大字（门上写着戡穀二字的人家非寻常百姓人家，而是知识分子的家庭）房间很宽大，有三栋，作为我们的宿舍可谓十分合适，隈元中尉想把这座房子给我当宿舍，可是龟冈管理部长巡视各处的空房决定这里作为宪兵本部的宿营地，于是我们很失望，在找到合适的房子以前只好在协领衙门居住。可龟冈又来告诉我们，在宪兵本部前边有一民户当作我们的宿舍，这家民户的后门正对着宪兵本部的宿舍，正面面对东大街，范围很广，共有房屋八栋，其中一栋已烧毁只剩下砖墙，正面一趟长屋为仓库，贮藏着大豆、小麦等数石，就其情况可以想象出这是一最有钱的商家，同时在正面长屋的后边有一间仓库，充做宪兵的马棚，我们在后边朝南的一趟房子做为宿舍。旁边朝西的一栋充做属于我们的脚夫的宿舍。同时家里有许多木材、煤坯，充做冬季的燃料也足够。于是立即搬到这家民房。

大山大将以下军司令部的将校下士卒，昨天正午乘近江丸从旅顺港出发，同夜在船中住了一宿，本日午后宿营于金州城的副都统衙门，立刻把处理旅顺的概况向大本营报告，其文如下：

大本营通告第二百十九号

十二月四日午后七点四十五分渔隐洞发

旅顺口的善后大体就绪，所以军司令部从十二月一日从旅顺出发，同日到达柳树屯，二日将赴金州，现将善后的概况报告如下：

一 在旅顺的海正面配备大口径架炮五十七门，准备用这些大炮充做旅顺守备之用，旅顺的陆地正面配备有小口径架炮六十三门，其他步枪及子弹等，可为我使用的其数甚多。

二 上述架炮及弹药等，命令军炮兵部长以及攻城厂长，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快整理但其保存修理若非专人则不可能充分完成，故请准备派送这方面的必要的人员及器材，详细情况近日将派税所炮兵少佐到大本营去提出申请。

三 于金州及旅顺设军政厅，在此各设高等武官一名，在军司令官的命令下执行行政事务。

四 将占领地区从奥水到三十里堡一线划分为东西两个警备管区。

五 在皮子窝以及普兰店设军（或郡）厅，令兵站司令官兼任之。

旅顺军港交代给联合舰队。

六 在旅顺从奥水到三十里堡以西的地区内与古川兵官协商，由他维持其区内的安宁秩序，同时关于炮台以及军港的警备，陆海两军的交涉一事，命令与三浦海军大佐协商。

七 旅顺与金州，金州与柳树屯以及金州皮子窝间的电线已经全通，但金州皮子窝间个别有破损，现正在加紧修理中，送来的电信材料已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柳树屯。

八金州以西和皮子窝附近，人民安居甚为平静。

十二月二日

大山司令官

送大本营

据说有栖川威仁亲王殿下，在巡视旅顺后的归途，也乘坐这艘船。作为金州旅顺地方的先锋队，颇有战功的稻垣骑兵副官（从金州城南苏家屯）寄给东京秋山骑兵补充连长的书信概要，载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记叙阵中的情况以及中国兵的武器战术的概要等甚为详细，因之抄录如下以备参考。

（前略）常常从恤兵部领酒和香烟，可是毕竟是人多东西少，一个人一合酒、十支烟，大体上是10天乃至15天一回的比例，营中酒保卖

的当地民间酿造的高粱酒虽然也不错，可是也都喝光了，高粱酒有点香味，好像我国的烧酒，至于黄酒为泥色的浊酒，比我们的浊酒还要低劣。

登陆当时，实在是寒冷难耐，逐渐也就习惯了，在攻陷旅顺那天恰好下大雨，大家说这是城池陷落之泪，这么冷的天加上下雨，对战斗造成极大困难，想办的事情也难办到。从旅顺回当地时，遭遇暴风雨雪，人马都没有一点热乎气，在此时才领教了盛京省的寒冷程度。如果这种暴风雪在战斗时发狂，其困难不知将如何。

上陆以来，马匹一点遮挡没有不用说，人虽常在屋檐下栖息，当地全是坡地，没有果树，生长着点点杨柳的地方，其中有人烟的叫村，村又分为屯、店、家、沟，各自有大有小，到处尽是冰封的土地。当地无草木，故盖房子都用石头、砖之类，一般为三间或二间，一间可居四人，室内有炕从下边烧火取暖，只要一烧彻夜温暖如春，在寒国此办法诚为巧妙，可是因为缺少被褥，当地人经常在炕上起居。中国人的家其不干净的程度，简直是无法形容。尽管是臭气冲鼻但习惯了以后也是一个无上的安乐窝。对燃料和粮食，开始大伤脑筋，可是目下正是所谓天高马肥之时节，到处都有高粱、大豆、谷子之类的谷物，仅不过几户人家的小村其贮藏的粮食也达数百石，以高粱秸为主，各种裸秸堆积在各处，因此不必担心寒冷之苦。但由于上述情况，火灾之多使人吃惊，这是因为通过村落的时候生火取暖，不等火灭之后又急忙出发，所以燃烧到各处，终于到了使全村烧光的不幸。由于这些火灾的原因，给进军带来很大困难，而且我队经常在军队的先头行进，需要选择物资充实的地方宿营，可是从旅顺回当地的时候，感到了物资的缺乏和前进的时候不可比拟。清国为肉食之国，故到处都有牛、羊、猪、鸡、犬、驴等动物，可是青菜之类极为稀少，但也有在国内没有见过的种类。情况既然如此，所以我军万幸没有感到更大的艰难困苦，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服役的人夫，由于他们的雇主考虑不周，至今还有穿单衣的人，这么冷的天，怎么能忍受呢？所以生病的人中以纵队的人夫为最多。特别是道路比本国恶劣许多，所以仅装载两三包大米的车辆，几乎要用人夫三人拼命去拉，一天才能走20多公里，实在是没有比出征军中的人夫再可怜的，因为寒冷而冻死的人在纵队中时有所闻，今后随着作战的深入，随着兵站线的延长，关于这点需要大加考虑。

对于人生的不幸，以前有时在小说中读到，有时亲眼所见，也有的

出于自己的想象，但其不幸没有比亡国之民更为甚者。征用变成掠夺，公平买卖变为强买强卖，人民丢弃家财逃到远处各地，或在山谷过一夜，或在海岸岩洞中过一天，住无家、食无粮，满心充满了恐怖，其哀情实为堪怜。不像清兵那样残酷，我军纪律严明，因而凡是遇到我军都跪在地上叩头求饶，实在是目不忍睹，人生的自由在这里完全没有，生命财产皆为胜者（清军）所左右，我所看见的可怜的人们中间再没有比旅顺的情况更为甚者，金州被攻陷以后实际上半岛已成袋中之鼠。

（中略）旅顺城破后，几千清兵在向金州方向逃跑的途中被我军所杀，所以旅顺以北，金州之间尸骨遍地堆满大道，只要是在土城子看见我军死者所受的耻辱，没有一个人不想把清兵杀得一个不剩。可是人心并不都像清兵那么残忍，我们攻陷旅顺时活捉的敌兵一个也没杀，有的放了，有的拘留，如今只有几个俘虏留在我队已成为自由之身值班当差，他们都感我之恩，甘心情愿在此当差。

第一师团实际上对敌军是宽容的，抵抗者全部杀死，投降者悉皆默放之，说是囊中之鼠杀了一半，放了一半，旅顺被攻陷后在第一师团没有一名俘虏，清兵的残忍早有耳闻。我在攻击旅顺之前，担任侦察左侧临时部队的行进道路，到了一处叫分山沟的地方时，清兵屡次到此地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残暴凶狠之极，实为语言无法形容。特别使人切齿的是在土城子清兵之所为，该地为我搜索队与右侧临时队的前卫三团一营最艰苦的一战，我军死者的尸首都未能运回后方，尽为敌军虏去，他们对尸体进行了难以形容的侮辱，割去死者的首级剥去脸皮，或者把阴部割去，剖开胸部放入大石头。看见这种情况有谁能不被这种野蛮愚昧残忍所惊倒，又有谁能不被同胞之情所痛愤而扼腕。由此引起了士卒的愤慨、志气为之大振，攻陷旅顺如此顺利，实在也是由此而来。最近回到当地，在金州往来，观察一下当时的情况，已经习惯了荒川知事的布政的人民大可安心，商工各安其业，物价的昂贵只有使人吃惊而已。鸡蛋一个价十钱，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国的物价，今后物资进货无路，这些贩卖的物品都是原来在仓库存的东西，早晚卖完了也就完了，清人的蛮横，到了这种安定下来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从金州沿旅顺大道，清兵的尸体数不胜数，清除也不彻底，仍然尸横累累。这些死者的衣服像皮袄都被清人剥走，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拿回金州卖给我军士兵，便宜的一件三元，由此可见他们的狡猾。在寒冷的地方，就应该有防寒的

用具，清人的衣服，特别是皮货，最适于防寒，无论军官兵士几乎都有这种皮袄。（以下略）中国兵的武器以及战术概要叙述如下：

步兵经常好像是 200 乃至 500 一群，这一群里必有大旗两面，并有 6 厘米炮两门，携带的兵器全是毛瑟枪格拉枪等优良步枪，必定在散开之后才射击为常规。旗帜挂在长 10 米的大竿上，有 10 平米大，中间写着他们需要的文字，进退常用此旗指挥，所以向洼地行进时，没等看见队伍，根据先出现的旗帜就可知道他们的兵力的概要。战斗时一列横队，虽然没有整然的秩序，可是又好像有一定的章法。队中有喇叭长达两米，其声音好像是我国粘糕铺卖粘糕的吹的小号，进退时必吹。他们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没有一齐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有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但是称作总预备队的，是经常担任总指挥官的护卫，在散兵线的后方若干米的位置上。退却的时候，这个预备队先退，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也许是不善于射击，也许是不善于测量距离，也许是实践与演习在射击上有很大的差异，其子弹多从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这是为了经常保持队形的整齐。但是他们对乱用弹药并不介意。也不管在这距离远近能否命中，一看见敌人在 2000 米远的地方也开火，对少数斥候也费了不少弹药，特别是向斥候开 12 厘米的大炮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他们的劣势，他们从不主动出击敌人，主要是防御战。但是也有偶然击退了敌人，占领其位置，但是不久就撤得无影无踪，他们除非自信比敌人强很多，则决不交战，最可笑的是在战斗中有了伤员时，附近的二三十人都赶来保护着退走。如是在队中就会产生许多空虚。同时敌人非常害怕炮弹，所以为了攻击旅顺，第二军开向旅顺时，从复州方面到金州来的敌军 2000 有余，我十五团的一个营的一半在抵挡时，作战十分艰苦。在金州城上由十五团的两三个军官以及下士开炮，他们吓得立即逃窜，他们害怕大炮也由此可见。俘虏也说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大炮，他们颇注意防御，但不注意局部地区的利用。他们得意的地雷，对我军未曾有一点伤害，在战争中的伤员，死者都抬到后方，决不留在战场。骑兵从事搜索和战斗，为了搜索以二三十骑作为斥候，可是都不出去很远，所以经常与步兵联合作战，有时也独立行动，可离步兵也不过仅 1000 多米，因此如果认为只是少数的骑兵而深入追击，其后方肯定有二三白的步兵，这是常规，这

一点是我军斥候特别须要注意的地方。他们携带的武器为单发枪，偶尔也有连发枪，同时身背大砍刀，佩刺刀，决不佩带一般战刀，所以战法为马上射击，不会袭击。还有其马匹矮小步履也缓慢，不适合于冲锋，但长于在山野行走，比我国要胜过好几倍，其骨骼最为坚强差不多与北海道土产的相仿佛。多为白马，所以目标显著，对步兵的射击最为便利。他们的射击技术不像很拙劣，因为主要是马上的射击为主，一旦接近则防御无术，因为他们的刺刀如前所述并不锐利，不适用近兵，因而实际很少使用，所以，在接战时，我骑兵可以斩杀比我多之四倍的敌人。马具颇为不完全，恰如我国简单的旧式装备一样，军马的蹄铁与日本的相似很是坚固，其形有如许多圆珠连在一起，这是将来需要研究的材料。顶到今天从经常接战的情况看，他们的步兵，骑兵的实际用法好像无大差别。

炮兵拥有极其锐利的兵器，炮必在步兵间列阵，克虏伯式山野炮为他们野战军的常用武器，所以如果他们能善于使用则为最可怕的东西，然而他们的技术，并不高超，所以炮弹无一命中。他们的榴散弹多不炸裂，所有的炮弹全部毫无节制的放完。在炮列的位置上必定树起大旗，正好成为我军的目标。

炮台的构造，炮体的形状，防御的配备实为完全，几乎没有一点纰漏，我曾经参观过国内“观音崎”的炮台，觉得旅顺的炮台大为胜过我们，至于其后面防御，远远胜过我观音崎，渤海的关口在此可谓初具规模。

总之，清兵所有的武器都很好，但是一个兵种所使用的枪支，都不一样，每一营也都不一样。完全不使用白刃战，清人个人的个头都将近6尺，清兵看我为侏儒也并非谎言。然而在勇气这一点上，则远在我军之下，每当白刃战时，他们都把子弹上了膛的枪支扔下一溜烟儿地逃跑了，以人多势众来作战的习性是最能证明其勇气之不足，他们使用的武器，也与战术不相适应，他们因为勇气不足结果决不用白刃战以决雌雄，单单指望火力优势作为唯一的决战手段。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前进时全线一条线，后退时毫无秩序。所以用收容队掩护退却部队的事从来没有。他们没有背包，没有像我军用的背负式弹盒，而是在布袋上缝了许多子弹巢，好像我国村田氏猎枪用的子弹袋一样，此法对不用卧射的清兵来讲研究的最为周到，装填的动作也非常迅速。军

装都穿着和居民一样的衣服，穿着中国式的长靴，从军时只在外边套上一件有标记的制服。所以逃跑时都把军装脱去，就像常人一样，难于区别。他们认为一旦被俘必死无疑，所以能逃则逃。所以宁肯冻死在山谷也不肯投降。被我队俘虏五名清兵如前述目下已在当差，当初只害怕会被斩首。在路上看见的除了死尸就是我军，所以给他们松了绑，晚间也给他们一间房子居住，因为害怕，他们也不敢逃跑，渐渐感我军的恩典，当时干活极为努力，我看他们完全是一副奴隶相，他们那个驯服劲儿实在可怜，若是日本男儿决不会有如此丑态，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一口气，总要干一件事。呜呼，看到这些驯服的忙忙碌碌地干活的俘虏时，我想爱新觉罗氏的前途也离此不远了。

今日午后，从大本营参谋长，接到勅语的通报，大家都武装列队拜听，只有感泣而已。一死报国，以身许君，尽管早已有此决心，今天又拜听了优渥的勅语，驻清兵士胸中充满了忠勇的热血。

以上草草写成公私混合的书信，许多文理不通之处，敬请不弃，望求一读。

十二月一日 于金州城南苏家屯

稻垣三郎

秋山房次郎 收

顺便把大本营公布的日清两国兵士的体格比较附记在此。彼此的优劣，可一目了然，以做参考。

日清两国兵士的体格比较，大本营公告号外。世人动辄就说清兵其体格力量都大大优于我军，我不相信。为何？世人之言，徒然出于臆断，并非由于统计。前些日子，命令俘虏所在地的各师团军医部长，就俘虏在军阵中进行科学的调查。不久，从各地送来体格检查成绩表，其中为三师团军医部长谷口谦送来的报告最为精确。以此，与我兵的体格检查成绩对照，他们仅仅才 70 名，还难作出精确的结论，但可看出从各方面都比他们优越，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国选兵不用科学的身体检查方法。因此尽管在我军中不可多得的强壮的兵士，在他们队中，仅仅在一队，一伍，其统计的结果竟出人意料。根据此表可以看出讲究强兵的我国卫生学所做的贡献的一斑。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

野战卫生长官 石黑忠惠识

日清兵体格比较

	日本兵	清兵
年龄	二十一年五个月	二十九年十个月
两兵比较	清大八年五个月	
身高	五尺四寸四分	五尺五寸
两兵比较	清兵高六分	
体重	十六贯三百四十目	十四贯六百目 ^②
两兵比较	清兵轻一贯七百四十日	
胸围	二尺八寸一分	二尺九寸六分
两兵比较	清兵大一寸五分	
呼吸差	二寸三分二厘	二寸二分一厘
两兵比较	清兵少一分一厘	
肺活量	三千六百三十一立方厘米	三千一百二十九立方厘米
两兵比较	清兵少五百零二立方厘米，	
握力	四十一公斤米	三十一公斤米
两兵比较	清兵弱十公斤米	

(备考)日本兵系各种兵，入伍后满一年检查的成绩，受检兵员一万四千二百十八名，清兵系身体健康的各种兵七十七名的检查成绩，其参军年限最长的二十年，最短的三个月，平均三年八个月，年龄最高五十五岁，最低十六岁。

12月3日 晴 早晨带着宫崎幸麻吕到南大街的温浴池塘。澡塘子在金州有两处，在南门里西侧与中央关帝庙附近，我在关帝庙附近的澡塘子洗了一个澡，澡票日元贰钱，澡塘子的情况如前所述，不再赘言，最近这个澡塘子被第二军司令部买下，每天早晨挤满浴客，我很久没洗澡，浴罢觉得心旷神怡，出了澡塘子回去的时候，冷风一吹手里的毛巾都冻得像木片一样，由此可知寒威的猛烈。

所说旅顺口的洗涤房有两种，一曰温池一曰官盆，其官盆为一人一浴，约有三平米的砖地，入口处有门帘，中央有浴盆长四尺宽三尺深一尺二三寸，可躺坐，我没看见过这种官盆，温池为多人同浴，想来和金州的大体相同。午后3点率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二人出来，到一旅司令部，在中门拍下了旅长陆军少将乃木希典君的全身像，归途到第二军司令部，面会大山大将，

约会好明天拍摄大将的全身像。

12月4日 晴 午后带领桥元文三、森金次郎右卫门两人到军司令部，在室外院子里拍下了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君的全身像，此夜新闻社特派员山口崑还有二人来告知，后天出发就归国之途。

12月5日 晴 在金州内开设市场，四顾寂寥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繁华之区，先前四散的商贾也逐渐回家开店，摩肩接踵极为热闹，特别是中央东南北大街被我行政厅重新指定为市场，每天午前10点到日落，拍卖各种货物，有海鱼（只有大口鱼、刀鱼、鲇鱼三种），有鸡猪、有豆腐、有蔬菜、有热酒、有熟菜、馒头、甜点心，高声吆喝，好像我国年底赶集一样，于是有骂声，有打人的，恰如在格斗场里一样，喧哗纷扰不可名状。这天森金次郎右卫门在市场买来豆腐，又黑又硬，不过味道和我国的相似，特别好吃。卖豆腐的是在每天早晨敲着个木片梆梆响，在市内叫卖，豆腐放在一块板上，早晨卖五钱一块，卖到最后少了的时候涨到15钱一块，其贪欲实为可惊。听说今天是宫崎幸麻吕的生日，特地向管理部请求供应的酒，打来饭菜，烤鱿鱼干作为酒菜，互相敬酒各尽其兴，我拉起了在旅顺缴获的手风琴聊表祝意，也算阵中的一乐。这天3名新闻记者将回国，作为我的代表派桥元文三去送行。

12月6日 晴 正午拍下宪兵中尉隈元实道氏的全身像，他是鹿儿岛人，当时住在东京市赤坂区永川町，建立“振气馆”教授武术，听说像乃木少将也向其请教过武道，同时英国人亨理古楠氏，今年满16岁，天性聪明，健壮活泼，向来爱好我国武术，出入此馆，学习剑搏两道，日夜研究不止，前些日子该人寄来一信，全用日文书写，笔迹亦甚清秀，录其全文如下：

敬启者，前些日子听令郎说先生平安无事，甚为欣慰，我也衷心祝愿先生诸事顺利。

我每天都到振气馆去学习，我多么想看到战争早日结束，先生载誉归来，日本连战连胜，乘势攻陷北京，迫使清国投降，我深信这是不久

将来的事，又在报上看到日本军的大胜利，甚为高兴。

衷心祝愿乃木少将阁下以及隐岐队长先生也诸事平安，请向二位代我问安。

我双亲也向先生问好，在此一并报告，以上。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赤坂

亨 颀理古楠

隈元先生

隈元氏习武道，于其所著武道教范，可见其详，风行于世。午后两点步兵中尉山田纪惯氏来访，听说十五团近日被派去皮子窝，一团驻营于普兰店严加警戒，从隈元氏那里听到的军官所咏诗歌一二首在此录下：

山地中将

虽然已到此，也不敢稍有松懈，樱花盛开时，也会伴随暴风雨，此事古来也曾有。

乃木少将

于广岛

数也数不清，身也罢啊心也罢，为出征操劳，睡梦中也不能安，在广岛山村子里。

于大同江

朝霞映照着我大天皇陛下的出征的军舰，将赴前方去作战，风也平来浪也静。

12月7日 晴 是日午后，十五团的军官在东门外龚南山举行祝捷宴，这个地方是过去11月21日、22日两天防御从复州方面来袭的敌军，击退旅顺败兵之处。当时若是遇到复州兵与旅顺败兵同时夹击，我守备队将陷入极大的险境也未可知，万幸西南与东北不在同时，对他们甚为不利，而对我军则为大幸，此乃天意使然，诚为我帝国之威武所致，于是大排宴筵，高呼万岁，我拍下了当时的情景，以作为当天的纪念。

12月8日 晴 虽然在金州城市开设市场，但物价不稳，往往彼此间免不了产生争吵，于是行政厅发布告谕于城内各处张贴。

告 白

金州城内外商人等知悉，为大日本帝国军人来金保护商民，仁义安静，诸凡公平。本城商民人等，所在市卖粮草、菜蔬、果品、鱼肉、零

星吃物等等，但应按公买卖，不准误抬高价，如有要价高昂，不但军人不甘，本局亦专派人各街查实，送行政厅究办，决不宽贷，自此城乡商民人等均知，再若价太高，本局查实送厅究辨，为此将粮价值开列于左各宜遵照勿得玩视是要，切切，今同行政厅公议拟定价值开列于左。青豆每斗东钱三吊五百；包米每斗东钱三吊三百；高粮每斗东钱三吊；黑豆每斗东钱五百；绿豆每斗东钱四吊五百；大米每斗东钱陆吊，小麦本地每斗东钱五吊捌百，小麦南方每斗东钱五吊二百；木柴百斤二吊五百；黍草百斤二吊五百；秫（谷草）百斤二吊；木炭百斤拾吊；白菜百斤二吊五百；猪肉每斤五百；白面每斤二百四；鸡每只一吊捌百；大口鱼每斤壹百五；包米饼子每斤壹百五；鸡卵每个大钱十六个，豆腐每斤大钱十二个。

明治廿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备考）一吊为一百六十四文，一百等于十六文的比率。

同时，今后每天 12 点放午炮，以便庶民，行政厅发布告示如下：

大日本帝国一等领事官金州城行政厅知事荒川示，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经营事务原有一定时刻，兹拟定每日 12 点钟时放炮一声，俾军民人等均知，其时以期集事，为此先行出示，凡城内外军民人等皆知，炮声有因，勿须闻而惊慌，是所切要特示，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示

我又于午前 11 点，在龚角山拍下了十五团二营的整版全体照，同时拍下了团队军官的全体照，其意为永远纪念我军勇将猛卒，是日从监督部领来军夫 15 人的棉衣，立刻打了收据其文如下：

防寒衣 十五人份

上述物品已收到无误将立即发放。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

龟井家家扶 宫崎幸麻吕印

军一师团监督部收

12月9日 晴 午前 10 点，带桥元文三、森金次郎右卫门二人出门到市场拍下了热闹的景观，午后理事山本忠彰氏来访，山本理事在谈话中说到前些日子清兵的尸体在大连湾漂浮的有 60

许，全无刀枪之伤，可能是败兵投海而死。想来旅顺口的败兵冲出我军重围，千辛万苦逃到金州，后有驰援金州城的乃木少将的军队，前有金州守备队即河野大佐的军队，所谓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无可奈何，再加上他们两昼夜不饮不食，身体疲劳，不知所措。因而本来就胆小怕事的清兵，尚且爱惜一命，一同飞身跳入金州湾准备潜水逃走。寒风刺骨，冰水浸身，立刻手足麻痹，以至于冻死。此外葬身鱼腹者更不计其数，我宪兵此时在金州城外以及其海岸发现的大约达到 800 余人之多。其尸体全由行政厅负责，在西门外以及其他合适的地方，挖深二米多的坑，或三人或五人，或十数人埋在一起，临时墓标作为他日调查的目标。一说为，在旅顺战死的敌兵和这些逃跑而在途中被击杀的合计总达 8000 多人，或者也许不止这些。我在前些日子到金州海岸，当时看到的尸体从金州湾头即北平山麓约 4 公里多的中间，在怪石林立的岩壁之下遗存的尸体恰如铺了一层石头一般。但其尸体全都光的，只有一片白布挡住下身，衣服被贪得无厌的当地人偷偷地剥光。据说是拿回去洗干净血迹，补好破绽，或者自己穿，或者拿到市上去卖了换钱。呜呼！同胞骨肉相残，其残酷无情以至如此，简直与禽兽无异。这几天太平无事，无事可记，在此录下见闻杂事，相信也并非无益之事。

据说辽东半岛的气候，冬季寒威酷烈夏季暑气也较甚，唯只有冬季时期较短。夏季气温在华氏七八十度到九十多度，冬季为华氏五十度乃至零下七度。池沼湖泊从 11 月下旬结冰，不到来春 3 月下旬不会融解。在冬季从不降雨，达到严寒的顶点时，有时降雪，曾看见过白皑皑的银色世界，可是还不至于堆积得影响走路。冬季水陆到处结冰，形成平坦的大道，便于搬运各种货物。物产甚少，盛京省特别是辽东半岛土地贫瘠，像水稻之类只有辽河沿岸才能种植，我所经过的地方从来未见过稻田，旱田种植粟、黍、玉蜀黍、大麦、荞麦等，可供食用和酿酒，其中玉蜀黍叫作高粱⁴³，把粒放在石磨上磨成粉作为日常的粮食，也可用来酿造烧酒，秆

可做燃料。因为它用途最广，所以到处都是玉米地。当地人的庄稼种植技术还是比较好的。还听说每到耕种季节从山东省等地的很多农民自带工具来当雇工，其他豆类、麻以及烟草好像也到处都种的。特别使人吃惊的是罂粟的培植，产量年年都有所增加，如今已影响到其他作物的种植，气焰一天高过一天。听说满洲一带自古无人种植，可是近来当地人也被南方人所传染，嗜好鸦片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甚至连妇女儿童也都吸起来了，其害之所及世人尽知。清廷也并非没有采取禁止的方法，但是还不知道这种恶习的顽固，特别是像清廷的官吏为了收受贿赂而至于默许，再加上获利可达一般作物的一倍多，所以贪得无厌的蛮民也无所顾忌。当地人信仰宗教只有从内地东渐的佛教，但其信仰的程度好像并不太深，毕竟儒教的势力如今仍然还是团结人心的道理，近来像营口、海城，洋人也尽力于基督教的布教，但至今尚无可观的成绩。葬礼在该地点是一个很郑重的活动，父母病死之际，先造棺木，涂上大漆（棺木甚为长大，像一只小船，漆是春庆漆）⁴⁶死者穿着盛装，静静地装入棺里，三天后通知亲戚故旧为常规。亲戚故旧接到通知后立即来吊孝，在棺前三叩首焚香烧纸，退出灵前立即有酒席招待。在大门外有乐队奏乐，而且有钱人家设神主堂，请来吊孝中的最有地位的人作为神主，仪式到此才结束，但贫者并非如此。不久到了出殡的日子亲戚朋友各手提灯笼送殡，这叫送行之礼。棺木盖上白红各种颜色的布，雇来哭丧的人多者十余人站在棺前一路上哭哭啼啼，鼻涕流得很长，垂在胸前。外国人看了都认为是一种陋习，他们却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礼仪，鼻涕拖得越长越好，拿的钱也多。到了墓地，依次葬在祖先坟茔旁边堆土立碑，但在一般下等社会只堆起一座像土馒头的土堆，所以常常弄不清谁是谁的（土馒头的形状，和我看见的像我国那样深深埋葬的不一样，仅在地上挖一个坑，放下棺材，在上边堆上土，在正面还留一个小洞，可以看见棺材）。此外，富者为了不忘其父母，而且迷信灵魂暂时不会离去，在室内放置棺木达一个多月然

后才埋葬。总之在他们国里父母之丧为三年，伯叔之丧为一年，兄长八个月，弟为三个月。还有他们对长辈的葬礼非常重视，可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则甚为刻苛，少年十四五岁夭折时，因为不能继承祖先，遗体连棺材也没有，只是扔在野外任鸟兽啄食，恬然不顾，固然这是重视祖先，从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在婚姻方面与我国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有媒人在双方之间交涉周旋，待双方同意后交纳采礼。富者赠送缎子、绫绢、金、银、宝玉等贵重的东西，而在贫者则互送布帛，择吉日定下婚娶之日，到时男方乘马车带乐队，多者十余人同行，到女家住一宿来迎新妇，当新郎新妇一到家，全家盛装点起蜡烛，大表欢迎之意。于是新婚夫妇一块拜天地，拜祖先，其夜成婚，第二天祭扫祖坟。若有亲朋好友来祝贺，新婚夫妇都出来接待，中午开宴招待亲朋与新婚夫妇共享。这些葬礼婚礼平时是这样的，如今战乱之时连死人也来不及举行葬礼，何况结婚。我实际上也没亲眼看见，以上是福原修氏的《扈从日记》所记，其实他也没见过，又是听当地人说的，也是以知道此地的风俗人情之大概，因而在此抄出。

12月10日 晴 十五团营副官陆军步兵中尉山田记惯氏来访，他昨天升任为大尉，调任三营营长。同时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氏升任为陆军少将，我最亲密的朋友宪兵中尉隈元实道氏也升任宪兵大尉。

此日由军司令部向大本营报告的事项如下：

在普兰店的隐岐中佐的报告说：据可靠的当地人说，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击金州的敌军为六千，由宋庆指挥。宋庆在四十里堡与旅顺败将黄、姜、徐（黄仕林，姜桂题，徐邦道）相会，其后宋庆率残兵四五千，声言将赴山海关，向北方退去，其实目下在盖平有兵一万余人。派到复州去的侦察支队十二月五日进入复州，该地无敌人。

十二月十日午后九点

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

清国的军官为数不少，而能真正称得起军官的并不多。真正被公认的有谋略的军事家、勇将只有宋庆一人，他虽屡战屡败但不屈服，屡次挑战，真可谓群鸡中之一鹤，在福原氏的《乙丑扈

从日记》上有关于宋庆的逸话在此抄出如下：

宋庆原出生于山东登州府，因家贫自幼失学，斗转星移他已到了18岁，到熊岳城来卖工夫好几年，衣食仍不能自给，当时有开凿黄河的工程，庆往工地去当工人，备尝艰辛，庆生性迟钝，不能自给，因此常被同伴嘲笑。不久，长毛贼猖獗，政府苦于讨伐无方，庆心有所动，志愿作为一兵加入队列属曾国藩部下，这是宋庆军旅生涯的开始。从军以来行军凡自炊时从未做好一顿饭，不是糊了，就是夹生。于是只好向同伴讨要，也满不介意，一军无有不笑宋庆者。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战线极长，彼我错综作战甚为艰苦，庆冒矢石，隐于硝烟，勇猛冲锋，只身冲入敌阵，纵横厮杀。正在筋疲力尽时，四下回顾，后援的队兵无一人跟上，可敌阵中也寂寂寥寥无一人声。只见一妙龄美女唏嘘饮泣，庆见后顿生恻隐之心，携归己营。闻其状，大为曾国藩赏识。庆恳切要求放还该女，被允许后，委托一俘虏送还敌阵。后来听说此女实为敌将之爱女，从此庆被提拔为一部主将。尔后临阵时，敌军一见其旗即曰此为庆将军之军，不可与之为敌，不战而退。后来庆军威名显赫，如今累进升任为四川提督之要职。庆如今已年过古稀，然精神犹矍铄，而慈仁博爱之美德弥彰，博采众言，众更加敬仰，与将军犹如父子之情，为庆而死全军悉然。如今庆军与其他军队不同，多少还能抵抗我军，实为得其良将之故。总之与其说庆是一名善战的名将，不如说是仁爱大度的良将。先前我军于花园口登陆之际从事间谍斥候的五名翻译官中，藤崎、山崎、钟崎三氏确已遭毒手，其余猪山、大熊二人向皮子窝、复州方面逃去，尔后更无消息，他们是否不幸被害不得而知，但听说目下在宋庆军中有两名日本少年，庆惜其才学，爱养于军中，由此可见庆之慈爱心，同时从这方面推察，上述两名间谍好像也被宋庆军捕获云云。

12月11日 晴 午后到法官部往访山本理事，法官部在东西向的小胡同里的城隍庙内。此庙占地颇广，建筑也很壮观，按《唐土名胜图绘》在北京皇宫城内英华殿的西北也有城隍庙，雍正四年勅造，其祭礼由内务部掌仪司掌管，在此附记其典礼以备参考。

建城隍庙于紫禁城内西北隅，奉紫禁城城隍之神；建永佑庙于皇城西安门内，奉皇城城隍之神，一如祭都城隍庙之礼。岁以万寿圣节并季秋，遣内务府总管各一人致祭。万寿圣节神位前陈帛一、羊一、豕一，

果实五盘、尊一、爵三、铎一、铎二，秋祭陈铎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馐同，祭日均设乐于西阶下。日出前二刻，遣官具朝服诣庙，内府赞礼郎二人，引遣官入庙左门，赞引赞盥洗，遣官盥手毕。引升左阶，进殿左门，就正中拜位前北向立，典仪赞执事官各共乃职，赞引赞就位，遣官就拜位，典仪赞迎神。乐作、司香奉香盘进，赞引赞就上香位，引遣官诣香案前，赞上香，司香跪奉香，遣官立上桂香，次三上辨香毕，赞复位，遣官复位，赞跪叩兴、遣官行三跪九叩礼，典仪赞奠帛爵，行初献礼、司帛奉筐，司爵奉爵进至神位前，司帛跪奠帛，三叩、司爵立献爵、奠正中、皆退，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赞引赞跪、遣官跪、赞读祝、司祝读祝毕，奉祝版诣神位前，跪安于帛筐、叩如初，退赞叩兴，遣官行三叩礼典仪赞行亚献礼，司爵献爵奠于左，赞引终献礼，司爵献爵奠于右，仪均如初献，赞送神赞引赞跪叩兴，遣官行三跪九叩礼，典仪赞奉祝帛饌香诣燎所，有司奉祝次帛次饌次香恭送燎所，引遣官避，立拜位西旁东面候祝帛过引复位、祝帛燎半、赞望燎，引遣官出望燎、赞礼成，引退如仪。

又，按《清俗纪闻》，城隍是在当地广施德政的名官卿贤，才封为城隍神，守护其地，诸省府州县都有此庙。知县以上的官到任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到庙参拜，为“城隍斋宿”。在祭典的前一天礼房官按旧例提出仪式程序准备三牲等供品，写好祭文，当日本官身着吉服，由礼房以及执事人等引领，至城隍庙在门前面下马或轿，至神前礼房献供品，美酒，点烛，完后本官行三跪九叩礼，祷告地方平安。读祭文后焚化，祭典结束，到庙祝住处饮茶，休息回公馆。再是如果本地没有名人先贤就把邻县邻府的神体移来安置。总之，府内城隍被视为知府，县内城隍庙被视为知县。因为他们守护城隍故曰城隍神，知州知县掌管阳间生民，呼为阳官。城隍掌管阴府的孤魂，故曰阴官。三月清明，七月十七日，十月初一都有照例的祭祀活动。这一天把城隍神放在大轿里，抬到郊外广场。为了祭祀孤魂，迁座到预先准备好的庙坛，从本官开始，带领衙门诸官以及乡曲的耆老，致祭，供三牲鱼肉菜蔬点心等数十种，点烛，本官拈香礼拜，接着为诸官吏耆老等，祭毕诸官吏回公馆。其后诸人参谒礼拜，是为祭孤，意为祭祀阴间的孤魂。祭祀完毕于当日申刻，抬回庙去奉祀。在庙中的祭祀只有本官到任斋宿，朔望仲秋、冬至。仲秋，冬至只备三牲供品送到庙里，官员祭祀的日期为清明、七月十月三次。

迁祭于郊外时，队伍排列为前有金字大书的“奉旨祭祀”，“城隍使司”的一对行牌。以后是执事旗鼓凉伞，沿途吹奏音乐。上述三次祭祀，以及供给庙里的香火钱，送给庙祀的俸米等其他土特产时，立即打开庙门迎接本官。城隍的像多为木刻，手足、头部都能活动，随着品级穿戴衣冠，也有泥塑的，只是没有只写神主牌的，都是神像。

同一本书中的每年例行公事中写道：

三月清明，诸州县都奉敕命，将其本地的城隍用轿子请到效外（往古都是已故知府知县或德高望重的官员，后来包括奉敕命建庙安置的当地守护神，名曰城隍庙。例如何地的城隍，何代、何官，各处不尽相同，像为木像手足头部都会动，衣冠随其在世时的品级穿戴，因庙在城与隍之间故曰城隍庙），鸣锣开道，接着有行牌一对，旗数杆，凉伞一杆，排列鸾驾，轿子后面有乐队奏乐，诸官员到郊外行祀孤之礼，将神像安于在事前准备好的庙坛，供上三牲（三牲本为鸡羊猪，现在简化为鸡鱼猪肉），以祭祀没有子孙吊祭的亡灵，是为祀孤，本官以及诸官员等礼拜毕，众人参诣，知府知县掌管生民故曰阳官，城隍掌亡之灵故曰阴官。府则用知府，县则用知县的规格行事。七月中元请城隍庙的阴官祀孤，清明也相同。

是日听说右松有寿氏要暂且回国，托他捎了一封信，隈元宪兵大尉也托他回来时把击剑的道具捎来。金州各营平安无事，我军将士都有长胖了的感觉。所以大尉想在冬季时教授振气派的剑术。

12月12日 晴 午后4点，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从复州回来，两人的途中经历记叙如下：

复州距金州之北大约100公里，奉第二军司令官之命，担任侦察此地的是一团长陆军步兵中佐隐岐重节氏所率一师一团与山炮一个连。骑兵一个连所编成的一个支队，本支队前进的目的为警戒从金州通向复州以及盖平县熊岳城的咽喉之地的普兰店方面，同时侦察复州城的敌情，并带有占领之命令，因此请求让新、中西两人随行，如果复州城有敌兵以至于开战，想拍下当时的情况。

12月1日午前7点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两人乘中国马，带

军夫4人，携小型柯达相机离开宿舍。我送他们到门外，两人快马加鞭，冲破寒风，到金州城北门外。只见马前有一骑，这是东京通信社特派员辻镒太郎氏，立刻招呼一声，三骑并驱在北门外的农田中追上了支队。在此送行的有乃木少将为首的数名军官，此日寒风凛冽如刀割，河水都冻成坚实的冰，人马从其上通过绝无下陷之忧。到正午打开饭盒，米饭都冻得不能食用，进入民房想找点开水。这一带遇到前些日子20日袭击我金州失利而逃的败兵掠夺，人民悉皆逃去，只影皆无，不得已只好啃冻饭，聊以充饥。午后4点到五十里堡宿营，此地距金州约二十五六公里，只有二三十户的寒村，却是通往复州，盖平娘娘宫的主要大道，平常也许并非没有可观之处，但中国的败兵一旦通过，掠夺奸淫，暴虐无所不至，故人民恐惧厌恶全部逃亡，极为荒凉。唯沿途处处可见旅顺败兵的伤员在民房之中，他们是在攻击旅顺的第二天逃到金州城的北方，遭到我军的夹击，从海上逃走，因而多数都在足部有冻伤。12月2日午前7点从五十里堡出发，午后1点30分到普兰店宿营。此地为控制复州、盖平、皮子窝、金州等地最为要害之处，因为是扼四方的险要之处，所以派重兵进一步巩固占领，这就是此次派一团来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任务。从此地到皮子窝仅为二十七八公里，虽有民户80多户，但却意外的荒凉，特别是过去到26日清兵逗留在此，因而比前述各村更加荒凉。村北100米处有北河，河宽200米，隔河北方200多米处有勃勃山，同时东边300米处有突起的台子山，上有炮台，西边2000多米处有海水荡漾流入湾内环绕山麓回流。南边2500米处为平坦的耕地，也有低丘陵，北边村落尽处有一古城遗迹，已荒废，仅存城门，南门上大书“浮兰铺”三个大字。这一带大体上是树木繁茂，这在满洲地方极为少见。同时河川较多，水流已全部结冰。人马都在冰上通过。此日寒风甚烈，有刺骨之感。有今夜明日全在此地宿营的命令。

12月3日从支队派出盖平大道，复州大道两路大侦察队。侦

察队晚间归来报告说，复州无敌军。据说旅顺的败兵以及袭击金州城的敌军，好像没有通过复州而直接开往盖平。此夜发出明天从此地出发，向复州大道三官庙开进的命令，新、中西今晚与伯爵庭田重直氏邂逅相遇，被招待进晚餐。

12月4日未明，冒着严寒从普兰店出发，路上河流冻结得坚如铁石，山炮、驮马从其上边通过毫无危险之虞，从而可以想象出其寒冷的程度。行进仅为4公里多，午前10点早已到达宿营地三官庙，此地清兵的掠夺没有前几个村子厉害，稍做掳获一点物资，此夜决定明天派出一部分队伍在复州城进行大规模的征用。

地名三官庙，因为有安置三官菩萨的庙，按《清俗记闻》曰，正月十五为天官的生日，七月十五日在地官的生日，十月十五为水官的生日，这三尊叫三官菩萨，每到各官的生日众人到寺院烧香，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防火灾，所以信仰的人格外的多，也有在家里供奉三官的。

12月5日，向复州进发的征用队以一团的三连、八连、十一连共3个连，以及骑兵一个连编成混成营，由少佐栗屋幹氏指挥，另外加上驮马45头，炮兵驮马5头，共牵驮马50头。从三官庙出发开向复州城，此行以侦察复州城为主要任务，兼征用防寒用具以及粮食。于是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考虑到城里万一有敌军以至于开仗也未可知，机不可失，请求允许随行。然而因此行粮食不足，难以保证供应而被拒绝。两人说即使粮食不足，情愿自带3天的干粮，坚持请求允许，终于得到许可，随栗屋少佐出发。这天晚上于马圈子宿营。他们清兵行军从不带粮饷，所到之处，征用民食，抓差役，奸淫妇女，居民无不痛恨其残酷。我军纪律严明从不加害良民，感我仁慈，大为亲密，到处称我军官为将军，称兵士为队长，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其情亦可谓堪悯。此夜大队副官送来两只鸡，以代口粮。从三官庙至复州之间每隔12公里设固定哨6骑，以备不测。明天主力停在距复州城1000米处，骑兵立即挺进封锁四门，以防居民运走物品，同时下令一部分骑兵

剪断电线。

12月6日东天尚暗时，跳起来跟在队尾，从马圈子出发，主力停在距复州城1000米处，营长命令骑兵首先破坏电线。同时派向复州城的斥候骑兵快马加鞭回来报告说，城门大开，好像等待我们进去，无一敌兵。于是主力开进城去，此城无西门，所以预定从东南北三座门进入；主力从南门进入。同时复州没有电线不必切断。却说新、中西两人，先于主力进入城里，想拍下军队进城的情况，驱马向南门，城门拱形，有两道门为坚固的石造。两扇大铁门好像很结实。居民都到城门外赠我点心、香烟之类，颇有款待之情，还有拿着“大日本帝国顺民”，“明后裔大日本顺民”的纸条，想博我军的欢心，可是在我主力入城之时，在城外尚留有若干兵士，同时在城内每隔十几米的距离配置哨兵装上刺刀严加警戒。复州乃满洲盛京省五州之一，与岫岩、辽阳、宁远、义州并称之为大邑，位于北纬 $39^{\circ}45'$ ，东经 $121^{\circ}35'$ ，是距离渤海湾之东几十公里的陆上城市，从天津来的货物经娘娘庙到此地。全州分为三个小区，为商户颇为繁昌之地，且此地多产丝织品，同时砂糖也为一大特产。据说在30多公里的海滨还出产很多煤炭。城市布局比金州城稍微小了一点，街道也与城相称，居民多富裕者，货物甚丰饶。由此观之，生活程度比较又高一层。居民大半逃去，空屋甚多，有在门上贴大书“大日本顺民”的字条。城郭的形状为长方形，周围2600米，城墙高约40尺，宽10尺多，只有东、南、北三门，不设西门，三座门皆为拱形，有两重大门上有城门楼，与金州城无异。城很广袤，南北约100米，东西约600米，外掘堑壕，尚筑有一丘，以做防御之用，市街为丁字形，复州河流经其间，房屋多在城外鳞次栉比，远远连成丘岗，人口有2.5万人，市街颇为繁荣，官衙、兵营、耶稣教会堂都在城内。四面山离得很远，最近的在隔着3600米的南方，然而树林掩盖着城池，仅从树间可见，总之，比金州城易守难攻。而敌将宋庆舍此城退守盖平，是因为此城突出在我第一军与第二军之间。城内市

街的形状为中央十字街头有圣帝庙，其四方有大街，皆与金州城相似。又在东门外 200 米处有一古塔高耸入云，此塔在曹洞宗永丰寺的管内。传说，往昔唐太宗征东时，杀人太多，亡魂不能瞑目，显灵为怪，因此唐朝为了追悼亡魂，建塔供养，则为此塔。塔为砖造，八角形，顶部已破损成为小鸟筑巢之地，小草茂盛，中部有七层类似屋檐，其间有小洞，各面洞中都安置了佛像，小洞之下皆为莲座。这种建筑在辽东半岛尚存许多，离复州城 60 华里的岚嵒山上也有古代的砖塔。又在柞木城有铁塔、据说在其附近还有金塔、银塔二塔。当地人说，此地曾为高丽所占，唐太宗收复后，到处大修宝塔以镇守地方，金塔、银塔、铁塔、砖塔皆为唐代所造。宋元两代无所建造，到了明代才大修佛殿古塔，使宝刹又恢复壮严。唐代崇尚佛教，犹如我国奈良朝，圣武天皇修建国分寺就是模仿唐代当时的情况。再说征用物品的情况，首先严把城门的出入，清人只许进，不许出。支队长命令必须用米和砂糖，其他食品以及防寒衣类，可是大米原非产地，开战以来不能从南方海运，所以所得甚少，几乎等于没有。砂糖，红、白、黑原来都有不少，近日金州城内不仅缺乏食糖，人人苦于缺少粮食。而复州城因我兵尚未过境，所以砂糖甚多。尽管如此，一朝大兵入城，立刻都吃光了，亦与金州无异。其它食品为干菜、白面等，防寒衣如皮袄等得数百件，征用的方法为规定各连的区域，士兵都不带背包。弹药各准备 40 发，同时不带粮食，现征现吃，于是各兵就各户征用，给相当的代价征集。可是居民一听说是军人都认为和清兵一样，随便乱拿乱抢，奸淫妇女，家家都关门闭户，率家人逃之夭夭。不得已砸开房门，告以征用之意，可家产早已运走，屋内空空，征用颇为困难。给他们钱，他们都说送给大军不肯接受。12 月 7 日。因征用任务^⑧尚未完成，今日仍然继续征用，征用的物品都堆积起来，装载于马 50 驮，牛车 1 辆，其余的装不了的全部都扔掉。新万之助、中西京次郎也在六、七两日在到处拍照，其间征用的物品都集中在营部，各队中征用最多的为八连。

营本部在东门内宿营，因为东南多富裕人家，东北多为贫困户，其中在门口的典当铺为当地首富，开始新、中西两人硬要新闻记者二人同行，其实没有携带足够的干粮，全都是炮兵供给，顶到今天虽还没有达到饥饿的程度，准备的米只剩下不足1公斤，同时炮兵也缺乏粮食，无法可想。有一个炮兵的运输兵看见这种情况，送来一些小米与大米一块煮好的饭，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小米里净是砂子，至此剩下的，1公斤也难下咽，在此几乎陷入饥饿。炮兵不忍看见这种困境，做好白面饼送来，这一天仅用此饼充饥，以维持生命。12月8日早7点从复州城出发，就归途，把驮马夹在中间，形成有前卫，有后卫的队形。在这一行中最奇怪可笑的是征用的大牛车，上边装满了征用物资，由三头牛一匹马拉着。当地人在车上挥动长鞭大声吆喝，牛马随其指挥而进退，其自在之状，实为堪惊。当时此地积雪5寸多，道路泥泞不堪，靴子都陷进去，行走甚为困难。新万之助等在归途向营本部请求粮食，可是营部也告缺乏，难以满足他们的请求。另外指点一藏有面粉的民户，因此到其家吃炒面以医饥饿。午后5点到于家店宿营，路程约20多公里。

12月9日早7点从于家店出发，午后1点回到三官庙支队本部，于是复州支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一旅司令部到此地宿营，即乃木少将在此地，于家店三官庙之间的路程也是20多公里。

12月10日仍滞留在三官庙，此地是团部的宿营地，为敌骑兵士官刘某之家，据说我军于花园口登陆之时，率先扮成清人而提前行动的间谍（钟崎、山崎、藤崎等）被敌军捕获后送往金州，当时审问录口供就在这家。同时皮子窝附近徐家店的富豪刘雨田乃此骑兵士官之子。在这之前外务书记官郑永昌氏在皮子窝曾访问过当地儒者金荣喜。谈话时间问及郑氏的姓，郑回答为明遗臣郑成功之后裔。金大喜，又向其介绍了土豪刘雨田，因为刘也是明之遗民，后来刘向我军捐赠金州城精密地图1册，黄金500两，名马50匹，肥牛12头，其他鸡猪若干。此日从其躲避兵灾之地率

家眷回皮子窝路过此地，其行装很不寻常，可知其为富裕人家。两辆马车，一辆为刘雨田及我外务书记官郑永昌氏所乘，另一辆为家眷，都是四匹白马拉着。车到团部稍事休息而去。顺便把布野万长（号美州）氏写的寄给日日新闻的书信关于刘雨田的事项抄出如下：

旅顺口行政厅雇用的清国人刘雨田氏，在行政厅从事招商安民，出了很大力，舆论都称他为孔夫子。同时他对西洋各国也有研究，我与他一起起居 10 余天，意气相投，后来丝毫也感觉不到是与异邦之人相处。临别，向他索要向我军捐赠钱物的禀文草稿，告诉他准备在报上发表。该人不求闻达，不同意发表，请求再三，终于交给我一份序文如下：

大军克金州城普兰店为战争必扰之区田实家于普兰店东 5 里许泡子西崖始祖系山西太原府交城县人明末逃难至金州城西南 95 里三涧堡曾祖移居金州城东北 95 里泡子西崖田年 24 岁号癸山字濂波名雨田耕读继业孝养为怀惧兵燹延及高堂遂家产献于麾帐深蒙保全之恩爰进愚拙之策愿海内士君子共谅余之苦衷也乃序

古南苏州癸山居士 刘雨田谨识

他又听说我要回国，为表示惜别，送我下边的序以及诗文，并且赠给我珍贵的斑指一枚，产于蒙古称作松花石的奇石，光泽如水晶，中有丹、青、黄、白色的斑纹。郑行政官说，这是满族用于射箭的，今已变成玩物，此石极为珍贵，应妥为收藏。

送美州先生序

美州先生大日本东京人也大清光绪甲午秋大日本军由岫岩州花园口登岸至金州皮子窝冬十月连克金州城及金州所属之旅顺口田辗转兵戈间幸得苟全自金州与美州先生遇同随郑君至旅顺游聚处 10 余日其性情朴质谈雅，与田相投忽浩然有归志意见高远足徵素蕴深也不辞鄙俚，咏短章以送之爰为序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古南苏癸山 刘雨田谨识

送美州先生自旅顺归日本作

旗常震动地来，东洋山岳钟英才，武臣慈善如人意，文士风流契

我怀。事喜陶朱心管乐，性耽淡泊志盐梅。送君南浦凝神久，波浪飞花万里开

12月11日随山炮队回金州，午前9点从三官庙出发，午后3点到石河驿住一宿，此间路程20公里。

12月12日午前7点从石河驿出发，午后4点回金州城宿营。

12月13日 寒风酷烈 此日寒风酷烈，足不能出户，整天烧煤坯笼居。听说这天在旅顺将要施行“行政管理规则”以及“施舍大米细则”，其文如下：

根据“旅顺口行政规定”，经过司令官批准，附件“旅顺口行政署行政管理规则”以及“施舍大米细则”从十六日起实施 特此报告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军兵站监 古川大佐

兵站总监川上中将

旅顺口行政署行政管理规则

第一条 旅顺口的管辖区域为 后革镇堡、泡子崖、沙家子、杨树沟以西地区。

第二条 在本署管辖区内的主要村驿以及港口，各置村长一名，管理各项事务，付给相当的工资。村驿实地调查后规定之。

第三条 本署的告谕通告，除张贴于各村驿的主要场所外，另派专人向各户口头传达。

第四条 外国人除有大本营的许可外，一律禁止进入本署管辖区。

第五条 凡管辖区人民，外国人的犯法者，由本署逮捕，根据战时公法处分之。

第六条 于本港口以及市街主要地区，使宪兵或其辅助人员，巡回检查，执行警察任务。

第七条 管区内人民关于各部队对他们执行征用工作时，由宪兵及其辅助人员监督之。

第八条 管区内人民有知道窝藏武器者以及藏匿敌军或者间谍者，须火速向下列机关之一报告

行政厅 各团 部队 巡回官吏

宪兵 宪兵辅助兵员

第九条 由当地居民的不正当行为或凶恶行为，对日本人或者是

当地居民造成损失时，可随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行政署提出处分的要求。

第十条 非经兵站司令监或者舍营司令监的许可，不准擅自使用他人房屋。

第十一条 避难人民归来，请求从事正当职业时，由本署调查其住址、姓名、年龄以及家属成员，并宣誓遵奉我署命令后发给许可。

第十二条 如需向管内人民征收租税或手续费时，定出税率，由本署提前公告之。

第十三条 为辅助本署行政官员，及属于其行政职权的行政事务，于必要时，可以使用当地人，但应给予相当的工资与报酬。

第十四条 破坏的道路桥梁沟渠，或由于垃圾堵塞，造成通行或卫生上的极大妨碍时须以村驿费或官费修缮疏通之。

第十五条 患病和负伤者，向本署申请，就会得到救护和治疗。

第十六条 在旅顺口市街设施大米处，根据附件“施舍大米细则”，赈济无抚养者，给予临时居住房屋并发给食具。

第十七条 以日本货币为通货本位，日本货币一圆，换老钱一铤二百五十文。

旅顺口施舍大米细则

第一条 于本港市街适当的地方设施米场，以三十天为期赈恤贫民，在此期间应各谋取职业，以求自给。

第二条 舍米本出于救济贫民的仁爱之心，不可有谰诈欺罔之情，故发给每一户主记入有姓名、年龄、家属人数及其年龄的卡片。

第三条 卡片在行政厅确认为贫民无误时，发放之。

第四条 舍米一人一天为四合（一合折约一百八十克），但不含三岁以下幼儿。

第五条 舍米从每天午前9点到正午，发放前在卡片上记入日期后，付给现货。

第六条 在舍米场设宪兵以及杂役若干名，以维持秩序。

附言，到舍米场领米的人，到20日左右约有1800人，由此可知市内人民的惨状。

12月14日 晴 管理部军吏古都勇氏通知说，今晚在师团司令部食堂，由兵卒及军吏演出文艺晚会，希望来参观。于是派宫崎幸麻吕、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去看看，回来后听他们说：在

食堂入口处挂着金州亭的灯笼，装饰成剧场的样子，兵卒军夫等一帮一帮上台表演，有唱影调戏的，有唱左卫门小调的，还有说相声的，各自表演拿手的节目以取宠，师团长以下听众甚多，这时有唱左卫门小调的，唱的是石州津和野龟井隐岐地方官的家臣宫本左门之助的英雄传记³⁶，师团长参谋长都相顾大笑，亦算一趣闻。此夜又有限元宪兵大尉为庆祝前些日子的升迁举行宴会，邀请军司令部附属宪兵的士卒，我也应邀参加，带着新万之助前去赴宴，受到邀者招待，又把中西京次郎叫来拍下了集会的各位的照片。

12月15日 晴 午前二团八连长陆军步兵大尉津田教修氏来访。大尉告诉我说，以前攻击本城之际，我所率的连队即向北门进攻。顽强的敌兵一人在城楼上向我连开5枪，万幸1枪也没中，又扔下了砖头瓦块。可是大门锁的，怎么推也推不动。不久卫兵来了，用炸药炸开城门，大家呐喊着冲进城去，当时城门内外硝烟弥漫，咫尺难辨，这在城门刚一打开时，城内居民的妇女老幼为了避难，都争着往城外跑，企图求得万死一生，其拥挤实不可名状，这时为我军踏死、杀死之男女甚多。我八连进城后到这一家（指作为我宿舍的房子）杀死藏匿的4个敌兵，现在还有血迹，立即指出墙上的痕迹，然后我命令下士卒打开东门，这时在这家的左边房间里，缴获了两身皮袄，面是绣花缎子，里是羊羔皮，非常漂亮。此物决非下层人民所穿，也许是敌军军官，或者是高级文官穿用的，大尉看我穿着甚为单薄，就跟在旁边的宫崎幸麻吕说：我家里人曾蒙受过龟井家的厚恩，因此，我对伯爵的感情犹如对旧君主一般。如今伯爵阁下身为华胄，冒此严寒，与我军共患难，实为我等所敬佩而不知所措。然而在战地没有贵贱贫富之分，在此不干净的地方起居。再说像行李，也不能因为是贵族就特别带点好的，所以阁下的衣服实不足以防此寒冬，我心不忍，因而我想把在此家缴获的皮袄送给伯爵，又怕他不要，反而失掉了我的敬意。幸麻吕大谢其厚意。此日午后带酒一瓶，约

会好津田大尉，带宫崎幸麻吕、桥元文三两人到西门里的营舍，大尉拿出两身皮袄亲自给我穿上，很是高兴。我谢过他的厚意，带桥元文三回宿舍，宫崎幸麻吕在入夜被卫兵送回。前些日子隈元宪兵大尉为了对他拍照表示谢意，送我和歌一首，现和一首回赠如下：

在金州城曾为隈元君拍过照片，他为答谢赠我小诗一首。为表谢意特和一首以表心意为君一片心，拍下倩影以留念，挚友身影上将余之真情实意，心想献出供君看。

12月16日 雪天 降雪，天气特冷。

12月17日 晴 将在19日二团三团举行军旗授予纪念日，为此接到两封请帖如下：

敬启者，19日为本团军旗授与纪念日，于当日午前10点在南门外举行分列阅兵式，结束后在城里孔庙举行宴会，恭请光临，不胜荣幸，特此奉请。

再如果当天为雨雪天或有大风时，停止阅兵，在此一并奉告。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步兵第二团团长 伊濑知好成

伯爵龟井兹明先生

上述一封

敬启者 19日为本队军旗授与纪念日，为聊表祝意，在此没有任何情趣的严寒之际，敬请大驾光临，于当天午后二点请到南部杨家屯（一营的宿营地），特此敬请光临。

再如果当天为雨雪天或有大风时，停止阅兵，在此一并奉告。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步兵第三团团长 木村有恒

伯爵龟井兹明先生

上述一封

12月18日 晴 午后4点带宫崎幸麻吕到东门里访问津田大尉，送他一只鸡，大尉拿出烤咸猪肉招待我们。入夜部下的兵卒一个一个出来唱小曲，添加兴趣。举其一二例如兵卒滑川某是水户地方人，用左卫门小调唱了一段明治七年中，旧水户藩士住

谷七之允兄弟复仇的故事，青柳某唱了一段赶马谣，都很有趣。

12月19日 晴 午前10点在金州城南门外的郊外，二团举行军旗节分列式。因此，我带着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三人到场，找了一个适当的地方安放好相机，拍下了队形。此日大将以下内外将校及高等文官出席，分列式完后，正午在城内东南隅的孔庙内的院子里举行招待宴会。军乐队奏乐，声音嘹亮，下酒的东西有猪羊肉、鲭鱼等，酒为日本酒，用罐头盖当酒杯。饭是本松鱼和香菇炒饭。因为这一天午后又在杨家屯三团的军旗节，我在中途退席，去南方6公里处的三团参加军旗节。

此庙虽不甚大，可是殿宇颇为整齐，在其外墙两侧有下马碑，写着“文武官员军民至此下马”。大门有三，正门写着“棖星门”道光十五年九月谷且立，右为义门，左为礼门，门内院里用砖石造一小池架小桥。两侧有碑石，右边为万历三十五年立，即明代的古碑，在此是绝无仅有的。左边为嘉庆二十年立，全部文字剥落难以认出。还有一座有屋顶的门叫“戟门”，门下有小碑其字如下：

宁海县县学记

宁于奉属独僻建学亦最后盖其先本前州卫治学隶山东末年兵燹民循学址仅存我□上朝定鼎仍金州置尉备御令招来雍正五年役巡检居民渐蕃十二年更设县治议建学宫今□上御极□□特允学尹臣请留正赋为建盖费尊圣道重师儒其盛典也缘此地僻处海隅百工不聚土木料物庀购维艰又因初估率略遗漏计五之一是以官斯士者三易人而未兴工虽□□□频催率展鞭莫之应戊辰秋仲余服闋补令兹邑披卷履迹而忸然曰明伦敦稼政治相须今设治已十余岁弟子员将满百甲第明经蔚然鹊起而青衿紫袍者曾不知尊礼拜跪之何所其何以矜式多士而佑启后人乎爰捧檄而力任之取材鳩工无问远迩补漏葺续唯图完善经画有日诸渐就绪乃兴于辛未四月竣事于癸酉八月历若干岁时而后落成焉今也自□大殿而两庑而崇圣而明伦而戟门棖星而桥而池而学署而红墙胥巍然焕然入其门者仰□□宫殿之嵯峨睹芹藻之葱攀莫蒸蒸兴希圣希贤之思以为作忠作孝之本将见哲士□□名贤接踵则僻地与盛地媲美后进与先进并耀其于□圣天子右文之殷怀□列大宪作人之雅意庶几少酬万一是则余之所

厚望也□□濡笔而为之记文林郎知奉天府宁海县事升衔留任加三级纪录八次前知山东潍县 乾隆十八年癸酉岁中秋月之吉

在此门扇上又张贴着谕示如下：

十一月初三日行政厅

大人来谕神社佛阁皆当慎重此处系

孔圣文庙其内外门窗尤当加以尊礼为此谨白

以求不负来谕为感

初三日巳刻 贴

进此戟门，在正面有大成殿，殿前的院子就是现在大家会餐的地方。大成殿的屋檐挂着金字匾额，殿内空空无有圣像，这是因为恐怕中国驻在兵会有冒犯圣人之举，于战乱前迁至东邻明伦堂，殿内正面挂着“斯文在此”的横额。其右边挂着“圣集大成”，左边挂着“圣协时中”两块匾额，大成殿东邻往里走有一小门，门内有一殿，仰脸一看有“文昌堂”三个大字，有神像，旁边还有一儿童手牵白马的像。在孔庙里配祀文昌帝君魁星像，是因为这些神都是掌管文化的。西边有庙墙，上有垛口，有门二，走进去，就是大成殿的后边，有崇圣宫，宫前树有碑石。大成殿的西邻为明伦堂，另辟一区正面门上有“金州厅儒学”五个大字，在门扇边贴着文告说：

儒学训导王谕窃以孔圣之道所以绥万邦而教万世也以故普天之下莫不知尊崇 先师尊重书院尊礼学科者今此地 文庙居中东邻书院西邻学署远人来斯皆知恪慎为此特白斌各官军民人等务须严加约束厚用体恤不使过往兵丁恣意搅扰前不胜抃颂之至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日

进入此门，右有学科，正面为明伦堂，大门上锁不得而入，门上贴着文告。

此院系明伦堂又尊经阁现时 孔圣神位迁入

此堂行政厅大人来谕神社佛阁不可任人损坏

不遵者赴府去禀。

十二月初三日已次

堂的后边有一房屋，清人居住在此。在东大成殿之间有庙墙，

通过两座小门，就到了大成殿，这就是孔庙的概况。《清俗纪闻》中有县学图，其构造大同小异。

清国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以孔孟之道为主，理化数学各科，全是课余活动，所以尊孔特甚。据说良家男孩到七八岁进私塾或家塾，先开始教授《三字经》，接着依次是《孝经》，小学，《四书五经》，到年长时才开始读历史、外语等书。所以说是秀才举人只会写文章，作诗词很少通晓适用的学科，他们的传统教育的弊端，实在此处。可是尊敬长者老人的习俗，也实在是他们的美德。不管是多么不懂道理的坏人，对自己的父母叔伯决没有不敬的人。金州很少饱学大儒，故有志于学者多到山东省就学。住在此地西门里的李中范老先生，年近古稀，学识高迈，为乡党之楷模，往往在街上看见有卖他的字画的，又有他撰写的碑文。我到他家求他写一幅字，得到了亲笔写的条幅，他相貌温和，有君子之风。家中藏书极多，在此乱世，尚能悠悠读书讲学，好像毫不在意。此家可能就是所谓间学，按《清俗纪闻》记载所谓间学是在一乡中设馆，教授乡堂子弟之处。先生本无功名官职，如果自己家里不宽敞，则租借房屋，招收学生教导，这就叫学馆云云。又《清俗纪闻》中关于教授学生的教授法等都有详细记载，在此略去。

此地平民，目不识一丁。所以如果用文字问他们什么事的时候，都回答说“不懂”或“不识字”，这都是由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造成的。而且中国的文学极为复杂，不是想当官的人，好像是学了也没有用，这样懂得文字的人大体上十个之中不过两个人而已。在我军中尽管是兵卒人夫没有一个不会写信的，与此相比，作为文字之国的人不识字的如此之多，实在令人吃惊。在此我感到我国的假名只有47个字，甚是方便。同时也越发感觉中国文字的复杂，反而成了妨碍文化发展的障碍。

我骑马到杨家屯，中途恐怕搬运照相军夫及时赶到。在杨家屯三团纵列队形，先奏军歌，接着举行分列阅兵式，纪律森严，参观的人都不断称赞，然后进行夺旗游戏。在500米外树有三杆清

国军旗，跑步夺旗，英国军官秋普也来参加了，又放出了一头猪来让大家去捉，没有人能捉着，大家都捧腹大笑。此地家猪黑色长毛，家家都养，不像我国的那样肥，跑得很快，不容易捕获。最后在营内庭院举行会餐，正面挂着“军旗万万岁”的匾额，是大豆做底，用芝麻粘的字，甚为巧妙。宴会中军乐队奏乐，奏俄国军乐时，俄国军官致敬礼，奏英美军乐时，英美军官致敬礼，最后吹奏日本国歌，我将校及文官致敬礼，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山本芳翠氏身躯肥大，很滑稽，演出了一场活报剧，把旅顺比做女人，从背后去攻击它，引得大家大笑，到天黑才散会，入夜回寓所。

12月20日 晴 在旅顺口跟着一块儿来的差人广东人郭阶，根据他的请求，解雇了他，并发给他通行证，分别派桥元文三到杨家屯驻地三团团部，新万之助到二团团部去对昨天的招待表示感谢，又让万之助送一只鸡给小笠原兵站司令官。这天野战砲兵一团三营送来了正宗名牌日本酒6瓶，并附有小简一封如下：

敬启者 前天尽管沍寒甚烈，特意为本营摄影，大家都非常高兴。礼品虽很微薄，但是从日本运来的特此奉上， 望乞笑纳，幸甚。

草草谨上

十二月二十日

樱井砲兵少佐

龟井伯爵先生 侍史

午后二点访问隈元宪兵大尉，听他说，前些日子运来3000多军夫，在船上冻死了4人，从大同江到大连湾之间特别寒冷。如今金州湾内海结成一片冰，有4公里多，犹如岩石一般，从上面可以走到大和尚山山麓。有一天山地中将巡视城外，看见这一片冰海，切齿说：“如果渤海湾没结冰，可一鼓作气拿下山海关。”我听罢咏国风一首，其词曰：

澎湃翻滚的，冰融后初见浪花，观看此景时英雄豪杰大丈夫，大显身手在今春。

隈元宪兵大尉拿着它送给了山地中将，中将微笑着表示最肯首肯。

12月21日 晴 今天是攻陷旅顺整一个月，因而我第二军司令部为在金州、旅顺光荣战死的士卒在金州城南的战死者公共墓地举行招魂祭。我带新万之助、桥元文三、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4人去拍照。这天会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墓地方圆100多米，在三面设入口，在中央筑祭坛，树起题写为招魂碑的大方柱，供奉神酒、饌以及山珍海味。同时各部队为慰问忠魂，各献旌旗数面，挂在周围。午前11点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以下顺次参拜，祭主河田弘次郎氏读祭文曰：

伏惟奉职于此斋场之教导职河田弘次郎谨慎敬恐白，从军于我皇大御国之第二军，远渡重洋，于此异国之地战歿，或遭敌之毒手而毙，或病而歿。今招尔等军人军属之忠魂于金州城南郊原，设斋场，奉祀，备御酒御饌，山珍海味供奉，恭祭为国而歿之忠魂得以早日超生，诚惶诚恐谨白。

同时第一师团长男爵山地中将也到灵前朗读祭文，其文曰：

维时为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师团长陆军中将男爵山地元治，告于忠勇的从军战死者诸君之灵。我军远征此地，未出六旬，交战数次无往而不胜，如金州城、大连湾、旅顺口，敌以为国防的枢要之所，我军相继攻克，此皆诸君拼死奋斗之结果，为国家不顾一身，流芳万世乃军人之本分，何况扬国威于海外，人以为荣，故诸君当无所遗憾，尚祈瞑目。

为国家尽忠而死，成为异域之鬼者，岂有闻之而不瞑目者，环视周围，无不感泣，然后二团、三团、炮兵团、工兵团、骑兵营、辎重营、卫生队弹药纵列、大架桥纵列、小架桥纵列、第一野战病院等依次参拜。据说这一天在旅顺口混成十二旅也为战死者举行招魂祭，祭坛设在旅顺口西北练兵场的西北方位的靶场下，从入口到场内扎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旅团的将士在祭坛前整队。祭坛为五间，三间为白茬儿木制，坛前树松树牌楼，挂着“镇魂祭”三个大字的大旗。祭典开始，旅长长谷川少将登上祭坛，朗读祭文，声音沉痛，听者全都感泣。其文曰：

维时为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二军混成旅第十二旅团长陆

军少将长谷川好道，谨于我军占领地旅顺口西北练兵场设祭坛，聊以清酌时饘，举行镇魂祭之典，以慰战歿者诸君之英魂。呜呼，旅顺之守，非为不坚，然而如此易于攻克，实乃出于我军之勇猛坚强。旅顺为敌国之镇钥，不仅先日敕语所言，而且为世界之所公认，如今一朝毁其锁钥，使敌国不能亲自把守关门，虽假我皇之威灵，但谁又能说不是诸君之功。即使渤海变成桑田，诸君义勇奉公之伟功，历千载不会埋没。长江变成沟渠，诸君忠诚报国之芳名，流传万国而不灭。呜呼，上月二十一日攻克旅顺，本月二十一日祭奠诸君，其间仅为三旬，诸君勇敢战斗之状宛然留在好道心中，诸君有灵伏维尚飨。

旅长祭奠读完祭文，将校相继祭奠，接着各排分别到灵前礼拜，此时炮兵放101发礼炮，接着爆炸了21颗地雷。午前11点祭典结束。占领旅顺已经一个月，饮食品虽缺乏，但很多的装饰品，作工的巧妙，据说足以使人吃惊。从练兵场的南方向祭坛走去，首先红毯做的大华表，匾额上有“镇魂祭”三个大字，接着绿色牌楼，也是挂着“镇魂祭”的匾额。祭坛前有小桥，在其中中央是镇魂祭的匾额。再接着是绿门及匾额也有“吊忠魂”三字。进场向右转，有一兵卒捕获李鸿章之状，李鸿章是用死猪皮作的，半死不活的样子很是逼真。接着隔100米处也有用皮带作成的大华表，到祭坛有烂熳的樱花，这是用杨柳的枝条贴上纸花，一望有春风骀荡之感。祭坛用白茬儿木材搭成，前有绿色牌坊，挂着镇魂祭的匾额，供物如山。两侧有席子作的大炮载在炮车上，用骆驼拉着，上边还有大炮弹。台上有清兵指挥，旁边有一只大蜻蜓，做喝干湾水之状，写着蜻蜓喝干大湾的字样，接着是李鸿章吹大牛，旁边写着“李鸿章把牛都吹倒了”^⑧。接着是用雪堆成的北京、天津、台湾、奉天府，旭日高升冰堆将要融化，雪是16、17两天下的。下边是一个清兵打扮的人，面前摆着一大堆中国兵的军装，开一商店卖给日本兵，拍卖中国^⑨，说是总公司在北京直隶大街李鸿章，分行在旅顺街宋庆。接着是有一个兵挑着一副担子，一头用圆盘写着“义”字，一头画着富士山，表示为“义”而死比富士山还重。另一个兵挑的是“死”和一根羽毛，表示死得比羽毛

还轻。接着是扮作备后的三郎在樱花树上题字，下一个是一个日本兵用席子卷着中国往前拖，意为席卷全中国。在祭坛入口用红毯作的大旗两面，上写“吊忠魂义胆”，“功名照万世”。另有四张大席子连在一起上写“忠魂义魂”，旌旗翩翩迎风飘舞。此外还有用日本刀当做兰花叶，花是用袜子做的，花盆毛毯子，把手是军号做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活报剧式的日本名剧《忠臣藏》。这个剧是由步兵十四团一连的兵士及人夫若干人演出，衣服都是俘获品，博得大家的喝采。同时，这一天第二军所属骑兵营也在苏家屯兵营举行盛大的招魂式典，营长秋山少佐的祭文如下：

维时为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骑兵一营在征清第二军攻取的苏家屯兵营举行战死者招魂祭，以吊其灵。我骑兵一营自花园口登陆以来，到攻陷旅顺口之间，连日不间断的排除万难，为完成任务，深入敌后，从事侦察敌情，侦察地理，侦察统计，从而使本军的战斗、行军、宿营的有关计划得以实现。同时，经常尽心尽力地在军部的周围担任警戒任务，因而使我军从未受到意外的袭击，而且屡次不怕危险，扰乱敌后，破坏电线，切断交通，以阻挡敌军的作战计划。有时与十倍于我的敌军交战，使我后续部队能及时占领敌军阵地的要害，实为我骑兵一营创立20余年以来，第一次在战地显示了骑兵的功绩。创立这些功绩经常遭遇一些困难，但都作为一生的快事，以忠诚完成其任务，我忠勇的战死者贡献最为居多。呜呼，其芳名不仅永垂竹帛，而且影响及将使我骑兵一营更加发挥光荣传统，这才是最好的纪念。攻陷旅顺不久，我大元帅陛下优渥之敕语，深深嘉赏其功劳。从第一军各队开始，我举国全民在祝贺胜利的同时，于各地举行招魂之奠，热泪之下慰问忠魂，呜呼，我忠勇战死者将感泣而瞑目，我骑兵一营将校下士卒谨于兹设祭典，诚心诚意招我亲爱的战友陆军骑兵一等军曹藤堂立，骑兵一等兵饭尾金弥，小野胜三郎，二等兵荒井斧三郎之忠魂，死者有灵，犹维尚飨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骑兵第一营营长 秋山好古

中午12点回宿舍，午后两点，二团八连长津田大尉派其部下兵卒花泽文吉带来了理发工具，我和宫崎、新、桥元都理了发，都觉爽快之极，为感谢文吉送他十打字画用的纸。这天这家的房东

李万年也来拜访，送来两只鸡和花生仁，为了答谢送他一圆日元。军夫田中新太郎会说相声，网野福藏会唱小曲，这天晚上在家里各献其艺，颇为有趣。

12月22日 晴 前些日子行政厅发给逃难归来的市民用红字写的字条，让大家贴在门扇上。字条上写着：

不许无事进门违者按例惩办

金州城行政厅

这天和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桥元文三凑在一块商议今后怎么办，现在是冬季，等待渤海湾开冻，春风解冻时必定进军山海关。可是因为一路艰难行军，车辆大部损坏，如今可用的寥寥无几，军中设备不全无法修缮，而且照相器材破损极多，能用的极少，原因是缺少经验所致，事到今日，后悔也无济于事。可是将来如果在天津、北京等地有大战斗时，用这样破旧相机得不到好的效果，可谓是千载的遗憾，还不如在此冬季驻营期间先回国去一趟，根据战地使用的检验，把器材再改进一下，再广泛宣传一下照相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使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发展。同时还想向有关方面报告一下这次战斗的实况，建议改进恤兵的方法，大家都非常赞成。这样就派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二人到师团司令部，把这个意见告诉副官新山良知氏，并请他转告师团长。新山氏说：“渡海作战须待春天暖和的时候，所以还要等一些日子。但最近有出兵盖平的意见，盖平距此地大约一百六七十公里。据说敌将宋庆拥有兵力2万，如果我军开向盖平，则不待交战必定逃遁无疑，然而如今直接回国，做好充分准备再渡海回来，又怕误了进军山海关的机会。如果最近有回国的便船，开船日期可能在前一天得到通知，到那时，将由本师团的兵站部出一封介绍信，拿着这个介绍信，可从柳树屯乘船，回来的时候，可在宇品港拿到船票乘专用船等等，新山氏做了极为详尽的指示。

12月23日 晴 此日于金州城南刘家屯炮兵一团举行阅兵式，军司令官大山大将临场。因此，派技师中西京次郎去拍照。军

乐队吹奏叫作大山的乐曲，拍下团敬礼的场面。同时在刘家屯兵营有各种装饰品，其一为菊花纹章，蕊是用清人的帽子做成，中国马具的鞭当作花瓣。其二为“楠公诀别”⁴⁹头用中国水壶做的，帽子是中国兵的裤腿做的，护腕与护膝都是用中国兵的裹腿做的。楠公的儿子穿中国袍子，在旁边有一扇门扇上边放着箕菜和皮革象征美奈止川之意。其三为渡边纲的偶人⁵⁰。旁边有铁锅和棉花用大绳子吊着。其四有中国水烟袋做的仙鹤，上边贴上羽毛，制作甚为巧妙。其五为用中国兵的帽子作的日章旗。其六为李鸿章的偶人手拿上写着“大败”的二字的大杯，做欲一饮而尽的样子。同时桌子上陈列着许多下酒菜，用酒会招待大家。

12月24日 晴 今天天皇来临第一师团司令部的纪念日，因此在野战师团举行祝贺宴会，我捐了10日元。中午12点率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4人到司令部，门里有许多装饰品；二道门的门框上用红毛毯做的日本国旗，下边吊着一些书，为大日本之意⁵¹。有一辆中国马车，在其旁边有纸做的梅花，插着“菅原记”的牌子⁵²，还有写着旅顺战争的我军用刺刀刺向清兵的模型。清兵的头是用葫芦瓢做的，穿着缴获的中国军装，在中门里的院子里用缴获的旗帜代替布幕，其中放有桌子，有烤全猪和其他菜肴，举行酒会。同时在房后的广场上有军官与士兵混合队的球赛，还有摔跤的余兴，我也捐了5日元，入夜回宿舍。

12月25日 晴 陆军炮兵一团三营陆军二等军吏藤本忠一氏来访。午后我带宫崎幸麻吕到司令部对昨天的招待表示感谢，而且把在三角山的战争场面照片以及师团长参谋长等的照片送给他们。此夜与二等监督吉田公宗氏一起被请到宪兵本部，吃烤牛肉，喝了酒，三更天回家。

12月26日 晴 这天在柳树屯斩杀了清人徐三，据说这个人在11月26日，翻译官藤城龟彦氏等从皮子窝到金州的途中，入夜迷了路，因此到曲家沟的一民房问路，突然有人用红缨枪捅死

了藤城，同行的人大吃一惊，捉住了他，原来是一个强盗。带到金州，在后柳树屯兵站部拘押，终于在今天，在该部后边的海岸被处以死刑。凶汉名叫徐三，51岁，这天的宣判人为长崎县人翻译官御幡雅文，执刀人为三重县人爱知宪兵队的三鬼靖献氏。那把刀是为了侦察敌情深入敌后而终于被敌所捕、在金州受炮烙之刑的故钟崎三郎氏所钟爱的遗物，他的亲戚御幡雅文氏常为其死而伤心，发誓必用此刀以斩敌人之首，故此今天特用此刀行刑。这时有三名中国人列席，一人为柳树屯村长胡盛壮，其他二人为刘宝周、许朝显。其公判文如下：

清国盛京省金州厅曲家沟

徐三 51岁

右凶犯于皮子窝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晚间戕害通译官藤城龟彦本官一视同仁严正为以认真讯鞠细录口供之后罪迹显著故意害人实属可恶兹处死刑以昭军法尔后再有弄法者罪不止凶身后犯所住里间一概严办不贷比户传唱互相训诫务无出凶犯最为至要

明治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

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大山岩

这天我带宫崎幸麻吕去监督部，部长川股国传氏告诉我给我们六床被，还有木炭，并即时让军夫送来两草包木炭。

12月27日 雪 早晨下小雪，但地上还没堆积，这天在军司令部有高级长官以上辞旧迎新会。因此，我带桥元文三、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到军司令部去拍照。门前的柿子树经过修剪后贴上纸制樱花，树下有一偶人穿蓑笠，为备后三郎的模型。另外在门里还有各种装饰。在大厅上有酒会。酒是葡萄酒、正宗香槟酒、中国酒等。菜肴有中国菜、俄国大菜、炖猪肉，各种点心堆积如山。到开会时间午前11点与会者约有300多名，嘹亮的音乐响过，宣布开会，接着奏国歌。然后大山大将起立率领大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此日朔风凛冽，桌上的珍馐全都冻成冰球，酒过三巡，乐声又起，回头一看这是军乐队的诸人表演的滑稽戏“拳击”。节目以后有摔跤，到场一看，尽管天寒地冻，士兵也好，

军夫也好，都脱光了上衣，穿上日本式摔跤的短裤，其勇敢活泼的样子，使人感到极为痛快。午后4点回寓所。

12月28日 晴 在金州城内妇女的住处，都由宪兵严禁外人出入，在其门上贴着“家人以外严禁随便出入”的禁令，因此没有机会进入看看。再加上他们国家的习俗是妇女很少外出，不能够看见他们的风俗。这天隈元宪兵大尉陪着我和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森金次郎右卫门4个人，巡视了市内妇女住得比较多的房屋。进入内室，观看妇女的风俗，而且拍了照。妇女都盘腿坐在炕上以挑花绣花为业，内室即妇女的房间，入口挂着门帘，有两扇门在里边插上。中午到三团三营营部，酒正酣时，对我们的访问大表欢迎，以酒饭招待。回宿舍时，骑兵中尉嘉悦敏氏来访。一边与桥元文三谈话一边等待我们回来。这天为慰劳我远征将士，前些日子由两陛下赏赐的香烟到达，所以从将校到人夫，都有配给的份儿，我等也能沐浴恩赐的余泽，天恩优渥，只有感泣而已。

12月29日 晴 昨天从监督部送给我和宫崎、新、桥元4个每人一床青地棉被，森金、中西两人每人一床白地棉被，因此我到监督部表示感谢。今天发给使役的军夫每人5日元的岁末红包，另给头头近藤善之5日元，给榎本荣五郎1日元。再是田中新太郎、网野福藏常演个小节目什么的，给大家开心解闷，作为慰劳又赏了5角日元。增田胜之助、大泽喜作两人工作特别勤勉，特别又赏了3角日元。听说翻译官大熊鹏氏现在生死不详，师团司令部估计他可能死于敌人之毒手。我与他来时横滨丸相识，成为至交，如今做了异域之鬼，阴阳相隔，诚为不胜哀悼。这天从第一师团管理部发给他哥哥大熊重矩氏的信，其文如下：

敬启者，关于令弟鹏君为国捐躯之事，在我部司令官以下一同都行挂心，尽一切手段查找，可至今仍无确实消息。但从文件等推测，判定确为国难而死。因为尚须经过各种手续，所以尚未正式通知，这点请谅解。还有关于表彰为国捐躯的功勋，与令弟同样遭遇的人还有，需要当局充分考核才能最后确定，在此一并通知。 草草。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二军野战第一师团管理部长

龟冈泰辰

大熊重矩先生

还有该人的同行，向野坚一氏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谨启：小生虽未登府拜访，但一直与大熊氏为亲密朋友。明治二十三年渡清以来，送走同窗三年的岁月，如今日清发生纠葛，我等受在上海炮兵少佐根津一氏、步兵少佐津川谦光氏的委派一同为国家欲尽微力。正在多方活动时，其中二人不幸暴露被捕，我等在上海已不能存身，与大熊氏、藤崎氏三人回到长崎时，应大本营之召，赴广岛，在第一师团司令部奉职。我等三人会见了山地元治师团长与参谋长大寺阁下，讲述了为了国家想利用已经留起的长发，愿尽国民之义务于万一的精神，充分表明了三个人的决心。两阁下大为欣悦说：把你们的性命就存在我们这里吧！从此不做一般的翻译官，决定带着特殊任务参军。

10月16日与第一师团一起从广岛出发，10月24日午前11点左右在清国盛京省的东海岸花园河口登陆，立刻准备好中国服装，奔走于三人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好容易准备好了我与藤崎的备用衣服以及随身用品，和藤崎在午后4点左右出发，把出发后的事委托给大熊氏，扮作中国人潜入内地。此行根本不想生还，大家作为永别洒泪而别。此日大熊氏的行李还没运到，因为行李里有特别重要的假发，不得已这天未能一同出发。后来才知道，大熊氏于翌日25日午前10点接受到庄河（即大孤山方面）侦察敌情的命令而出发。后来11月6日攻陷金州的时候，在城内衙门的文件中发现了由第二军司令部派出的山崎、钟崎、藤崎三人被敌军俘虏后的口供。大熊氏以及久留米栞原、猪田正吉两人，赴东方大孤山方面，至今杳无音信。

可是到今天已两个多月，仍然没有什么消息，想来凶多吉少，至今司令部还在保密，不情愿地拖下去。前些日子神尾少佐回国，大本营终于要想对此次派出的侦察机密而死的人，准备抚恤其家属并召开追悼会，工作安排十分周到，于是才允许逐渐公开。如今正在战时，诸事不便进行，但等战后将尽力使其光荣事迹广泛传于世上，以师团长参谋长为首大家都这么说：在战争中负有重要任务的人，他的死比一般兵士的死更光荣，为国家舍弃一命，一定要在后世留名，慰藉家属。我们翻译官也有五六十人，一定要为其扬名于后世尽力，这也是尽了男儿的赤胆

忠心，足可为后世志士之龟鉴。以被青年一代所传颂，请安心不必多虑，并请多多保重。以上是讲了今天的经历，同时请将大熊氏幼少年时代经历写好寄来，是为至盼。因我在中学时代才认识大熊氏，那以前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手头有大熊氏的遗物，不久将可送到，这样就可以举行追悼会了，遥吊大熊氏之灵安息。敬白这次作为秘密侦探派出的人共有六名，他们是：

故山崎羔三郎	福岡县鞍手郡肋田人	第二军司令部派出
故钟崎三郎	同县筑后三潯郡人	第二军司令部派出
故猪田正吉	同县久留米栲原人	第二军司令部派出
故大熊鹏	同县竹野郡船越村人	第一师团司令部派出
故藤崎秀	鹿儿岛县加治木人	第一师团司令部派出
向野坚一	福岡县鞍手郡新入人	第一师团司令部派出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野战第一师团司令部所属
翻译官 向野坚一百拜

大熊重矩 先生

大熊氏是筑后国竹野郡船越村字千代久的人，幼名叫常太郎，后改今名。父为大熊万次郎氏，有兄弟五人。长兄即重矩氏，他幼年好学，学习书法，及稍长深沉寡言，能忍让，重信义，夙有成人之风。中学毕业后，恰遇荒尾精氏的设置日清贸易研究所之举，奋而应之，尔来精励刻苦三年，修完全科。他在校期间，常为同学所推崇，后进入日本商品陈列所，专门从事商贸。待到发生日清战争时，慷慨奋起，想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上海也难以存身，遂与同学一起回国，立即应大本营之召，作为翻译官而从军，终于惨遭敌手，享年仅二十有四，尚富于春秋，呜呼

惜哉！

又，翻译官向野坚一氏是筑前鞍手郡新入人，曾游学于新入明善义塾，春岩先生之门，修经书历史。明治十八年负笈去福冈，修普通学，后进入县立修猷馆，行将毕业不幸患病，终于退学。先是荒尾氏有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计划，巡迴各地，正好到了福冈，召集有志之士，向野正遇上了这个报告会。他听说以后，以为我国的富国强兵的基础在于商业的发达，于是决心为振兴日清贸易作出贡献，想趁此机会渡清，为国家尽力，立刻提出申请。可是到了入学考试的时候，病还没好，过了5个多月，幸好考试延期了两个月，他大喜，从此专心养病，明治二十三年还没全好，只能勉强走路。此时有消息说在东京举行考试，他隐瞒了病情，赴京应考而及格。然而病后身体虚弱，在京十数天后回乡休养，以待渡清之期。同年9月1日从乡里出发，登上渡清之途，9月9日到达清国上海。尔后在研究所，尽力学习清国语言、英语、地理及商品研究。明治二十六年七月毕业转到商品陈列所，实地研修商业，以后又视察了长江沿岸的各港城市商况，穿中国衣服旅行，游历了汉江、九江诸港口到安庆。碰巧听说日清发生纠葛，我军在仁川登陆，因而心中暗喜，立即回到上海，注意形势的变化。6月中旬，心中有所感，与友人福原林平（冈山县人）、楠内友二郎（鹿儿岛县人）、藤崎秀（同上）、成田铄之助（同上）、大熊鹏（福冈县人）、景山长二郎（冈山县人）、前田彪（熊本县人）、松田满（同上）、猪田正吉（福冈县人）等人商议，正值楠内、福原二人蒙受冤案，终于使得在上海而留长发的日本人全被清朝官吏所怀疑。不得已，到了必须离开清国的地步，于是与藤崎、大熊两人一起回长崎。日清已经开战，不久，应大本营之召赴广岛。于9月30日与藤崎、大熊二人一同被任命为第一师团司令部所属翻译官，他们三人会见了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充分表达了他们的雄心壮志，愿意以多年以来留蓄的长发以报效国家。师团长、参谋长大为嘉赏其志，他们不做一般的翻译官，决

定带着特殊任务而从军，都以决死的精神参军。10月16日与师团一起从宇品港出发，24日在花园口刚一登陆，仓猝之间换好衣服，从师团长参谋长那里接受了从皮子窝经普兰店赴复州等地侦察敌情的命令。藤崎、大熊二人也接受了同样的命令，不过方向不同。因为根本不可能再团聚一起，互相握手挥泪而别。午后5点先于我军乘夜潜入内地。这一天第二军所属的担任的特别任务者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猪田正吉三个人也与向野坚一先后潜入内地。25日过碧流河，在过河20多公里的地方被当地居民捕获。一命将休之时，用银子买通看守的人，乘暗夜带着绑他的绳子逃跑了。两昼夜没吃没喝，在山中徘徊。第4天到达复州城，收集敌军的情报，经普兰店又进金州城，混入了兵慌马乱的敌军之中，搜集兵数、炮数、地雷敷设地等情报。于我军攻击金州的前3天，即11月3日师团从皮子窝出发开往金州的途中，邂逅相遇，向师长报告说，平安无事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一天金州兵站司令官小笠原少佐送来了一封信：

根据事前的约定，今天有中国马车一百辆在南门外集合，开向柳树屯，如果方便的话，请来拍照，特此致谢恳请。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小笠原少佐

龟井伯爵阁下

因此，为了摄影，派技师森金次郎右卫门去，但是稍微晚了一些，未能拍成。前些日子，从大连湾到金州之间搬运粮食时，多为雇佣中国人，用中国马车，其车轮之大有我平板车的一倍，车轮都用铆钉钉结实，车轮与车轴一块转动，用中国的马、驴、骡、牛等混在一起有五六匹来拉车，有一个中国车夫，坐在车上挥舞长鞭，大声吆喝驾驶。中国牛马的驯服，赶车人的指挥自如，也可以算一奇观。

这一天，行政厅在孔子庙张贴布告，禁止粗鲁的行为，其文如下：

占领军有保护神社佛阁的义务为万国公法所规定，特别是清国人民

崇拜孔庙的信念之厚，几乎无可类比。因此，帝国臣民即从军于仁义之师须约束粗暴的行为，孔庙中的物品，不管什么，严禁擅自动用，切切此布。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金州厅行政厅知事 荒川已次

12月30日 晴 占领地军用电线于本日午后2点39分全部竣工，于是大本营与第一、第二两军的联络全部完成，两地间的通信可于瞬间到达。听说兵站电信队架设皮子窝至大孤山间（即最后的线路）的电线的经过是，该队预计在一周内架设皮子窝至大孤山间170公里的电线，于本日13日从金州出发到皮子窝。此地本来没有可供应的粮食，虽然军司令部事先决定使粮食纵队一个连附属该队，但从金州出发时气温已降到零下16°，尔后数日气温继续下降，终于造成粮食纵队的70多名军夫被冻死冻伤的惨状。如此情形，行进极为困难，该队于15日到达皮子窝，但粮食纵队不能同时前进，而且因为应当于事前运到皮子窝的电信器材还没有全部运到，不能立即动工，因此，决定分两段进行施工。一段是从皮子窝到庄河（在皮子窝与大孤山中间的一村落，户数约200户）8公里多，由中村电信队长亲自领导。从庄河到大孤山的80多公里，由加藤少尉率一队施工，部署已定。从皮子窝施工的于19日开始动工，从庄河施工的从22日动工。沿途每隔4公里或8公里虽有一个小村落，但住不下数百施工人员，再加上此地缺乏饮用水以及粮食，纵队尝尽了艰辛，而且在施工中的困难不仅是这些。地面冻成一片，地面一二尺间冻得像岩石一样。为了树电杆必须挖坑，普通的手工机根本不顶用，为此又更费时间与精力。尽管如此，一队的人们排除万难，紧张施工，皮子窝到庄河间线路终于在24日午前11点竣工。尽管有如此巨大困难，仅仅用了4.5天的时间，架设完85公里多的电线，由此可知其勤勉的程度。而庄河至大孤山间预计28日竣工，这一段比起皮子窝庄河间障碍更多，为此到30日午后两点37分才全部竣工。与此军用电线全部畅通的同时，第一、第二两军的野战邮政也于明日31

日开始。据说决定在庄河设邮局，同时在过去 20 日野战邮政办理工作人员也来到了。根据野战邮政汇款规则，在金州于本月 23 日，在杨树屯于 22 日，在旅顺口从 25 日，开始办理野战邮政汇款业务。直到现在因为不能汇款，像军夫等人虽说攒了几十块钱，因为不能寄回故乡，妻子泣饥号寒失掉活路，不得已假装有病要求回国的也很多。有的把所赚的钱全都在赌桌上输光，还有一两个月可能攒 3000 多元的。如今有了这种方法，对于杜绝这种弊端，可能有很大的作用。现在像金州城的邮局，听说从开业以来每天的汇款额达 3000 日元以上。附带说一下，办理野战邮政的办事处当前在第一、第二两军各有三处，在渔隐洞有一所，合计 7 处。可能随着战线的扩大还能增设（以上据读卖新闻社通讯员越智修吉氏的杂记）。还有野战邮政的情况，乙未扈记叙得甚为简明，今抄出其中一节如下：

攻而取之，为了据守不可没有守备力量，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前后能取得联系，实赖于邮政电信处极多，特别是身在异国他乡，在枪林弹雨之间，只知有死，不知其他。但野战攻城之后，战斗暂时停歇时，寂寂深夜，难以入寐，百感交集，谁人无有思乡之念，父子之情，兄弟之友，夫妻之爱？联想至此，虽勇士亦将失其勇，智者亦将亡其智，当此时独能减缓其情，能够知道阵中犹如在家一般无异，在家乡也能得知亲人于异国他乡而无恙，能够沟通这种感情的，实为野战邮政之特殊功劳。加上具备了汇款的机构和业务，我军计划之周到细致，实感震惊。野战邮政部设在金州城里一民家，其房屋构造本非官衙，但颇为富有（据说房东老翁的儿子目下在宋庆军中任参谋要职），所以房屋宽敞，是以容下全体职员。而邮政部为军部管辖，部长是田中贞吉氏，另外有两名监督，数名职员，处理总务。又在复州、营城子、旅顺口、盖平、熊岳城、金州等要地设分局。而在复州有邮政官员两名，邮递员 4 人。在营城子有邮政官员两名，邮递员两名。在旅顺口有邮政官员 5 名，邮递员 6 名。在盖平有邮政官员 4 名，邮递员 3 名。在熊岳城有邮政官员 1 名，邮递员 4 名。而金州局最多设邮政官员 8 名，邮递员 13 名。对于野战邮政收送邮件最困难的是：道路险恶而甚为泥泞。故从本国送来的邮件，能用马车的地方仅为金州、营城子间以及金州、大连湾的两条路

线,而且运搬收送的两名邮递员(制服是蓝地在衣襟上有腊染的白字为“大日本帝国野战邮使”9个大字)为常规,据说其余各路都用牛车,可知其困难有多么严重。特别是邮递员更为危险,往往被败兵顽民所阻击。眼前就有脚夫前些日子在旅顺口孟家庄之间陷入此难,仅自身幸免。所以脚夫们也都佩戴短枪刀剑,作为护身要具。在战时非常时期能有这样的方便,特别是渡海人员不下20余万,一周一人一封,其数也可想象,所以势必限制收件的份数,规定将校每月4回,下士以下人夫等每月发信两回,办理汇款,每天从午前9点到午后两点。但是寄件人与日俱增,特别是酒铺商贾,汇款额相当大,即使脚夫们汇款的也不少,最多时15天之中办理了3.6万日元,而且这些现金必须于当天结算,立即送到金柜部,办事员的忙碌也是可想而知。附带说一下,当时彼此间收寄地点,起点为宇品港或者是马关,在清国则为大连湾或者是经过旅顺口到金州。

12月31日 晴 金州城内各营房,都在门中装饰着小松树,做迎新年的典礼,行政厅的白色影壁上贴着告示,其文如下:

今天除夕午后至明日元旦寻常事务不受理。

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示

当地居民来看的很多,占领金州已50多天,但由于战后的扰乱,秩序尚未稳定,所以户数人口的调查也很不彻底,到最近当地居民都传闻我军为仁义之师,逐渐归来的人多起来,如今城里几乎没有空着的房子。于是行政厅首先把城内市街划成四区,各区设委员(户长)一人,另外设两名委员长(区长)统辖,以处理市内的事务,其人名如下:

第一区委员 刘际周

第二区委员 于沛霖

第三区委员 董建坪

第四区委员 隋俊良

委员长 贵霁卿

同 邱宣祥

中国的习惯是用黄金买官,现在一分钱也不交,得到这么一个名誉官职,本人的满意不用说,据说普通老百姓也非常尊敬我

们。此夜为除夕夜，喝着从管理部领来的酒，阵中悠闲的岁月反而比在家里被琐事缠身而迎接新年为更好。

这天山地师团长来访，我把将要回国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希望我还能再来，恳谈数刻而归。

明治 28 年

1 月 1 日 晴 今天不仅是在异乡迎接新年，而且在军中举行祝贺战捷的宴会，诚为千载难遇，宫崎幸麻吕赋诗一首曰：

昔日的太阳，在首都的上空里，向他告了别，现在此处又迎回，今朝更如意吉祥。

幸好从国内寄来的行李昨天到达，新做的衣服，防寒的用具，皆齐备。又有杠头点心等在此地颇为罕见的食品。常告缺乏的香烟也有好几条，我和同行者的高兴无法形容。我等人换好了新衣服，回想身上穿的还是去年 10 月 16 日从广岛出发时穿的，到今天起卧从来没脱过，所以脏得不得了不说，破得连补也补不起来。现在穿上新衣服，其舒畅无法形容。我带随员一行，先到师团司令部向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拜年，又到参谋部、副官部、管理部等转了一圈儿，以后又到监督部、军医部、第二军照相班、二团二营营部、二团八连连部等地拜过年之后，最后到了军司令部，向大山军司令官拜年，他让当地居民奏乐，并用酒招待了我们。